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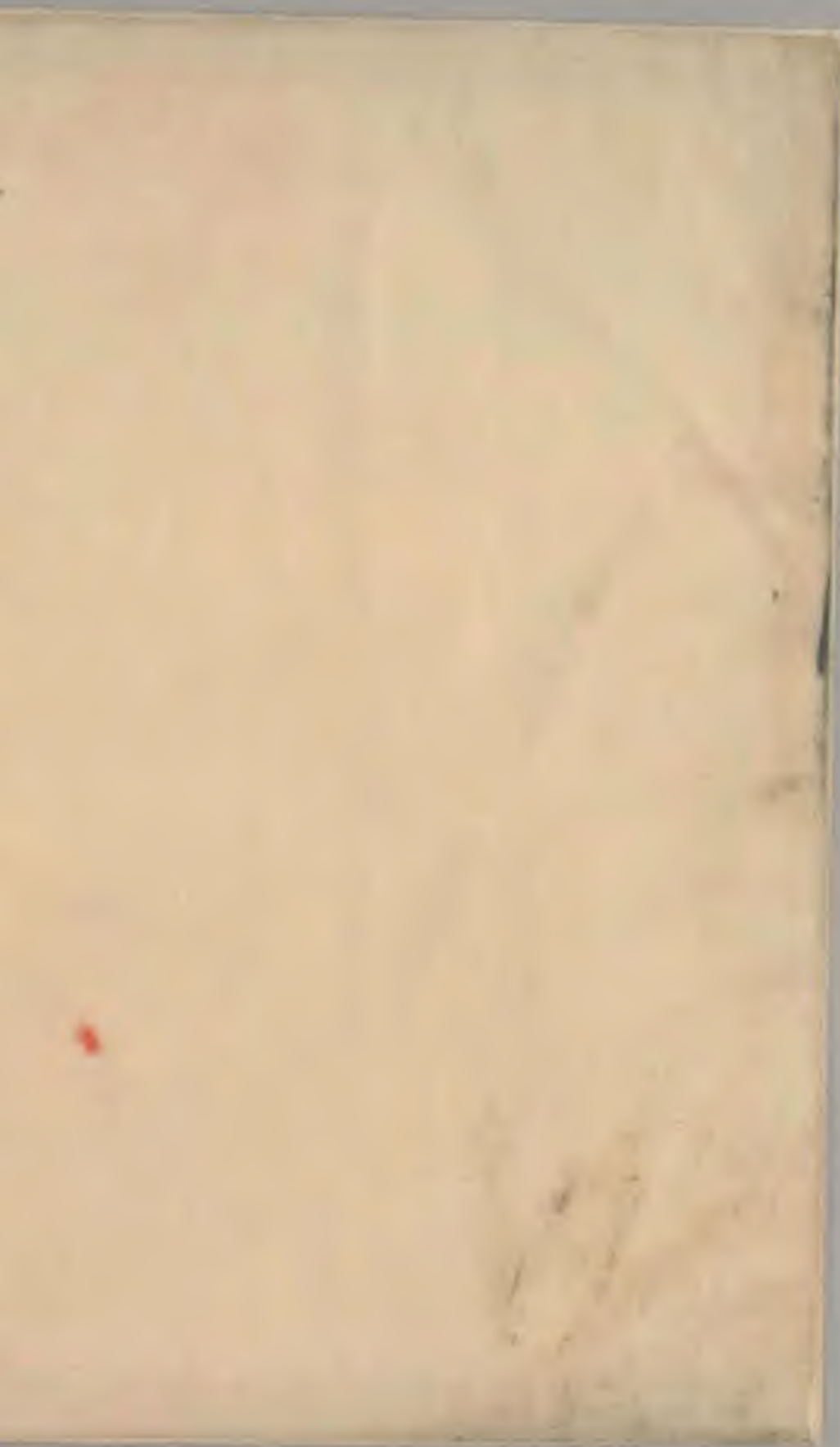
南浦文集

全

WA 7
81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ガラス使用

南浦文集目錄

卷之上

衆樂記

國分新府記

鐵炮記

脩復蓮金院記

寄附高野屏風

茶室記

琴記

又

贅中書公琴背

跋鶯宿梅詩後

枉直論

勉學文

送信公雅藏亭

記夢

刻石文

記周易大全後

跋兵術書後

與重位公書

跋射義書後

跋馬書後

跋素書後

書義弘系圖傍

久保

歲久

忠豈

歷代歌

頌義弘德業文

壽龍伯尊君文

轉讀般若配帙

看讀般若配帙

又

六部般若配帙

觀音經配帙

地藏堂幹緣文

入權現上梁文

修葺石體宮文

願成寺鐘銘

淨光明寺上梁

南浦文集卷之上

衆樂記

天下達道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行之者有三曰知仁勇也行之三者有一曰誠也子思之所述孟子之所傳不可誣也有誠則天下國家可均也况父子昆弟乎是以誠彌諸中而彪諸外則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然也否則反之世之於樂也亦然天下樂器有八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其鳴之也有五音焉有六律焉以成之者一和之所致也是以和鬱於中而泄於外則雖兒童走卒皆知其然也

通
否則反之一和成而八音調一誠立而五典行焉所
謂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和者從容不迫之謂也誠與
和者反覆相因有誠則有和有和者必有誠矣是復
古今之通義也

龍伯惟新兩尊君者藤氏貴家之昆仲也同知薩隅
日三州者年尚矣生知孝友終始弗渝天下惟知有
其兩君也是以家齊國治延及

羽林次將忠恒公公致孝於兩君者猶文王之間
安於王季少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矣非誠與和
之至者豈能若斯哉是故士庶之在封內者事

三君猶一體矣今茲甲辰之初秋

惟新尊君令群賢少長之在左右者葵衆樂以獻之
於

龍伯尊君蓋和順彌諸中而孝友彪諸外者也情義
之親誰敢不欽服乎於是仰觀者如堵牆不知其幾
百罔矣

龍伯尊君觀之樂之其歡甚矣雖曰累却老延年之
方百褻何敢若衆樂之願其神者哉予觀群賢之風
流少長之衆藝有鳴方叔者鼓者縱雖雷門何以羞
之有吹李暮之笛者縱雖山石猶可裂之或插菊花

於巾上或酌蒲萄於盃中或齧邵平之瓜或挑誰葛
之菜有椶葉之散夜叉頭者有荷華之似菩薩面者
龜齡鶴算者祝 兩君之遐壽螺甲鸚班者滿群賢
之衣袖若夫砧杵與紡績者民間之業示不怠也鐘
杵與擊磬者僧家之課示不忘也或支鼎鑪而煮碧
雲或嫌錦繡而裁白紵其風流瀟灑不可勝計矣加
焉建翠華之旗者數十人帶胡蓬之簪者數百人非
曰戰之欲講武事也於是乎人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君之好樂何一至於斯極哉所謂與衆樂

樂者也予復可幸親斯盛事因尋此無月之聲

執事貞成公以供一莞云

慶長九年七月十八日

雲興散人畫之

國分新府記

大隅故州國分新府路通日向地接薩摩襟清水而
帶大洋顧其後背有億丈之城其爲主將者不振兵
威以戒不虞望其前面有萬頃之田其爲人民者有
勤農業以樂有年其食足兵足者又非治國之具乎
此則新府之所兼有也若夫
八幡正宮之在乾門也有護國靈驗之名

霧鳴權現之在良闕也有安住不動之勢地已靈而
人未傑者爲可惜矣慶長六年辛丑夏之仲

龍伯尊君相攸鑿山通江以欲營府第於此地其用
人力者非物情之所欲蓋避其地之低濕也去歲甲
辰八月遣佐多宮内少輔忠增公遠至洛陽扣陰陽
博士正五位上賀茂朝臣在信公之室而問其地之
藏否在信修鎮地鎮宅之秘法坐措府第之四維於
泰山之安加焉爲

尊君祈身宮康健祝壽筭綿延忠增公歸國之後綿

數九者蓋象于陽數也南北之陌其數五者蓋象于五行也士大夫之家于九衢者三百蓋取于禮義三百也其營中之延袤方九十餘間而不滿百者虧盈而益謙也

尊君之爲人有其德而不居其德非特國家之士民仰其德盡日本國中無處而不称其謙德者也所謂虧盈而益謙者

尊君之所素有也以此謙德接于下衆庶之歸也豈復有限量乎是故不日而華第創造之功成士大夫迨庶人之勅居亦其功成矣於是英雄霽列俊傑

星馳

尊君之願既滿衆人之望亦是矣不幾而新府爲一
都會之地不亦盛哉且後東有惠果弘法之未齋鎖
金剛之閨鍵以演秘密之教西有洞山曹山之的派
立五位之旌旗以傳直指之印何止於此有役小角
之流執錫以念不動明王有釋一邊之流鳴鼓以禮
無量壽佛是亦爲

尊君祝無量之壽爲新府安不動之地者也豈不爲
無意哉若予之輩世之賸人也雖不得爲刀筆之吏
現此愚之

告在野外者之欲往觀而不能徧觀者云

慶長十年乙巳春三月二十四日

雲興散人玄昌書之

鐵炮記

代種子嶋久時公

隅州之南有一嶋去州一十八里名曰種子我祖世
世居焉古來相傳嶋名種子者此嶋雖小其居民庶
而且富譬如播種之下一種子而生今無窮是故名
焉先是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
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國來狀容百餘人其形不類其

詔不通見者以爲奇怪矣其中有大明儒生一人名
五峯者今不詳其姓字時西村主宰有織部丞名頗
解文字偶遇五峯以杖書於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
何國人也何其形之異哉五峯即書云此是西南蠻
種之賈胡也粗雖知君臣之義未知禮貌之在其中
是故其飲也挾飲而不挾其食也手食而不箸徒知
嗜欲之愜其情不知文字之通其理也所謂賈胡到
一處輒止此其種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非可
怪者矣於是織部丞又書云此去十又三里有一津

口有數千戶。富家昌而南商北賈往還如織。今雖
繫舩於此。不若要津之深。而且不縛之愈也。告之於
我祖父惠時。與老父時堯。々々即使扁舩數十架之。
至於二十七日巳亥。入舩於赤尾木津。丁斯之時。津
有忠首座者。日州龍源之徒也。欲聞法華一乘之妙。
寓止津口。終改禪爲法華之徒。號曰住乘院。殆通經
書。揮筆敏捷。偶遇五峯以文字通言語。五峯亦以爲
知己之在異邦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賈
胡之長有二人。一曰牟良叔。舍一曰喜利志多。皆孟
太手携一物。長二三尺。其爲體也。中通外直。而以重

爲實其中雖常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
路也形象無物之可比倫也其爲用也人妙藥於其
中添以小團鉛先置一小白於岸畔親手一物修其
身眇其目而自其一穴放火則莫不立中矣其發也
如掣電之光其鳴也如驚雷之轟聞者莫不掩其耳
矣置一小白者如射者之據鵠於侯中之比也此物
一發而銀山可摧鐵壁可穿姦宄之爲仇於人之國
者觸之則立喪其魄況於麋鹿之禍於苗稼者乎其
用於世者不可勝數矣時堯見之以爲希世之珍矣
給小和其可各亦下羊其爲丁月元乃人至其我

者不知明人之所名乎抑不知我一鳴者之所名乎
一日時堯重譯謂二人蠻種曰我非曰能之願學焉
蠻種亦重譯荅曰君若欲學之我亦罄其蘊奧以告
焉時堯曰蘊奧可得聞乎蠻種曰在正心與眇目而
已時堯曰正心者先聖之所以教人而我之所以學
之也大凡天下之理不從事於斯動靜云爲自不能
無差矣公之所謂正心豈復有異乎眇目者其明不
足以燭遠如之何而眇其目乎蠻種荅曰夫物要守
約守約者以博見爲未至矣眇目者非見之不明然
守其約以致之遠也君其察之時堯喜曰老子之所

請見小曰明其斯之謂歟是歲重九之節日在辛亥
涓取良辰試入妙藥與小團鉢於其中置一小白於
百步之外放之火則其殆庶幾乎時人始而驚中而
恐而畏之終而翕然亦曰願學時堯不言其價之真
而難及而求壘種之二鐵炮以爲家珍矣其妙藥之
擣篩和合之法令小臣篠川小四郎學之特堯朝磨
夕淬勤而不已嚮之殆庶者於是百發百中無一失
者矣於此之時紀州根來寺有杉坊某公者不遠千
里欲求我鐵炮時堯感人之求之之深也其心辭之

知之終鮮寶劍吾鳴雖補小何敢愛一物且復我不
求自得喜而不寐十襲秘之而況求而不得豈復快
於心歟我之所好亦人之所好也我豈敢獨私於已
而韞匱而藏諸即遣津田監物丞持以贈其一於杉
坊矣且使之知妙藥之法與放火之道也時堯把玩
之餘使鐵匠數人熟視其形象月鍛季鍊新欲製之
其形制頗雖似之不知其底之所以塞之其翌年蠻
種賈胡復來於我嶋熊野一浦今名熊野者亦小廬
山小天竺之比也賈胡之中幸有一人鐵匠時堯以
爲天之所授即使金兵衛尉請定者學其底之所塞

漸經時月知其卷而藏之於是歲餘而新製數十之
鐵炮然後製造其臺之形制與其飾之如鍵鑰者時
亮之意不在其臺與其飾在乎可用之於行軍之時
也於是乎家臣之在遐迹者視而效之百發百中者
亦不知其幾多矣其後和泉果有橘屋又三郎者商
客之徒也寓止我嶋者一二年而學鐵炮者殆熟矣
歸旋之後人皆不名而呼曰鐵炮又矣然後畿內之
近邦皆傳而習之非^其畿內關西之得而學之而已
關東亦然我嘗聞之於故老曰天文壬寅癸卯之交

新貢之三大船將南遊大明國於是畿內以西富家

子弟進爲商客者殆乎千人。撤師篙師之操舟如神者數百人。艤舫於我小嶋。旣而待天之時。解纜齊橈。望洋向若。不幸而狂風掀海。怒濤捲雪。坤軸亦欲折。吁。時耶命耶。一貢舫檣傾。撤摧化鳥。有去二貢舫。漸而達於大明國寧波府。三貢舫不得乘而回。我小嶋翌年再解其纜。遂南遊之志。飽載海貨。蜜珍將歸。我朝大洋之中。黑風忽起。不知西東。舫遂飄蕩。達於東海道伊豆州。入掠取其貨。商客亦失其所。船中有我僕臣松下五郎三郎者。手携鐵炮。旣發而莫不中其鵠矣。州人見而奇之。窺伺倣慕。有多學之者矣。自

茲以降閔東八州暨率土之濱莫不傳而習之今夫
此物行乎我朝也蓋六十有餘年矣鶴髮之翁猶有
明記之者矣是知鄉之蛻種二鐵炮我時堯求之學
之一發而輦動於扶桑六十州且復使鐵匠知製之
之道而徧於五畿七道然則鐵炮之權興於我種子
鳴也明矣昔者採一種子之生々無窮之義名我鳴
者今以爲符其識矣古曰先德有善不能昭々於此
者後世之過也因而書之

慶長十一年丙午重陽節

修復高野山蓮金院記

紀州高野山金剛峯寺者真言秘密之道場而佛法
最上之靈境也此殊難新景仰之之餘素欲創一字
之梵刹以爲未來宿因善根因茲令成正院賴真遙
上其山以擇其地雖曰山之高野之曠有數千餘負
之僧房以故無可掉草之地賴真可柰之何哉於斯
之時實生院大僧正政遍爲一山之檢校々々感我
歸依之志也相攸於蓮金之院欲改之一新以爲我
寺々地雖寸其價直百千兩金於是以檢校之命告
主於蓮金者買其院之地以三千兩白銀然後如渡

得朕如暗得燈即勵土木之功命匠氏之有棟梁材
者以創建數間新寺矣曩昔釋尊出世之後有須達
長者擇地而布八十頃黃金以草創祇園之寺爾來
震旦扶桑創建精舍者無州無縣而不有之矣我之
於須達其富之大小雖不同而歸依之志豈復有淺
深乎仰冀彼一院與山齊其高與水度其長爲我鳴
津氏之寺永不退轉假使雖有亂劇之及於斯山檢
校與我金石之約何敢違之乎且復住於此院者至
盡未來際無長無少學侶之續挑法燈者可也誓莫

令行人之輩徒奪其席伴書以告於闔山之學侶

學侶亦勿違失之幸也

前薩州太守嶋津沙彌惟新

慶長十三年戊申十月初四日

前奥州刺史嶋津少將家久

寄附高野山屏風

此孔子聖蹟圖者我曾祖父前相州刺史日新翁爲之屏障置之座右以備其觀覽矣予幸繼其芳躅將廣曾祖父之業因命畫師等林摹之以欲使我孫子仰聖蹟於百千年之後今寄附之於高野山所冀此

圖之設與山彌為興水彌長聖道之傳垂諸無窮寄
附之志在茲而已

慶長

年

月

日

嶋津陸奥守藤原家久

茶室記

茶之用於世者不知幾百歲矣。李唐之時有姓陸名
羽字鴻漸而老於文學者。自號桑苧翁。其於學也。耻
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精嗜之。著茶經三篇言茶之
源之具之煮之器等者備焉。然後天下知飲茶矣。後
甬里先生置小園於顧渚。歲入茶租。自為品第。書一

篇以繼茶經之俗矣。至於烹試者。宋蔡君謨細錄條
數。謂之茶錄。茶錄出後。炙之碾之之法。與彼色香味
其論尤備。然後士大夫迨庶人之家。莫不用焉。王川
先生嘗陽羨茶。作歌以謝孟諫議。摩罔道人喫雙井
茶。作詩以贈蘇內翰。千歲以爲羨談矣。我日本四方
之國。莫不產茶者。其產城州宇水者。官焙而本朝以
爲絕品。其餘之產者。私焙而其味之若硬。與宇水色
香味較之。則不可同日而語矣。五畿九邦之好事者。
歲宇水所焙之茶。以築小室。每迎嘉賓。上客試其色
與香味矣。好事之士。在遐遠者。亦不遠千里。每歲三

月投壺於宇水。邊以蒔其茶矣。及其茶之到來也。嗜之之士。闢其色與香。中華所謂闢試是也。闢試之家。風流瀟灑。亭々物表。若夫張三李四之徒。窺見其室之好者。或寐矣。爰有藤氏一士。予之莫逆也。素有才之義。而克勤家業。傍學聖賢書。未敢厭之事君事長之暇。好嗜茶事。慕陸葵二公之爲人。也是故以嗜茶聞於一鄉。比來引余於茶室。即應命赴之。我觀茶室之勝狀。外設葦門。內爲圭竇。々々之中。鞠躬而入。入則每印足跡。置一小石。蓋欲其履之不濕也。一木榻之上。置數箇蒲團者。蓋欲其膝之易安也。聘其庭。

際移千株之珍松種數片之怪石青苔之堆其錦野
草之鋪其茵即有拔俗出塵之想矣雖曰禪寂無塵
之地豈復若之哉所謂靜裡乾坤閑中日月也中有
一露地灑之掃之不立一塵不容一芥不覺令人逍
遙於風塵之外矣既而入茶室々々縱橫不過七尺
然而有大厦高堂之勢而無峻字雕牆之奢其室中
之所有者一鼎松風耳得之而爲聲一瓶桃花目遇
之而爲色大凡挑之爲花也書於月令詠於周詩雜
出於唐宋諸賢之詩賦其花之紅者婦人小子所得
而能知也今也斯花白黃者花中之質素者乎爲質

素者嗜茶者之所爲也。所謂質素者。非不飾也。不使
華沒實而已。蓋世之嗜茶事者。托心於茶與花。與達
者數子。結金蘭之交者。我知其避世之浮華。而不失
其本真之人也。不然何以尚質素之至於斯極乎哉。
少焉。純公盛炭於康瓠。手之而出。扛鼎於石爐中。置
炭於紅爐上。則炭火之有焰者。忽作爆竹之聲矣。按
茶經云。湯沸如魚目。爲一沸。四邊泉湧爲二沸。騰波
鼓浪爲三沸。今今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當其水氣
全消也。謂之老湯。今今之後。嚮之所謂松風颭々。猶
有十里之聲。我今未試。肌骨先清。而破其孤悶矣。加

之露葵之賤其盤滌霞之滿其盃今僅三巡物非多
品而其風味之厚想是使易牙試之不爲過與不及
也然後出茶戶而盥水漱石從容徜徉而復入茶室
於是乎公掬水於一器且復手小壺與一碗而後燂
其碗令之熱而點小壺茶令三沸老湯入於一碗之
中其茶之色太青而又凝碗面香之與味復不足言
焉予乃變色珍戴而喫之匪翅一洗我不平事忽覺
通仙靈於是豈無懷古之感乎曩昔維摩居士築方
丈之室中容三萬二千之視座千歲以筆之於書矣
今也公之小室不足於方丈而超三萬里之弱水坐

到蓬萊佳境。然則勝於居士之室者遠矣。於斯之時。
公眇觀大瀛海於一室內。洗除九衢塵於一甌中者。
也。它日予亦著芒鞋扶竹杖。從子於小室。以終吾生。
矣。歲在己酉春三月。既望。南浦玄昌書之。省慶長之
十四年也。

琴記

孟夫子曰。帥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
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至哉言也。夫治天下者。
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師曠古之樂。

師而能知音者也然無六律之以節五音何敢辨其清濁高下乎況於養人之耳乎六律之正五音者猶仁政之治萬邦也

羽林尊君家久公平日以安國齊家之不可不率由舊章常以爲事矣有一言便於政事者則不擇古今不論貴賤寔能客之先是三五年招京城樂師日說者國務之暇使之鼓琴以知君微臣微之有尊卑且國家之有事物而不可闕其一者在此琴徽之上矣一日尊君告予以說琴之所由作與古人所鼓之趣即答之曰予自少之時雖在村校未能解古今事

實且眊於禮樂之書何有塞 尊君厚望乎然而

命豈可館乎檢二三之古書記之曰琴本伏羲氏所
製作也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
有虞氏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解民之愠阜民之
財孔子坐於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是
皆聖人所欲導人於和氣之中而化天下國家者也
若夫翫靈鼓之以追虞舜相如奏之以挑文君其意
在欲懷其懿德求其好逑非世之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者之比也不勞絃者陶潛之識其趣者也爲破
琴者戴逵之辭其招者也是皆群賢之不遇於時而

不汲々於富貴者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以知其
志之在高山流水也世以爲知音矣蔡邕能鼓琴能
聽音有鄰人之備酒食而召之者邕至其門聞彈琴
之有殺聲邕怪之遂反後聞鼓琴者之言曰我方鼓
琴見螳螂向鳴蟬者螳螂一前一却我心唯恐螳螂
之失之也此非殺心形於聲乎邕之所細聽者如此
蔡琰邕之小女也邕方夜彈琴其絃忽斷蔡琰時年
僅六歲聽之曰斷者第一第四絃也果然可謂能繼
父之業矣昔人之於琴曲彈者聽者各至其極千載
以爲美談不亦宜乎樂本不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樂之器也文采節奏屈伸舒疾樂之飾也大凡樂之
起由人心感於物而生其感者有邪有正其正者善
心之所由興之古樂而庸君之唯恐卧者也其邪者
逸志之所由起之新樂而暗君之不知倦者也鄭衛
之聲淫於色而害於德者也所謂亂世之樂也韶武
之樂其實雖不同以揖遜有天下以征討成功於天
下一經一權其揆一也所謂治世之樂也原夫琴之
爲制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五絃
象五行也大絃爲君小絃爲臣加文聲武聲二絃以
合君臣之恩而後爲七絃矣古暉十有三象十二月

其一象閏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猶諸官論道而四民
各勤其業也今也尊君之所鼓其志在茲耳觀夫
鼓之之時也聽之者進旅退旅其諸士之行禮也齊
一而無參差者也世俗之樂姦聲以濫亂雜無章俳
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有父子尊卑之等者豈可同
日而語乎許氏說文曰琴禁也蓋禁淫邪而正人心
者也自今以往國家士庶能會得尊君所鼓之趣
惰慢之氣自然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風俗之厚復於太古恭民不作諸侯賓服
兵革日銷百姓無怨若然則臣之在下者人々得以

有爲忠君敬長之心油然而興者猶如十三徽妙曲
一絃一柱無不得其所何不解膠柱之惑乎嚮之所
謂仁政之治萬邦者豈特行於昔日而可不行於今
日哉慶長十九甲寅十月初八大龍玄昌謹記

又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制琴其制度法蓍之數
然後有虞氏之踐天位也彈南風之雅操解民之慍
阜民之財然則有國有家者豈復可一日忘阜財解
慍之治乎哉師襄孔子之所從學琴者也嘗曰琴者

士君子常御之樂也君子無故斯須不徹也師襄之言而豈徒哉爰有自得院法師日說者京城人而能鼓琴予守成之暇學焉頗解君微臣微之和而不流矣是故遠求良材於京城收拾材木者之家命工爲之庶幾我孫子文武兼全剛柔相應得十三徽之妙趣者君臣合德以措國於泰山之安者何止千萬年矣

年 月 日

工匠宮里彌平次正親

贅敷根中書公琴背

敷根氏中書言賴公者前鳴津相州刺史日新老翁

之令孫圖書頭忠長公之令子也敷根氏有一女無
一男故娶一女以爲敷根氏焉其爲人也重厚爲質
和暢爲心歲未至而立人以爲有老成典刑矣近頃
命工新造琴一張厥材孔良而音韻清越休暇之日
洒掃淨室調弄絃々以見君臣合德之理其志快哉
公今在敷根一城日修其德以薦士治民是故君臣
上下各一其心者猶如十三徽之有曲調而一無錯
亂者然則一城之治豈可不及萬民乎昔者宓子賤
爲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單父自治子賤奚取々其
君徽臣微之各得其所矣孔夫子稱子賤謂君子哉

若人何其成德之至於斯乎哉加焉曾點之鼓瑟風
舞雩之下立見人欲淨盡之象伯牙之彈琴攀太山
之高終起知音絕無之嘆是皆有守於內而無求於
外者也何悲一塵埃於其間哉今公之彈之以下其
指抑揚頓挫之中其節者一絃一柱之有妙趣者誰
敢解之惟有庭前長松解其妙趣以和其一曲嗚呼
若公之識琴中之妙趣者非心聞之深者豈能解之
哉非世人耳聞之所及也慶長之二十年乙卯二月
十八日大龍老夫文之玄昌記

跋貞昌公鶯宿梅詩後

日本後鳥羽院朝京洛有一寡婦甚愛梅花移植色
香之異於衆品者一株以爲莫之若者矣每歲有黃
鳥來宿頗以擇其栖者人以爲奇怪矣兒童走卒誦
此事也遙聞於青雲之上

上欲移植此梅於內園寡婦辱

勅命之餘悲歡交加詠一首之倭歌

上感其歌也不移植之以鶯宿梅三字而名此花矣
寔千歲之義談也按夫曩昔楚襄王遊於雲夢之野
觀梅之始花者愛之徘徊而不能舍焉驂乘宋玉進

曰大王誠有意好之則何若移之諸宮之園而終觀
其實哉宋玉之意蓋以屈原之放微惜王而王不能
用於退而獻梅花賦使後人哀之大唐日本其地
雖異其用心者豈復有異乎哉京洛之好事者使接
華者竊斫驚宵梅一枝以接梅之在野外者爾來上
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士之家爭植其本矣是皆諸書
所記所由來者漸矣

伊勢氏兵部員外郎真昌公移植此本於我園每至
春時迎衣冠客接詞章士鋪筵設席娛一日之餘閑
是亦官暇之勝遊也夫梅之爲物也生於寂寞之濱

不近於富貴之家然而得其時也或移之上林苑或
植之含章檐或在東閣名官梅而風騷之士動詩興
矣梅而稱官者梅之顯其名於世者也何遜之番請
揚州任范曄之遙寄江南信豈非爲此花者乎分身
於千百億者放翁也擔肩於一兩枝者伯顏也是皆
奚取焉取當其歲寒之時不凋而暗吹清香也鶯之
爲物本在幽谷之中遠避塵世之網然而得其時也
或轉於禁苑或滿於建章然後賜金衣公子之名自
著黃袍者天之賜也鳥而稱公子者亦顯其名於世
者也是皆花鳥之不求而自得其名者也吁此鳥也

其形雖小而其智有餘顧瞻丘隅之有表蔭畢羅之
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托身於此以止焉豈非鳥之
知幾者乎今公之所植花木之後園即丘隅岑蔚之
處也庸人孺子之所不至畢羅彈射之所不及是亦
非黃鳥之可止息之處乎哉於人亦然夫士之生於
此世也學文講武其業雖異各不能無爲其未遭遇
也疏食水飲獨善其身不徇世之有勢利者若將終
身於此矣是亦非寂寞之梅幽谷之鶯乎及其遭遇
也立其朝廷正其衣冠而諫君薦士若世有令德者
匪特顯其身名大顯其父母而永遺榮名於子孫所

謂忠臣孝子之遇知於主君得志於其時者也是皆
爲士者之志而宰於國者以薦之爲已任矣

貞昌公素有薦舉之志自少之時事我主君夙興

夜寐未嘗一日安其身於私第矣若夫爲辭命則草

創潤色皆有出一人之手使於四方則容貌辭氣又

不辱一君之命加之進退周旋之中其節也言語政

事之中其理也誰敢間然以此盛德輔佐主君主

君享國者億萬斯年而公之及其祿於子孫者亦不

知其幾億歲矣公退之日移此花於寂寞之濱者猶

如薦文武之士於荒僻之地然則公之移植此花有

豈復爲無意手是歲慶長乙卯正月下澣偶有暇日
迎客鋪筵此花雖吹色香黃鶯未來宿衆賓之鳴於
倭歌者詠三十一字以催遊興於是公亦賦唐體之
一十八字以伸雅懷其詩以此鳥來之遲爲遺憾耳
故末句云花恨禽耶禽恨花旣而日將夕陽衆賓亦
分手而去矣侍左右者誦公之詩僉曰年之前後嚴
寒不止是故黃鶯未出幽谷南村北村殘雪未消今
復無聞其聲者矣其親早有黃鳥迂喬者來宿此花
一曲之聲聲髣髴千聲於是諸士相聚而謂曰公之一
詩招幽谷黃鳥勝於玉帛之徵賢者乎予聞斯事告

其人曰昔者明皇之鼓羯鼓也使桃李一時開花羯鼓之聲不至其極者何以如此今黃鶯之來啼者亦詩語之妙不至其極何以感物至於斯哉公之忠義與事業之滿朝廷邊隅者人之所得而能知也予可略也喜公之愛花與鶯之其心有在因記之於玉詩之後云

慶長二十年乙卯正月晦日 大龍文之叟玄昌書

枉直論

爰有李仕李直者本是生於同胞之內而長於方寸

之間矣方其未分物我之前不知何爲兄弟何爲優
劣及其發耳目鼻口之欲也一公一私其相去者天
壤易歟悲哉我先說李枉之爲人絕義理公含情欲
垢是故視聽言動之非禮靡一而不履矣諛淫邪道
之偏辭靡一而不倡矣加焉狡偽暴慢之色盎於面
背回誕妖異之言滿於心腹我聞人之說古云焚沉
香數車以剥民之皮肉者鼻之欲綦臭者也貯醇酎
一池以極已之口腹者口之欲綦味者也若夫山穀
野藪村醪家釀亦有求而嗜之則不能無亡身况患
肥甘不足於口以羅八珍於前乎聽亡國之音以蕩

我心者耳之所爲也視傾城之色以伐其性者目之
所爲也四肢之於安佚造次顛沛之間無一而不見
誘於物欲矣嗚呼李枉一男子也獨夫之心充於中
而驕侈之情形於外以己之私欲及天下國家豈可
無禍乎然則枉己之害雖小亡其身以及其親亡其
國以及社稷其害不亦大乎由是觀之一枉之罪豈
不彌天乎我復說李直之爲人是曰是非曰非有曰
有無曰無入間之事無小無大對人以無一覆藏者
是之謂直直乎吾知汝之不外飾也然先有其實而
後有其名則令名亦所不辭也名實相合者自古以

爲難矣虛名虛譽爲士者之所以深羞也漢之時有
公孫丞相者本是諛佞人也矯世之事紛奢者試爲
布被以欲釣其名時人以此爲詐宋之時有司馬丞
相者性本不喜華麗又爲布被時人以此爲儉丞相
之位不以爲卑爲其布被者豈徒然哉使人謂儉不
謂詐者勢位之人亦豈能禦其名之自外而至哉由
名實之當與否耳可不懼哉想夫有似直而非直者
葉公之黨直躬者證父之惡是謂真直者可乎有似
慤而非慤者汲黯之嚴犯顏而塞君之欲是謂真慤
者可乎且復有枉已而順人情者以此事人則人以

爲善柔而不知枉之在其中矣有正已而無阿曲者
以之事人則人以爲迂濶而不知直之在其中矣是
故君子惡似是而非是者蓋有以耳又有攻發人之
陰私而訐以爲直者人之惡之太甚者可勝言哉所
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直云直云一不遮掩而斥
言者之云乎哉斥言之中有義存焉能存其義者獨
富直之名李直其能勉旃

慶長二十年乙卯三月一日

南浦玄昌漫筆

勉學文

予昔少年之時聞老師之誨於諸生曰人之爲學汝
知其要乎蓋不爲文辭而學其爲人之道而已也其
學之者以事父之孝移之於君以爲之忠以事兄之
弟移之於長者與朋友以爲之順爲之信夫舍之豈
復它求哉今也諸生習其句讀詳其訓義膏油繼晷
兀々窮年積思於經藉潛心於聖言不貪多而一務
得於心終日乾々不寐達旦久而能知其文之爲已
而不外飾爲載斯道之器也且復知我心之具衆理
而應萬事也不深於斯文藉安能至其道哉學有多
端記誦文辭百家衆技皆是也記誦云者入耳即出

口求人知我一無補於我身記之誦之雖得之必失
之所謂道聽而塗說者也學夫文辭者吟風嘯月茹
古含今筆陣掃千人之軍詞場退萬馬之兵睨視萬
古獨步當世有一詩則傳天下之口有一語則驚世
上之人見稱一代文豪者不亦宜乎是皆俊傑之士
能詩能文鳴於一時者也常人之學文辭者欲極新
欲極奇弄筆以求富貴利達每喜奇麗太好風花是
故其書愈多其理愈昧其事愈勤其心愈放所謂流
蕩忘返者也學夫百家衆技者其行非無可觀者效
之之徒不能無刻鵠類鶩畫虎類之狗誤因茲識緯

術數之言富而索隱行怪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人之
所不能行乘馬從徒往々爲人所重挾其私智隱語
以眩人加之千譽於熱利之場馳聲於雲霄之上是
皆今之人望而古人見其進退而卜時之臧否者也
然則所學之術可不擇哉若夫穎利之人多不好學
若能學知爲已則一讀未見之書莫不暗誦暗誦則
有自滿之心心驚於虛遠矣穎利之人而好爲已之
學自驪不息至於其極也何難之有魯鈍之人其性
守約々々不爲學則唯質魯之人而不爲世用也若
魯鈍而知爲已之學則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

已千之習之與性之其德之成者雖曰聖賢同其幅
趣矣朱夫子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
必要其成者非百之千之之力行何至於斯哉若復
魯鈍而學不爲已患人之不已知則手雖不捨卷々
與心遠隔胡越終無以人道必使所學之文藉而爲
虛器矣昔者邠國公性魯鈍而得聖人之道者忠信
與傳習之極功也人若傳而不習則欺其師者也弟
子而欺師者不知之甚也然則德之成者不在利鈍
而在勉與不勉而已諸生勉旃

元和初元乙卯建丑之月吉辰

大龍老衲書

送信公雅甫回松里序

信公雅藏者豐之前州人也不遠千里而來訪予於
薩州鹿嶋々陰其意在欲檢程朱之遺書而求倭訓
訓詁并其理與義於予其志可謂大矣予素不敏而
不好學雖曰訓詁未敢解之如其義理我豈敢乎然
而以予昔之所聞荅予今之所問耳天文者實乎古
今通乎事物聖人自盡斯文衆人自昧斯理蓋詩書
六藝之文無不明斯理々之所至非文字語言何以
知其要乎然苟泥於文字則不得入自得之妙門不
沉而能解至道者古以爲難矣是故予思子有謂云

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文字之於道也
亦然道之有文字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不動不流
何以知所其由起也哉昔日之所聞大抵不過如此
耳予自少之時侍老師巾瓶聞文辭之未習者非止
一日不鮮其惑者昏愚而蒙昧也非訓導之不嚴也
吁老師今已則亡我今孤陋而寡聞訓詁且不會况
於其理之闡奧乎予之言雖僭踰告公者止於此矣
公歸手不釋卷熟讀詳味有得於言意之表者想是
與公之深發深省者如合符乎其於爲道同不同何
如哉予觀公之爲人簡約以自奉節操以自守大異

乎世之冒輕肥者之有無厭之求矣且復扣諸方善
知識不懈於夙興不倦於夜譚挑江湖夜雨之燈者
十有餘年矣是故稱飽參宿內今也不以下問爲耻
以廣詢博訪爲我之業有若無寶若虛此公之不目
足而欲求義理之無窮者也何其至誠於謙之過其
度哉惟時聖代求賢索士異日必有紫詔之徵公
者於此時也住一名藍領眾匠徒弘其道德接其方
來自然上下雍肅遐迹仰瞻然則人皆駢肩累迹望
其法旃誰敢有出於其右者乎今將歸枌里不得挽
裾具以寒蕤重之以辭

元和第二丙辰八月吉日

大龍老夫玄昌拜書

記夢

代蘭州和尚

一日茶話之次或告予曰疇夕之夜夢中有人告曰
不可得不可得予即夢中以爲即心是佛請和尚敢
明告予々雖不敏請以和尚之一語以爲在世中之
受用予曰過現未三世不可得我十二時中行之老
身者而衆生日用而不知者也我明告予々傾耳而
聽之吾子自少之時事親事君以竭我力愛予使衆
以當其理皆以行其所無事無事而交當其理者非

不可得乎大凡若干種心不得事君使衆皆爲非心
者也一念之心主一無適所以能事君使衆也是故
生順死安豈復非佛之所謂不可得之理乎吾子能
通此道以及之子葉孫枝子葉孫枝之事君使衆者
不以其偽而以其真其君臣父子妻妾昆弟之間所
日用無爲無事而永保其家然則一念之心不可得
而以心傳心以至於億萬斯年豈非無價之家珍乎
書以爲說

元和二年丙辰十一月吉日

刻石文

古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至哉言也
人而無其誠何以得立於斯世乎爰有守諏訪神廟
者之官至太祝而假名字宿對馬丞者平日無其誠
而詐與人交豈有能事神乎頃爲索隱行怪之事主
君聞之攻之太祝太祝對曰吾弗爲之矣請日本國
中之諸神以誓之蒙其天罰也太祝無故立死所謂
靈威響應者也於是乎人皆知神罰之不可遁人心
之不可詐也可不謹哉可不戒哉刊之於石貽之於

後世云

年 月 日

記於周易大全書後

文祿癸巳之春予偶行於一浦遇自朝鮮而來歸者
之齋持經史々々紛失而無全一部者其中有周易
傳義大全三冊予即求之至於他邦又求一二冊猶
未足者令人寫之余來研朱点之焚香誦之恒兀々
以窮七年矣且復忘其膚淺妄加倭點吁我不才未
得於辭況於通意乎所謂蚍蜉撼樹精衛填海之比
而多見其不知量也後之人與我同志者校之正之
幸也

慶長四年己亥春二月吉辰此時在城州伏見

鳴津氏邸第畢功矣 隅州正興文之玄昌書之

跋兵術書後

代羽林殿下

本邦武家者流學文講武以爲找業蓋世治則以文
愛民大服國家之衆世亂則以武威敵全衛封疆之
界由此觀之文武豈可偏廢哉予自少之時學孔孟
之書雖未窺仁義之原頗採禮樂之緒且復學韜略
之書聞權變權術之說行有餘力則以學兵術之奇
正是亦武家之一藝也是故四方之士鳴於此術者
歷歷此國則吾未嘗不得見也雖然無出群拔萃之

士於是以為兵術殆熟無當我鋒者矣小臣東鄉藤
兵衛尉學此術者年尚矣平素雖聞之未見其術之
至與否慶長甲辰之仲春使尉揮劍其揮在自得而
其妙出于自然予謂尉曰學之々師誰人乎哉抑亦
尉之自得之妙可得而聞歟尉曰曩昔在京師之日
遇一道人說兵術奇正之理語高而旨遠輒不得解
之數加工夫晨夕不怠一旦豁然貫通得其直指不
覺手之難之足之蹈之始覺此術之出于自然々々
自得之理道人昔年不以語僕々亦今不能為主秀
告之也鞠躬而去矣是知向之所學者局於一藝而

今之所傳者遠出於言意之表矣宋儒所謂學不言
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其
斯之謂歟号之示現流者取示現神通力之金文也
自今以往若欲得此妙理者潛心近求於掌握之中
莫驚虛遠至於優游涵泳之久自然得此妙理勉旃
々々勿半途而廢可也

慶長第九甲辰仲春二十八

與重位公書

嶋津氏之侍臣重位公者生於薩州鹿嶋之府長於

君臣禮義之鄉予知公者殆乎十餘年矣其爲人也
生今之世慕古之風是故無儒無釋有講古之道者
未嘗往而不陪其席也仕而餒則点雪花兩脚以接
嘉賓於茶室詠而歸則畫春蘭秋菊以得精神於筆
端加之學人尤之詠鳴陰舟學叔夜之巧柳下鍛不
營名一藝貪多務得夜以繼日常之言曰我以道之
所存爲師之所存也亦何常師之有其所志之厚者
可知也公素嗜兵術極其蘊奧矣一日茶話之次予
謂重位曰公之所學真無常師學兵術者亦無常師
乎重位公曰先是天正年間

大相國大閣殿下奔吉公東西一征之後築聚落之城於京北以爲天下壯觀也四方諸侯爭先朝之我鳴津氏龍伯尊君亦在聚落者有年矣和尚之所得而知也若我之輩亦隨侍尊君以在京華者數回矣於是之時遇一道人自東關而來說兵術之奇正言迫而旨遠所謂精義入神者乎於是溫故知新之心欲罷不能見道人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頻敲道人之關者一寒暑也道人曰如子之才可謂義矣然而自古才之義者多才之成者寡學能爲已而終日乾々者能成其才學惟爲人而汲々於利者豈能成

之乎孔子曰才難乎其然乎子其切問而近思兵術之妙在其中矣至於心術之微者如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者也有海之口何以說之有溪之舌何以辯之若夫鹵莽厭煩速成亟走者決無有成之理子其勉之我聞道人之言夙夜思之工夫不怠一旦豁然點契其指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始覺此術之無窮盡也予聞公之語嘆曰富哉道人之言甚哉子之能勤而造其道也宜乎識者之以子爲極兵術蘊奧也是歲甲辰之仲春予侍坐

羽林尊君於麀府公宮

尊君講學之餘告予曰我

素好兵術見善於此術者數人學焉以爲殆熟近使
重位揮劍其自得之妙遠出于言意之外矣我封內
得兵術之妙者惟重位一人而已予謹聞 尊君之
言喟然歎公之妙于此術也 尊君有一劍々中刻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之九字賜公以廢其術之有
成公珎戴以領之予觀此盛事欽服有餘人之瞻望
咨嗟者駢肩累迹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之子葉
孫枝億萬年之榮也於是乎人皆相聚而言曰公之
深秘此術者表王之韞匱而藏諸之比而今蒙

尊君之恩寵者待其賈者也可嘉尚耳重位謂誰東

鄉藤兵衛尉也

慶長第九三月吉辰前建長見正與文之玄昌書之

跋射義書後

射義之書古之射義所以觀人之德行也蓋其爲書也
大射鄉射之事而其要在於上自天子諸侯下至
卿大夫庶士壹是正心脩身周旋進退各中其節以
欲及之於天下國家昔賢之患後世也深矣粵有
奧州刺史嶋津忠恒公尊信此篇者年尚矣是歲慶
長丙午朝覲之次始表章之令予謄寫焉口之不絕

手之不停匪止用之於一射以斯之道欲行之於國
家其意亦深矣我堂聞之射者曰射之爲藝本正與
直內志正外體直則必能中其鵠其矢之遠至亦在
其中矣若夫不正不直則縱雖有資育之力所發之
矢何以能遠至況於中其鵠乎誠哉射者之言也近
來日域風俗以其矢之遠至以爲達於藝又古主於
貫革之比也且復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
者亦遠至之義也非無其所由矣洛之東山有觀音
大士之高居南北延袤殆乎百丈天下稱曰三十三
間古來善射者發其矢於高居之南直以至其北爲

盡我業然而其能至者或寡矣公今從衆發矢々之
遠至也亦不難矣然則其力有餘而志之正體之直
者公之所素有也何止於此自其少時而志于學
々亦多術牽於章句文義者儒生之學也務得其要
措之事業者人主之學也彼章句文義非不學焉無
益於心術務得其要者正其心脩其身以及之於國
家其利溥哉今公之所志之學在茲而已與夫寸
々而彊強弓者豈可同年而語哉予本釋門之徒雖
不與射礼之事樂公之志有成書之以貽近侍之
學射者云

慶長丙午四月十七日

前建長又之玄昌漫書

跋馬書後

夫馬之稱龍種者以追風簡雲也其爲形也雄姿逸
體隅目高眦而其蹄之削寒玉其耳之批秋竹匪徒
才表外見其德與力無不備矣昔者穆天子之超光
始皇帝之追電至今稱焉若夫七段之妙体須彌爲
筆虛空爲紙誰敢記之溪聲爲舌海波爲口誰敢記
之獨御馬者存於口訣而已 年 月 日

書素書後

予自少之時聞有黃石公素書而未見其書者尚矣
既而行年六十廢學倦文加之目已翳而不辨雲林
之色耳已聾而不聽聲律之和於此之時偶見有一
本之稱王氏直說者其書即昔人之所寫而殆至於
紙破字滅矣暇日把卷檢之其辭嚴而其義密非淺
見諛聞之所可得而解者矣且復荒訛紛失不知所
以整頓之是以忘其固陋不拘直說之難解者漫記
其理之似者於其傍以與一二鄉友講習討論者匪
翅一日々々學之座元書架之上插朝鮮所刊之一

本即宋張商英之所註也其書亦歷年月者久而字
畫不明又不能無差說矣強尋其偏旁推其点畫而
議之論之非復一日於是使南京邵光道謄寫之頗
正其誤旁加倭点與鄉友之好古者講之猶有所未
至者闕之以俟知者焉

慶長二十年乙卯閏六月下辭大龍老天玄昌書

書於義弘系圖之傍

義久依無世子讓於守護職於舍弟兵庫頭義弘々
々武勇過人談笑却敵有寇於我國者義弘一戎衣

而親手其戈殲厥渠魁者數多矣匪翅播武名於我國
前大閣殿下秀吉公於朝鮮征伐之時義弘與其子忠恒走從其軍數年之間勞於軍務於此之時
大明諸將率數百萬騎之軍至于朝鮮時吾軍屯於泗川者僅一萬餘較之大明諸軍豈翅九牛一毛哉
大明諸將令數百萬之軍攻我泗川之城義弘親子胸中自有數萬之兵甲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故自提三尺直進入百萬之軍今一時瓜潰追亡逐北伏尸者八萬有餘流血漂櫓矣於是有參謀大夫龍涯者求和義於我軍中義弘親子謀之曰武豈可久驢乎

且止二人之戈是謂之武竟應於參謀之求令大明
將茅渭濱爲質載之與俱歸于日本矣

大閣殿下爲賞其功賜親子以寶劍且復賜薩州之
地和泉高城二郡以爲其履矣日本東西之諸將無
不稱贊其武名者可謂義弘親子克我國家者也

慶長十年乙巳八月二十八日以

龍伯尊翁之命書之於系圖之下

又保

天正廿年壬辰之春 前大閣殿下秀吉公率畿内
已西之士衆征伐朝鮮西海九州地近其國是故

久保公率薩隅日三州之士率走從其軍武名雄略
遠出諸將人皆無不歆羨其威名不幸而薨於朝鮮
之地惜哉

歲久

大閤殿下西征之時歲久有痿臂之疾而不得出頭
時有一譏者以爲非其疾漸漬而不驟所謂浸潤之
譖也大閤亦不念譖口鑠金之戒令細川幽齋不正
其罪而害歲久々々不幸而陷身於鋒刃命矣夫

忠豐

大間秀吉公征伐朝鮮令日本東西諸將堅守朝鮮之地者七八年矣朝鮮八道尺土寸地莫不印兵馬之足跡然後窮兵於沙漠之地方矣丁其凱旋之時中國四國九州諸將屯於釜山浦之城相約欲擇日而共唱凱歌以一時解其纜其約堅於金石矣一日日將黃昏當釜山之城火光接天 兵庫頭義弘親子去釜山者二里餘而繫軍艦矣不知火光之所以然令一舟問諸將則無一人守釜山之城者軍壘焦土矣蓋諸將背平日之約不告而回於日本矣是時

中書公忠賢在釜山城獨不從諸將之背約且復不
屑大明數千艘兵船直前訪義弘親子軍艦翌日
俱共解纜而赴日本之地矣忠豐親其視之志非弼
於中者何能之乎慶長戊戌之秋大閣公薨矣翌年
有石田治部少輔者大閣公之嬖臣也募閑以西之
諸將以爲祖肩於秀賴幼君將有事於關東諸將亦
感大閣公之深恩也無一人而不從之者兵庫頭
義弘亦雖感恩則有之然不覺斯兵事之當與否諸
將之僉儀亦獨可奈之何哉不得已而勉強從諸將
之謀矣忠豐雖在諸將之列不與諸將共而如臣事

於義弘公者無一日不在其幕下矣旣而諸將屯
陣於濃州關之原忠豐獨在義弘行列之中於是
關東亦將出兵馬於西京兩軍偶然而會於關之原
兵刃旣交而爭兩雄者半日程矣吁時耶命耶我諸
軍一時瓜潰矣中書公爲其年壯有血氣之勇單騎
而赴關東諸軍一戰而結子路之纓東西諸將無不
嘆惜之者矣

薩隅日三州府君歷代歌

高祖思久號得佛

始領三州曰嶋津

二世忠義稱道佛

此時上古其風淳

三世父經稱道忍
給黎町田其孫子
忠宗道義建長間
其子貞父名道鑑
和泉孫子令殆盡
樺山北郷今獨盛
道鑑有子號河上
氏父齡苗六代主
元父怒翁創福昌
有弟父豐號義天

攻亡禮部安我民
伊集院亦骨肉勻
都鄙謂之爲歌人
舍弟六人國爲隣
佐多新納共相親
其中石坂跡獨泯
子孫至今更說々
創建即宗迹未陳
一子爲僧戴烏巾
挑愚灯來尚循々

忠國大岳其諱譽

深固院古栽松筠

舍弟樵夫薩摩守

題橋豈州武威純

出羽伯耆亦叔季

有五兄弟德已均

忠國宗子稱天勇

不嗣父位異天倫

大年登公天勇士

齋名一瓢德不貧

立久節山民具瞻

龍雲廟古猶薦蘋

忠昌圃室諱玄鑑

寺名貞國近城闔

忠治蘭窓名津友

忠隆與岳不終晨

勝久主國々將滅

幾殺忠臣自沉淪

欲讓貴人以家國

國亂其約皆不真

貴父老父問誰某
一瓢之子稱日新
曰新無由散鬱憤
更揚義兵無異論
從是三州諸家士
仰見貴父悉稱臣
辛未林鐘二十三
正是大中祥世辰
海潮修梵南林寺
香烟不斷日輪囷
義久治國猶超古
是時六國臣伏臻
以歌鳴世是餘事
惟德被民々歸仁
令人景慕何至此
遐齡猶祝八千椿
新創妙谷預修善
碧瓦朱甍疊魚鱗
令弟義弘兵庫頭
武威振世重千鈞

匪管譽聲動我國
歸依三寶修妙圓
久保朝鮮撫軍曰
家又多年在朝鮮
國務餘力嗜儒學
就中心學探其頗
細大不捐藝非一
球王來降何歲月
吾君命運幾多少

夏五廿七

朝鮮八道誦名頻
無人不道希世珍
惜罹微恙化作塵
壇施威武似有因
其本不亂壹修身
入禪教門轉兩輪
揮劍揮筆共形々
慶長巳酉在難賓
孫枝子葉億萬春

雲貞玄昌謹記

頌義弘公德業文

鳴津兵庫頭義弘公者貴久公之令子義久公之令弟而今太守羽林尊君家父公之老父也其爲人也武勇鳴世籌謀勝人我三州本多方命而爲仇者義弘公自少壯之時守其藩籬而反者廢之降者緩之因之義士輕死忠臣委身勇士之追強敵者猶走狗之追猛獸若無發蹤指示何獲之有義弘公指揮用諸勇士者何以異焉况親手三尺以定九州乎主將而對強敵單騎而人數千之軍中相鬪而取勝者人

之所不能爲而義弘獨能之是故前太守義久公使
義弘繼其芳躅自是以還夙夜憂慮謀我國家之久
遠寤寐不忘義久公守國者五十餘年國泰民安至
於今日者皆義弘公之力也先是天正年間前太閤
殿下秀吉公出兵馬於西州々々一統之後殿下錫
朱印於義弘擢封大隅州以爲其履矣於斯時也義
弘口不告人而語於心曰我嶋津高祖忠久公者右
大將賴朝公第三子而始領若耶北越勢伊伊賀且
復領海西薩隅日爲七州太守爾來日本響嶋津者
殆乎五百年其國長久者親戚下相畔也今我獨錫

朱印自伐以領隅州者國有兩主也一國而有兩君
雖曰親戚不知道從況於臣庶之在下者乎貽我子
孫之患者在此一舉觸角蜚觸之事可不思端末未
見之前乎哉不若以所鋤之印卷而懷之且復鋤
日州諸縣之朱印亦猶如之是亦人之所不能爲而
義弘獨能之嗚呼義弘非特有知與勇遺此義於子
孫今今亦可不思先業乎然則興家亨國者豈翅千
萬年之久哉

慶長十九甲寅小春既望之日 大龍玄昌謹書

壽龍伯尊君文

唐貞觀年間魏徵上疏於太宗曰爲國之基必資於
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々々立則下無二心德
禮形則遠人斯格々哉言也

薩隅日三州尊君龍伯大人生天文癸巳生得人主
之位世爲賢明之君能知元首股肱之通爲一身手
足腹心之聯爲一体是故臣庶之在邦內者委其身
以不二其心遠人之在殊方者亦辭辭以斯格矣非
德礼誠信之存於中豈能感人之至於斯乎哉魏徵
上疏之言併以爲已有是以我日本諸侯於東西者

無出其右者不亦盛哉是歲慶長甲辰仲春以來微
有風疾身体不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於是使臣之
在左右者夙夜念之禱爾于上下神祇以祝無疆之
嘉齡庶民之在街巷者亦抽我芹誠以祈三寶之護
持是皆 尊君德化之所致也傍有庸夫愚婦者以
風疾之所起以爲妖怪之爲矣古有謂曰妖不勝德
蓋妖者怪異之事怪異非理之正宣尼之所不語也
其所不語者何哉亂我之正德也大凡應事接物之
際理未明則不免爲妖怪必於其明者何妖怪之有
然則怪異之妖邪豈能勝 尊君之正德乎縱有千

妖百怪極百端而窺覬何敢望德禮之門哉雖然禱
於神明者亦不可廢也昔者武王有疾弗豫周公作
金縢之書以禱焉夫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
武王無可悔之過無可遷之善然而周公禱焉者使
臣之職所當爲也今於尊君亦然其素行固有合
於神明之德然而使臣禱焉者迫切之至情不能自
已嚴命數十輩之僧徒看讀六部之般若一部之數
積其卷者六百則六部之數積至三千六百卷其功
勛可勝言哉我今以一經之德論之當經第九會有
能斷金剛之一品能斷者能斷衆生疑執金剛者至

堅至利而能擊碎一切災殃一軸之經一品之德猶
能斷疑執碎災殃何況三千六百之卷快一千六百
餘之品分三百七十四億四十萬餘之字數其義理
之玄微蠶絲牛毛豈翅俱臆度多而已哉加焉百億
諸聖衆之在法中十六大威神之在會上皆來擁衛
惡星隱曜妖邪潛形今復所翻之三百六十指之僧
衆開渺茫之口彈巍峭之舌至心讀誦衆口金猶可
鑠况降伏魔障哉今夫施般若之妙藥服般若之甘
露則癘病疾痛雖切吾身皆悉消除所謂勿藥有喜
者也且復般若之爲德也以時配之則日照禹中普

天之下率土之濱無不被其光者以義喻之則融通
淘汰融之通之孽盲瘡癰亦啓昏蒙焦芽敗種亦得
蘇息淘之汰之瓦礫糝糠退而在後所謂瓦礫向之
所謂妖怪也妖怪々々去々勿少留速去勿復回顧
急急如律令

慶長九年甲辰六月二十二日正興庸納玄昌敬白

轉讀般若配帙

孔夫子曰祭神如神在夫何言哉盡其至誠則雖曰
神明之有亡儼然如在乎上在乎左右焉以其敬心

純一故也 伊勢兵部負外郎貞昌公有純一之敬
心能務于勤夙興夜寐以事其君者孜孜不息是故
神明是感門戶亦榮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者乎比
來喜捨資財使予寄附

正八幡宮 公致敬心之外予復何言哉雖然謹命
十餘員之僧衆轉讀般若一部々々積其卷者雖盈
六百然而其要處只九箇字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也在中華翻之則一覺字耳中庸誠之一字是
也 公今有至誠故藹然有忠義之氣有至誠故油
潤有孝敬之心有至誠故將順 君之表有至誠故

盡罄我之情有至誠故以文會友有至誠故有威不
猛有至誠故能正公權之筆有至誠故能運子房之
籌有至誠故博聞洽記有至誠故明辨篤行有至誠
故不巧言令色有至誠故不專權擅勢有至誠故惡
星退散有至誠故吉曜來臨有至誠故無求不自得
有至誠故無願不成就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
公之於至誠豈復有二致哉予以公之行事有初有
終論之自

與州刺史羽林次將忠恒公爲世子之時或在朝鮮

或在京師公未嘗一日不隨侍其左右矣 刺史比
將有朝覲之礼 公亦主供奉之職維時春雨連月
想是公之至誠能開衡山之雲豈特昔年韓昌黎哉
於是人僉曰 貞昌公今之韓昌黎也不亦盛哉
伏請

威力神通大自在王正八旛大菩薩會中八萬諸聖
衆會上十六大菩神同證明之同洞監之至禱至祝
至祝至禱

慶長十年乙巳三月吉日正興小比丘玄昌敬白

看讀般若配帙

謹據第六分現化品據其文義佛告善思汝等當知
修習希有陀羅尼門此陀羅尼門過於諸文字言不
能入心不能量是故若爲衆法不入陀羅尼門能通
達此門心得清淨身語亦爾所行順理般若堅固諸
惡魔軍無能燒者一切外道不敢對揚諸煩惱業莫
之能壞身力堅固心離怯弱有情見者無不蒙益諸
佛世尊之所稱贊天龍等衆咸擁護之云云般若之
功德豈不大哉爰有

伊川藤氏抱節翁自少之時事君以正接友以信正

信之所存文武之所存也是故國君亦使翁以禮
傑出于諸士之上矣國家有事則親執戈矛單騎而
入數萬軍國家無事則載橐弓矢閑坐而詠世一字
或以國君之命監一城一邑則竹馬童子亦喜之
迎以拜於塗况農夫商賈之歌於市并於野者乎是
皆翁之所行順理故有此威格有此威格者正信之
能至者也能至正信者能通達陀羅尼門者也翁之
爲人可謂能成矣是歲慶長乙巳之夏不幸而罹小
疾者連月罄力於醫術祈平於神明者莫敢怠矣頃
厥疾雖漸瘳身力未堅固起居未輕利寔非諸天善

神之護持爭得年災月厄之解懷因茲擇今月初四
甲戌就于私第莊嚴懷災保安之場拜請七真之比
丘衆者讀誦三藏所譯之般若無一字之遺漏矣至
同十三癸未畢六百軸之功矣若夫上之現化品之
所宣說則魔軍無能燒者身力弥堅固而至老益壯
者何疑之有耶現化一品之德猶且若此而况一部
六百卷二百六十有七品六十二億四十萬有餘字
之勛力乎然則雖曰有年災與月厄疾病纏綿之厄
山林樹木之厄一々解散勿爲留難矣 專祈
當生甲午身宮康健壽筭綿延修般若正因魑魅魍

題皆悉摧滅施想持妙藥痒病疾痛自然消除諸天
之所護持衆人之所瞻仰如損幹之扶小枝而俱植
永執重權似松柏之後衆木而不凋克保晚節伏諸
法中八萬諸聖衆會上十六大威神齊垂照明鑒我
丹悃

慶長十乙巳十一月吉日正興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又

夫般若大經者我大覺世尊開初筵於鷲嶺畢散筵
於鷲池一十有二年融通群機泐汰小乘之所說也

簡袞之重大義理之玄微一大藏裡莫若此經是故
讀誦解說者或寡矣世之求福於佛天祈壽於神明
者纔讚禮轉讀而已經曰讚札轉讀祈在之所諸天
善神常隨擁衛云云所謂轉讀者每卷翻其根葉而
所檢閱者不過數百字矣轉讀且有禱必應諸天擁
衛而況不遺一句半偈片言隻字焚香薰讀者乎佛
天所護其應可勝言哉按第一十會理趣分曰若有
情類受持此經常勤精進修諸善法惡魔外道不能
稽留四大天王及餘天衆常隨擁衛未曾暫捨諸佛
菩薩常共護持令一切時善增惡減云云金口之說

豈復可生疑乎哉

大日本國大隅州下大隅郡奉三寶弟子忠仍去歲以來眩暈不止起居無輕不懋佛天加被爭得身體平安因茲涓取今月初二戊寅良辰就丁

華第開保安集慶之法筵命六十指之僧徒看讀六百卷之真詮至於同十二戊子畢其功矣所謂不遺一言一句者也然則今之所患縱雖曰有宿世怨敵妖邪竒怪諸天善神之所擁衛何敢可少稽留乎且復般若之爲德也如金剛自体堅密水不能爛毒不能害又如妙寶神珠不與一切煩惱共居而能斷滅

一切煩惱吁般若功德不可稱計也如此 伏願

身宮康健命運亨通丕稱門閥之棟梁永保歲寒之
節操捻持妙藥何借葛洪之百鍊丹般若神珠不屑
卞和之一團璧世稱宗子播聲譽於三州家產奇兒
鐘禎祥於闔國凶星退散而潛其影吉曜來臨而增
其光四時無少病少惱之憂八節有常安常樂之慶
至禱至祝々々至禱 伏請

法中諸聖農會上大善神齊垂證明鑒找丹悃
慶長十一丙午九月吉日正興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六部般若配帙

謹據初分校量功德品據其文義佛告天帝釈言若
善男子於般若波羅密多至心聽聞受持讀誦諸天
常隨衛護有無量百千天子爲聽法故皆來集會歡
喜踊躍設有障難不能遮斷衆魔眷屬不能侵擾宜
說般若故心無怯怖不爲一切論難所屈云云且復
第六分陀羅尼品曼殊室利說一頌言揔持猶妙藥
能療衆惑病亦如天甘露服者常安樂金口之說豈
可生疑乎哉我

君前際隅日三州太守龍伯法印內有慈愛之心外

無暴慢之氣其志不染世味其言不負人情若有小
過未嘗不悔若有一善未嘗不迁心雖無塵垢之汚
未嘗一日不齋戒沐浴對越於神明其之爲人可謂
成矣是歲慶長巳酉二月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輔臣僚佐之侍於其側者覓醫術於東西禱神明於
上下無晝無夜其敢怠矣於是相儀曰非蒙佛天加
祐爭得身體平安因茲涓取初夏之朔壬子就于華
第莊嚴懷災保安之場命濟洞二宗三十餘員看讀
唐之玄辨所譯之般若無一句一字之漏却矣至於
同初九庚申畢六部之功矣若夫如上二品之所說

則諸天衛護而障難何敢侵擾况復衆感病乎一品
一偈之德猶能若此而况三千六百卷之勛力乎
專祈

慶生癸巳身心堅固命運亨通天神之所維持邪妖
邪怪遠退散地祇之所加被橫難橫病速消除揮般
若寶創而去千災服揔持妙藥而調五臟長享彭祖
八百之壽庶樂啓期九十之齡 伏請

十六大善神八萬諸聖衆齊垂昭鑒感我至誠

慶長十四巳酉四月吉日正興比丘文之玄昌敬白

觀音經配快

法華普門品曰設欲求男礼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
生福德智慧之男金口之說豈有疑哉是故謹集現
前僧衆稽首合掌以讀誦此品者一百卷 所祈
國君家父身心堅固武運亨通早產鳳雛皆令雀躍
衆弘蓬矢之後施德化於三國揚武名於四方至祝
至禱至禱至祝

年 月 日

大龍小比丘玄昌敬白

隅州國分莊永德寺地藏堂并與幹縁文

聞昔隅州國分莊者諸大薩埵之古道場也相傳此地昔年有洪水之害人皆作魚矣丁斯時也諸大薩埵亦面貌枯瘁而流入大海諸大伽藍亦梁棟傾斜而化鳥有去矣及其水之涸也一尊地藏薩埵不知自何地何山而來幸得解脫洪水之難止於是處居民之有其志者即構一字之茅堂安置薩埵因寺名永德有一比丘修香火業比丘去來堂宇至今壞在民村是亦居民薩遺者之所口傳也未知是否亦來經其歲月者不知幾百回矣慶長辛丑之夏

鳴津華胄龍伯尊君相攸欲營華第於此地至於甲
辰冬之仲華第落成矣諸士大夫之侍從者殆乎千
人野人之懷惠而移家者倍焉然後國分爲一部會
之地矣於是乎上行下效百廢具真有神宇之復旧
者有佛庐之斬新者輪奐之義壯麗奪目矣獨地藏
薩埵堂宇蕭然依旧不蔽風日

尊體亦有若無矣爰有瞽者正壽院者欲再造薩埵
之堂宇有其志而無其力若非檀度之助爭遂其夙
志乎於是負囊手杖徧扣十方檀度之門古之所謂
細流聚而成巨海土壤積而成太山若然則土木之

功亦寸累尺鎔積銖者何願不成乎夫以

地藏薩埵者閻魔國十大冥王之主君而以大悲願
爲內以忿怒相爲外矣按蓮華三昧經地藏有六種
之名第一檀陀地藏第二寶珠地藏第三寶印地藏
第四持地々地藏第五除蓋障地藏第六日光地藏蓋
一體分身而導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之六道也
衆生在世有無量罪業及其新寂也薩埵判在世造
惡之輕重斗秤欺詐人且復懸以淨玻璃鏡照彼衆
生心內罪惡想夫薩埵之慈心令一切衆生遠其罪
惡是故現忿怒相道之齊之內稱勝軍地藏閻魔王

王赫斯怒爰整諸衆生以遏諸惡業以篤人間祐以
對于瞻部洲此閻魔王之勇也今閻魔王一怒以安
人間諸衆生然則勝軍之號不虛設者乎其功勛之
所及豈復可言說乎哉且有薩埵之誓願縱有五逆
罪者悔其惡以一心念彼地藏薩埵々々以大悲願
力代其衆生受諸罪苦其誓願慈心及衆生者有海
之口溪之舌不足報焉若有善男善女聞此誓願者
何敢造其罪作其惡乎漢昭烈皇帝將終戒其子曰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皇帝之慈於其
子者延及天下後世之人其所利濟者豈博哉

薩埵之德亦一毛一滴之善根不爲不夥一瞻一札
之歸依何得無惠 伏願

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農工商有其善根者施一盞
米福等河沙捨半文錢罪消塵劫今我勸進之志在
茲而已

慶長十三年戊申三月廿四日 賢者正壽院敬白

平出水入權現上梁文

薩州牛山院平出水村素有一社名入權現村傳襲
昔主於此村者勸請能野大權現以爲一村守護神

權現垂跡入居此地是故号入權現先是文明十四
年壬寅七月之晦所落成之社接指則至于是歲庚
戌一百二十九年也雖經此歲月而無一修之者以
故神廟舞殿不蔽風日是可忍乎岩崎與右衛門尉
秀之齋名猶存有欲修之之夙志擇閏二月廿二良
辰始運斧斤至於三月十一日畢其功矣 伏願
上梁之後柱礎堅固不動不傾殿宇清虛無災無難
專祈 今之主宰伊集院伴右衛門尉身宮康健武
運亨通公私安寧子孫昌盛 次冀 秀之身心堅
固災障不侵壽命長延福德圓滿萬民快樂五穀豐

登國中無兵革之憂村裏避疾疫之害

慶長十五年庚戌三月 日

修葺石體宮文

正八幡大菩薩靈廟良方有石體々々有四句刻文
文曰 昔於靈鷲山說妙法華經今在正宮中示現
大菩薩 竊聞

正八幡大菩薩釋迦牟尼世尊分身也今據此妙文
則世尊分身豈可生疑乎哉刻文字畫非後世智巧
之士所得而爲是故秘而不顯焉此四句妙文傳聞

於豐之前州宇佐八幡宮孽臣邪神之在其傍者聞
之曰我八幡大菩薩以正信而擁護國家豈有怪異
之事哉不若遣使於彼國以除却怪異之事使一切
衆生決其疑惑既而遣使三人來而欲燒却此石體
之妙文矣原夫雖不知何代何年然四月初三即其
日也三使共焚石體其焰熾然不息者一十八日也
至於四月二十日四句妙文增明而其石不少焦矣
於是三使亦不知所云其一人立死其一人途中而
死所謂斷佛種故受斯罪報者乎其一人歸於豐州
告之於宇佐八幡宮神官々々亦知此妙文之非人

之爲也增知此神靈之不可誣也且復八幡大菩薩
尊號之上加正之一字者亦出于四句妙文然則
正宮之號不虛設也明矣豈非符欠威力神通大自
在王之稱者乎且法華金文曰善哉々々善男子汝
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思惟是經爲他人
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火不能燒云云想夫受持讀
誦是法華經者火不能燒而況此四句妙文自然出
現者乎後世上下人民念々勿生疑妙文出現之發
營一社於石體上爾來盡日本國中無不聞而瞻仰
之者一社經歲月者久而有興有廢不知幾回今也

梁棟柱礎不動不壞然而歷數十星霜風雨壞簷隙
矣是可忍乎令執行大官司助長行以扣村々民家
之門欲受溢米半錢之樂施以修葺簷隙矣有司美
之於

龍伯尊君々々平日瞻之仰之者不爲淺矣况復感
執行助長之志也施數萬帑以爲助緣然後修之葺
之庶工攻之不日而成一新之社於是匪翅神官々
吏慶於庭商賈農夫亦歌市挹野上下仰以祝

神靈久遠俯以祈 尊君遐齡 伏願

大檀越龍伯尊君身心安樂四時無一点之災福壽

增長八節有大來之慶惡星退散吉曜來臨長為佛法金湯永作皇家藩幹乃孫乃子常樂常安

慶長十五年庚戌四月十六日 正與比丘玄昌謹書

隅州願成寺鐘銘

隅州帖佐鄉願成寺者

前薩隅日三州太守惟新尊君所草創之精庐而運譽上人修念佛三昧之道場也草創未幾殿堂門廡漸成庖廩井竈具備於是乎安千佛於寶座香灯不怠百兩器備僧寶亦是特以無洪鐘為闕典矣

尊君命冶工之善於範圍者新鑄洪鐘懸之小樓以
令諸僧警晨香夕誦之時而鞭其後者可謂其志深
矣諸士之各有其業者聞此鐘聲自起吹燈勤之不
怠莫不成其業矣若夫農與工商放於利而行者亦
聞聲而遠塵離垢偏赴佛地加之人々勤其業而庶
且富者是皆尊君信力之所致也雖曰後五百歲人
皆樂其遺化沐其餘澤愈久而人愈思慕焉愈遠而
人愈欽仰焉

大覺世尊之所謂現世安穩後生善處金口要文復
奚疑 銘曰

我君威武 能屈人兵 歸依三寶 意托至誠
草創精舍 掃棘擺荆 命巧冶者 新鑄華鯨
聲聞兩岸 響徹八紘 警發蒙昧 引接迷情
六窓深閉 一擊忽警 南商北賈 日夕送迎
霜晨月夕 浦々鏗鉤 下自士庶 上至公卿
聞者遺世 何願不成 令此運社 不虛其名
一鐘之德 安國安氓 何止孫子 千萬年榮
慶長二十年乙卯七月初九前建長文之玄昌謹誌

淨光明寺上梁文

釋教之書曰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也緣者外物也外物非色欲而何息色欲者勤儉者之所爲而至人之大量也儒教亦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非有得於心者何以有其中心之悅而何誠服之有哉人有威猛則無不服者矣威服者面革而非心服也歲月久而不變者非心服而何敢當之乎哉

薩摩州鹿嶋郡淨光明寺者無量壽佛之道場也山名松峯

嶋津高祖忠久公領此三國之時興一遍上人之

流亞宣阿俱共來而同居此國權輿於無量壽佛之本堂其權輿不知幾年月之又矣先是

忠國公有修造佛堂者其完葺之板漫生其翼十一代住持不忍視之雖有修補之志然未敢果矣爾來歷年月者久而匪帝板之生其穢材木亦腐朽矣十三代之住持又不忍視之修補之志造次顛沛未嘗忘之然而短臂不及痒癢思而末果者殆乎十年寸積尺累至於今年戊午歷十一年歲月而其功成矣我素以儉而易足爲其用矣二三有司聞之於薩州殿下家又公々本有修補之志與住持之志加

合符節使完葺之板十二萬而寄附之於本堂於是
我願既滿衆望亦足 伏願

上梁之後燕雀喜成龍象接武法道隆替接待由人
精廬發興進止在我或勞手藝或勞心力自誇其功
或執斧斤或執刀鋸各審其技盡藻於梁上刻山於
柱頭寺前寥々山入白樓潮生滄海庵頭寂々僧歸
夜月龍出曉堂四時無一点之災八節有太來之慶
至祝至禱至禱至祝

元和第四龍集戊午閏三月廿六日

當山十三代住持其阿謹誌

南浦文集目錄

卷之中

革翁號說

德叟字說

亨庵字說

惟孝字說

祭一唯參公文

弔戰亡文

祭抱節翁文

祭亡友義則文

妙富下火

弔諸亡神

日州平治記

呈大明天使書

與大明商客書

與大明奕吾子

與福建軍門書

與蠻君書

荅蠻君書

荅南蠻船主書

荅南蠻四國老

寄呂宋國船主

荅安南國書

須知

荅琉球國王書

呈琉球國王書

荅琉球國王書

荅琉球三司官

荅西來翁書

荅龍福禪翁書

荅中山王書

荅琉球國王書

寄伊平左金吾

與仙岳房書

荅霧嶋本坊書

荅貞昌公書

荅兵部員外郎

呈大慈龍雲書

送公綱之東関

饒舍人公行色

贈藤菊敷穎書

與自休翁書

荅重饒公書

荅白濱覺左公

寄安養寺殿書

呈佐鋪王子書

革翁號說

因公首座者前二嚴才叔禪師之門人也始居內浦
佛心禪院中守大願紹光祖塔今也住都城光久禪
寺其爲人也進止見機語默中度自其少時人皆以
爲有老成典刑矣比來轉位於我靈山第一座矣一
日告予曰今我歲垂不惑未有副諱之號請師立焉
予以其派之同不獲固辭即以革翁之二字稱焉且
復請說其義予曰居吾語子夫人之生斯世也受性
於天有之於已主於性者是謂之心無衆理之不具

無萬事之不應然而心非有物豈復假磨礱哉但格
於形氣滯於聞見其心之用有時而昏是故古之聖
人設爲庠序使爲之師者教之導之去其塵昏以復
其初也是謂之革々變也易有之曰革已日乃亨利
貞悔亡蓋夫革之爲卦內文明而外和說以此德而
變其故然而下愚者未能遽信故已日然後人心信
從大亨而得其正所革之事無一而不當理而所革
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人皆不信反有悔矣程朱二
公說之詳矣係辭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有心於革則非革之道無心

放革者革之至也且夫天地之革無心之革也非革
何以四時行百物生哉湯武亦然若不革命何以兆
民安萬邦治哉大玄經所謂夫道有因有革物不因
不生不革不成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孔子曰
殷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禮不因綱常之道
道不傳於世若夫文章制度若是不損益道不行於
世損之益之與時宜之者無心於革者也予今所取
以副予之諱也若能會得有因有革之義者久而知
其號之不虛設也然則三代禮樂再在緇衣之中矣
我佛祖雖生知之聖竺土大仙初爲太子汲水拾薪

終啓大千界之昏蒙曹溪大師初爲行者負石舂米
終立無一物之宗旨鍊得其身形也如此是亦非革
而何子其勉焉翁者耆老之稱也庭堅號涪翁務觀
稱放翁之比也自今以往子亦年弥高德彌邵者予
之所規祝也革翁之義止於此矣書以爲說

慶長 年 月 日

正興文之叟玄昌書

德叟字說

琉球國尚清王之曾孫大里按司其諱玄澤在日本
薩摩州之日訪予於館娃宮畔之寺者匪翅一日一

日使一价需立其號固辭者再三一价數敲門請而
不止於是乎不得已而書德叟二字應焉且復出南
楮以需說其義予即正襟危坐而說曰夫舉萬物而
無不覆幬者天之德也舉萬物而無不持載者地之
德也寒暑迭運而不已升沉代明而不息者四時兩
職之德也是故生々不窮百姓日用而不知非其德
之至者何至於斯哉豈特天地日月之有斯德乎聖
賢亦然刪詩序易以繼往聖開來學以爲之功者孔
夫子之德也貴王賤霸以排異端闢邪說以爲之辯
者孟夫子之德也顏子譬諸和氣慶雲韓子譬諸泰

山北斗其後學之推重其德也若此由是觀之君子
之進德內可不積忠信乎忠信之彌於中而彪於外
者雖曰千百歲之後誰敢蔽之

按司今揭一帆於清風回大旆於鄉閭朝於

國王々延終日乾々進德修業憂民之憂以道主於

善樂民之樂以保國於安者斯德之所致也斯德也

得之於心則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況於移風易俗乎

大哉德乎 按司其行道而自得之於心莫驚於虛

遠而求焉叟者長老之稱也 按司今事上使卜之

際衣冠儼飾德爵彌邵而人之瞻望者非長老而何

因併書以爲說

甲寅二月既望

前建長文之玄昌書

亨庵字說

中山王尚寧尊君之從弟勝蓮按司諱曰慈泉价人
見求雅號并其說其志之厚不可峻拒輒以亨庵稱
焉原夫天地之有萬物物有一太極太極之未分也
不分方所不辯黑白謂之鴻荒當其二氣之始交也
物有勾萌而其形未舒謂之屯難是物之未亨也迨
其經時月也桃花吹其紅梨花吐其白是物之已亨

也且復松梓之懷其材者已成而各適其用虎豹之
含其章者已顯而各致其飾是亦非亨之義而何哉
其於人也亦然昔賢者之遁避而未遭遇也甘其稼
穡與釣漁之艱難若將終身一旦得其時遇其君則
置其身於青雲之上進退百官勤勞王家以極天下
之溺亨天下之屯由是大顯其君揚名於後世然後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爲之諸侯爲之卿大夫以爲子
孫長久之計矣是亦非其德之大亨乎今按司之於
國王也非不遭遇先是以 國王之命猷和親之策
遠航於日域薩州府而居於邸第者三年于茲矣今

非羅中山想夫昇時朝於國王之日必有寵遇之
禮而晝日三接千里之外不俟人之言我預知之所
謂亨者嘉之會也其爲侯爲卿者按司之所素有也
未足以爲榮焉被德於生民以安國於萬世者是今
按司之志而邦內之士庶亦以此望於公也是德之
長亨也我今說亨之義者止於此矣若夫庵之一字
茅舍也取義於茅茨不剪之語峻宇雕牆聖賢之所
以深戒也按司其思之書以爲贈

日本慶長甲寅春二月既望

前建長文之玄昌把筆於魔府嶋陰

惟孝字說

琉球國國上按司富止薩州者有年於茲矣羽林尊
君之於按司有待遇之恩顧者匪_一再乙卯之夏
東閩將軍番國攝州大坂城其號令遙聞薩州即日
尊君將赴攝州於是按司感平日之恩顧也被髮異
服以從其軍其勇氣之感人者可知也丁出師之日
就予求其諱與字不得已而書惟孝玄忠居士之六
字以應其責矣今也請說諱與字之義其請者不可
追也說曰夫人之爲人也以孝弟忠信爲本忠信彌
於內孝弟彪於外孝弟也者和順也人能有和順之

不和之患常起於不順內而不順於其親則外而不
忠於其君然則忠孝和順之德豈可忽乎忠也者發
已自盡之謂士而以此忠事其君則常安其祿位永
守其祭祀孝也者善事父母之謂大抵爲子之職何
止一端父母喜則辞色婉順無所不至父母怒則起
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乎且復喜其壽懼其
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是故上自王公下至卿大夫
士庶孝敬之心豈復容有一息忘乎按司爲國之公
卿公卿之爲孝敬者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

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只恐其言之輕而招辜其行之
輕而招辱也按司今有忠孝之德不墜其門閭不廢
其家聲昨在日本被髮者隨倭俗也今歸球陽結髮
者重主恩也出入無時趣已接人見其可否與時宜
之者非國上按司乎我今以忠爲諱以孝爲字者誰
爲之虛設乎書以爲說

前廷長文之叟玄昌書於薩州嶋陰大龍之村庵

祭一唯參公文

維文祿二年龍集昭陽大荒落九月朔壬子同八日
巳未

吾宗薩隅日三州太守一唯參公大禪定門唱滅於
高麗一邦越歷十餘日晁晷萬里歸于薩州官府哀
悼之餘世臣幸侃謹備伊蒲之淨饌致祭於

靈筵其文曰

嗚呼哀哉

興亶父業

緝文王熙

外壯勇武

內含仁慈

入遐荒地

遠航高麗

每舉松扇

三軍指麾

嗚呼哀哉

威橫三國	名聞四夷	今年在地	哲人云萎
吁君在日	多藝無遺	學孫吳法	嘆周孔衰
十歲騎馬	下視胡兒	石弩射虎	前驅王師
三百六旬	半在仙墀	羯鼓聲高	衆樂猶罷
月迎良朋	花延舊知	自今以往	念茲在茲
多歲勛勞	誰不傷悲	東關西塞	穴不見治
南望北狄	恨來已遲	手提三尺	坐定泚其
氣鉞太阿	方薦越砥	有望者葛	抗辭箋其
又嫌接輿	政化已而	不深斯道	何憂多岐

嗚呼哀哉

二十餘歲 一黍半炊 病床夢脆 時日遄移
我辱家誥 人誰不知 遙々華胃 綿々葛藟
曾霧未霽 淚雨四垂 漣如泣血 柰此嗟咨
黃雲一燧 玄月一卮 靈光不昧 敢昭鑒之
嗚呼哀哉尚饗

弔戰亡文

大相國秀吉公武勇過人 聰明盡性 自壯歲有括囊
四海并吞八荒之志 是故日域六十餘州 尺土無非

其有一民無非其臣矣天正壬辰之春征伐朝鮮朝
鮮八道悉屬我封疆獨全羅一道革面而不心附於
是

大相國今日域諸軍相攸築城守其藩籬我產隅日
三州士卒亦以其命予要害之處矣夫以師旅之興
以殺伐爲事不無傷財害人死生存亡繫焉可不愴
乎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其命不效故除戎器戒不
虞以使衆士少不急於防嚴丁酉之秋諸軍合兵再
攻全羅道南原伏尸者數千餘使我軍斬首者四百
二十餘級是皆以

和國之命也戊戌之秋大明率數十萬之兵求和
睦日域諸軍亦相議以和我泗川亦欲擇日而修會
盟小春之朔大明兵偽攻我泗川不得已以戰當其
兵刃既接也棄甲曳兵而走我軍士乘勝追亡逐北
伏尸八萬流血漂鹵我軍中無亡矢遺鏃之費是天
之所與而非人力之所能測也大明諸軍矢竭弦絕
終乞降於我今獲其將茅國科爲質共載全師而歸
自壬辰至戊戌在朝鮮經寒暑者七其間我士卒之
死者不知幾百千况朝鮮乎嗚呼時耶命耶人未可
知天地爲愁草木淒悲若弔祭不至精魂豈有依乎

不勝哀傷之至循釋氏之法造立浮圖以弔自他之
精靈且復祭以卑詞云

天假接兵令吾解難提三尺劍坐定胡漢伏八萬尸
不終一旦造立浮圖以起悲歎有他萬靈遍到彼岸
慶長第四春時正之日 敬白

小女敬慈父抱節翁人

維慶長十二年歲次丁未十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
子我

慈父龍岳真公居士謹極微疾醫藥無驗我爾唱無

唐曲於私第矣小女某遙傳訃音匍匐而至矣越十
一月初七丙申効於釋門之葬法赴於閭維之靈場
矣不勝哀慟追慕之至謹備菲薄之奠供敢昭告於
尊靈其詞曰

嗚呼哀哉

本謂慈父	壽考無疆	俄惟微恙	去歸何鄉
訃音忽至	匍匐奔忙	上仰有頂	碧落蒼々
下臨無地	黃泉茫々	吞聲吞氣	隕淚淋浪
承戒敬命	適業蚕桑	不問安否	不侍藥湯
人有兄弟	惟我獨亡	斯夕何夕	遇此不祥

嗚呼哀哉

七十餘年

半熟黃梁

容貌如在

月滿屋梁

足音是然

風吹虛堂

慈父在日

氣有慨慷

運籌帷幄

睨視子房

決戰戈矛

眇觀魯陽

軍容輝電

節義吹霜

有河漢辯

不誇已長

有黼黻詞

將韜我光

高朋滿座

每引壺觴

嗚呼哀哉

外存硬直

內含溫良

於其少時

勇名惟芳

迨其耆年

德望彌彰

恬澹寡慾

持守有常

湘茶小室

身世兩忘

吁我小童

欲從無方

掘踊哭泣 不勝悲傷 三郊芳茗 一炷寶香
靈其不昧 鑒我衷腸 嗚呼哀哉尚享

祭亡友義則公文

維慶長二十年乙卯三月朔丁未同二十五日辛未
前豫州刺史本鄉義則公不幸而示滅於寢室之心
友^某不勝哀悼之至謹獻香華祭以卑詞々曰
嗚呼公之爲人內舍剛直外重禮義其先播州赤松
氏之一族而事薩州元帥人皆稱其才以爲不羈惟
天付公以瑰奇俊偉之材胡爲不付以令子今孫之

嗣公之稍介不求聞達以進誦容公之勇氣不計富貴以逞私智學道無倦其義理靡一而不明辨讀書無厭其終始靡一而不闇記若夫挽千鈞之強弩不屑李將軍之射於其石書八法之永字不異王右軍之拔乎其萃是故常帶筆墨更手拾遺或入禪匠之室直喚話柄或窺儒閑之奧親携經笥恭行於已々不伐德信於人々皆醉嗚呼我昔未逢公也吾徒之在門者無一助我者今自得一識於公々裨補闕漏使我老而曉事今公作方外之遊以釋形骸之累國都之人識與不識聞其訃音以莫不嘆惜况於朋友

之同志乎今我倚柱尋思聊々不寐將謂盛化於異
邦豈意埋玉於此地迫之無及西望灑淚挽詞一章
香烟一燭靈如有知鑒我誠至嗚呼哀哉尚饗

妙富下火

百年富貴一炊梁昨夢醒未鐘杵長面目有真無隱
爾江南二月晚梅香 共惟

新物故 潤屋妙富大師

卓矣貞節 肅然坤裳

淑謙讓恭敬之仁

仁兼所愛

修含弘廣大之德

德合無疆

慕寧儉之中節制

嫌冶容之弄新妝

元坐九品之臺

說什麼地獄

直赴無垢之界

論什麼天堂

遠離塵表

每有修章

這是生前之受用即今臨命終時向鑪頭邊唱一曲
之還鄉

鑿開混沌未分處一段靈光遍十方

夫亡神等不一或病亡或戰死或陷於罪而死者無
主孤魂皆隨昏迷之中予甚哀之是故誦古德之佳
句以弔焉伏願諸亡者頓出離三界之苦域盡遊戲
極樂淨邦由是是歲癸丑孟秋二日集遠近僧衆脩
水陸會自今以往於是日禁殺致齋營備菲薄祭具
以薦之者也

百年三萬六千日

惟是南柯夢裡人

年 月 日

羽林次將家人

日州平治記

雲興軒玄昌製

日本大將軍賴朝公之三男忠久公者嶋津氏之高祖也始雖封於七州其孫子世保之者薩隅日三州也故其宗子之嗣而立者世稱三州太守至於十四世勝久分施其至親以使大臣悉乎不以是故國家漸亂勝久出奔於豐之後州於是乎一門宗子相州刺史忠良公以文以武再興國家於將墜然後國家令忠良令子貴久公仰作嶋津中興世臣之在遐迹者多歸之者矣義久公者貴久公之適子也監於祖父二代之禮溫而厲威而不猛嶋津諸

我嶋津氏之世臣也今之義祐惡扈無道而不出而
仕於我君匪翅出而不仕怙其強綏其惡敢與我君
抗衡自僭称三州太守富斯特也日本東西諸侯不
仰

天王不朝 相府京畿近邦皆然况遠邦乎我薩州
之爲地去京師三百餘里山海賊徒步涉有難雖欲
仰

天王朝 相府不可得也於是

相府鈞命不行有名無實義祐以爲得其時竊令一

价聞於相府遷官於三位僭其號竊其位者莫大
之罪不容誅矣且貪我飫肥々饒之地窺其罅隙欲
棄之者三十餘年內長暴惡外夸強盛終以奪焉且
復以三山爲要害欲仇於我陸隅之地於是不得已
而太守義久令舍弟兵庫頭義弘爲藩籬之將者
十餘年矣一日天未曉賊兵伺其便侵我加久勝城
義弘一戎衣而橫攻賊兵々々敗亡士卒躡顛
義弘親手三尺劍半日之間闔勝者三藏厭渠魁者
數人軍士亦因利乘便追亡逐北於是伊東一族之
有武名者數々人衆兵之有勇力者數百人伏其屍

於數里之原野 義弘之威武賊兵盡在義祐軍
目切齒其氣不能及物暴虐日甚因茲親族日離群
臣日叛矣 夫霧嶋之爲山也跨日隅二州之間我
封內之名山也諸侯而祭封內山川者古今之通禮
也高原之爲城也霧嶋山之東麓也伊東據其固而
率兵超山時々侵我大窪田口之村當其可祭之日
賊兵驟至則不得祭者多矣於是召募數千之兵圍
高原城令三日而陷矣 太守義久令上原長門守
守其城野尻伊東之要害也伊東令福永守其封疆
於此之時義祐暴虐太甚福永知虐我之讎而有欲

倒戈之心告之於上原上原即令軍士馳至野尻福
求雖與上原約野尻數百之軍士未曾知之又有如
伯夷叩馬者我軍士僅百餘人不得入於野尻是日
兵庫頭義弘率驍勇數十騎奮迅而至野尻即陷矣
實天正五年丁丑十二月初七日也翌早薩隅之軍
士亦鳴刀鎗以突出而至即日攻戶崎城九日令將
落時城亦落矣先是 太守義久寄尊駕於隅州將
禮

八幡正宮其擇日者在臘之初九辛卯尊駕之前後
騎馬行列數百人從者之衆塗武夫之前呵壯麗奪

目擊者如堵堵於是 神之德彌高 君之誠彌彰
人之顛若而瞻仰者不亦宜哉是日夕將脯時以野
屍戶崎兩城陷之事聞之於 太守々々翌早率六
千餘騎之義兵赴日州之地薩隅二州非止士卒之
從軍農夫之在閭巷者漁父之在滄浪者亦歌塗抃
野鳥合蟻聚不知其幾千萬皆赴日州仰 太守大
旆矣義祐聞野屍戶崎陷着鍬衣手鈍刀前入本城
有欲防我義兵之志伊東士卒苦其惡虐者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桀之民言時日害喪
予及女偕亡伊東士卒亦嘆其亡之晚豈有一人從

其命者哉於是義祐矢竭效絕欲行無一人之從者
欲止無一士之扼者義祐進退實爲狼狽十一月癸
巳寘身失國單騎而赴豐之後州嗚呼滅伊東者伊
東也義祐若慘其惡遷其善臣服於我

嶋津氏者誰得而族滅哉義祐平日有獨夫之心今
獨夫而去國曾子之所謂戒之々々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其義祐之謂乎翌年戊寅之春伊東家臣有
長倉勘解由左衛門者收其燼數百人據日州邊地
石城有欲復我仇之志誠精衛填海之比也於是君
臣議曰日州已成之國今散諸軍戢弓矢百姓誰敢

不唯太平之世乎長食之據石城者猶一掃之內谷
他人之鼾睡也何不退之哉孟秋初六丙辰伊集院
右衛門大夫忠棟率數千之軍行將攻石城々々前
面大河水勢轉石無舩可渡無筏可乘諸軍着甲手
兵徒渡其河無一人之濡其首者况於溺乎我軍士之
敗門踰墻直前挑戰賊徒之死者數十人我軍士之
死者僅不過三五人而已雖然石城之固鉄関難透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與其徒至於覆敗不
若完師先退古云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諸軍
先退於佐土原之地矣季秋上辯右典厩彰久爲大

將軍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忠棟平田表濃守光宗上
井伊勢守覺兼三大夫爲副將再欲攻石城大軍不
得渡大河右衛門大夫斫大木沉河底以大作浮橋
而渡諸軍士列三處陣成十重圍石城雖固何敢敵
我諸軍無晝夜放鐵炮者如雷下羽箭者如雨且獲
城中絕糧絕水於是長倉求和睦於我陣中諸將不
忍見城中者之及餓死解其圍而與之酒食且與糧
於長倉送之於豐州
是歲之夏大友新太郎義統老父義鎮動豐肥筑前
後六國兵衆二十餘萬欲侵我日州先屯於縣之故

壘十月廿日戊辰大友之軍殆乎十萬圍我日州高
城々外村舎一百有餘一炬燒之此時山田新介総
五百餘之士卒爲高城宰我薩隅日健將勇士千餘
人代守其藩籬於斯時也 太守舎弟中書君爲藩
籬將且復吉利下総守鎌田出雲守比志嶋紀伊守
同守高城敵雖欲侵我城々門不開旌旗不樹爲無
人者於是敵陣成行列樹旗旄羅弓矢自恃兵彊欲
必吞我日州其將士之習騎射士卒之習步射者不
知幾百千加焉唱薛譚過雲之曲揚右軍曲水之盃
我高城之諸將士卒淬其鋒斂其鐔而待運之在天

而已且復城小而軍多府庫之財亦耗歟矣匪翅府
庫之耗歟城中無水欲出而汲溪水則敵軍士卒無
晝無夜常自在之無一人之行掬水者一日見古墻
陰翳水少湧至於二日三日其流出者如有源泉我
軍士三千餘人無一渴者矣昔梁景泰禪師居慧州
寶積寺今無水師卓錫於地泉湧數尺想夫以禪師
之德止一寺僧衆之渴矣今也高城之湧此水者止
三千餘人之渴矣是無他太守平日德澤遍及其物
是故天亦感之者乎誠心之通神明者世人豈能測
之哉然則太守之德優於禪師者遠矣於此之時大

方之黨陰謀欲令伊東之燼在我國中有起禍於蕭
牆之中伊東之燼知我太守之撥亂而未懷太守
之德是故從大友之陰謀於是三納村之賊徒驅白
姓之不知者千餘人據河原田道場舉烽火將作亂
於國中即日我軍士圍道場之寺殺賊徒數百人其
餘黎民有何校者有就囚者殆乎一百餘人未殺戮
之十月二十四壬寅中書君遣捷書至於魔府
報破陣之謀於太守々々亦與忠志之士在左

右者決其謀於帷幄者凡幾多日其謀與捷書殆如
合符翌日廿五癸卯太守義久率數十萬之兵衆

大舉兵旗以赴日州之地是夜

太守夢中得句

云討敵龍田川紅葉哉近臣恭聞之以爲決勝之兆
矣十一月朔戊申 尊駕至於佐土原々々城郭

村舍雖有數千戶從軍之士數十萬無可寄宿諸軍
悉屯於曠野矣 太守擇日以欲攻大友之陣然而
連日風雨待其天晴而已十一日戊午 太守義久
揚大旗於根白坂之上以輝軍容 太守之威重於
泰山大友之軍危似累卵是日福嶋院有司伊集院
下野守又治率數百之兵衆爲其前鋒矣又治逞志
扼腕直前衝大友松山陣々中數千之兵無一人當

其鋒者陣忽山澤即解一面之圍久計入方南城此
夜銳之後州高良山座主在河原陣見松山一陣陷
請成於我高城々中相議云夫兵惡不戢武貴止戈
即令比志嶋紀伊守至於河原陣運和親之策是早
已未大友之將率數萬甲兵人勵匹夫之志從本陣
下而與我數萬兵衆屯於野外者欲較勝於一戰其
勢似不可當者然而我兵衆與之戰而殺其驍勇之
兵者數百人我軍中亦本田因幡守北鄉藏人頭相
鬪而死矣於是我步卒之在其後者驚奔軍士之在
其前者亦恐而畏之大友之兵乘勝追之是時

兵庫頃義弘率數萬之甲兵親手戈矛勇往而對大
友之軍示其威武者高於銀山堅於鉄壁其氣緊大
寒大友諸軍之膽矣 太守從弟右典厩彰久圖書
頭忠長磨數萬之兵衆橫攻其軍兩將聲勢誰敢敵
之且復我軍中諸將數十萬鼓譟踴躍而爭先赴之
此地有深淵其深者殆二丈餘其縱百餘丈其橫三
丈餘平日無徒渡者是日大友諸軍與我軍士於兵
刃既接之時人馬驚汗欲左欲右而無可避之地不
得已而大友之諸軍入於深淵人馬之溺死者不知
幾千萬其旌旗羽校之浮沉於水上者宛如紅葉之

有乘馬從徒向耳河而奔者有棄甲曳兵望彥嶽而
走者我數萬之軍追而攻之於是太守舍弟中書
君出高城門不俟武夫之從而來單騎而入大友逃
散之軍中要窮寇逃走北親殺將士者十餘人一人
猶殺十餘人而況我十餘萬之甲士無一人而不殺
戮其敵軍者我軍士之勢如亂雲數空仇兵之敗如
秋葉亂風其向彥嶽而走者高城宰山田新介追之
逐之皆悉褫之高城與耳河地之相去者七八里其
縱橫無際涯悲夫伏屍於草萊之際曝骨於沙礫之

間者數十萬矣是日大友一將不知誰某率士卒七十餘人不亂行伍隔數日步而走去矣我兵數百而追之其將帥班師與我兵戰其斬首者二十餘人我軍中亦海田主殿元真方大炊元相闘而死大友數十萬之軍中此一將一人而已後聞一將者田原紹忍也未知是否嗚呼大友親子長傲從欲今侵我日州欲之溺其一心者其餘波及六國數十萬之兵衆其害可勝言哉熟按古書古之王者輕不發兵於外國若有發則必有當其理也今大友之發兵於我州者無一當理矣昔者殷湯王以桀盛不祀一征葛

侯自古皆然非獨我也築盛之不祀者獨大友爲然
其故何哉古來之神宇佛庐或廢之或焚之不祭先
祖不祭外神常隨南蠻馱舌之人而非仁義之道貴
難得貨作亡國謀欲務廣土地爲國家笑所謂不奪
不廢者乎太史公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常防其源也大友親子欲利吾國却危吾國聖賢
之言豈可誣哉十三日庚申 太守義久揚大旆於
敵陣河田駿河守高唱凱歌而我數萬之軍擊節和
之其聲聳動國中矣是日諸軍至於三城與故縣安

逃亡民々亦解其愠矣先是黎民之從大友之陰謀者未決其罪之輕重是時猶在光照寺諸將議云夫千戈者爲士者之所業也假有陰謀黎民何干之哉黎民而作亂者古未之聞是膺是懲致太平之道也於是出此黎民於六野原將聲其罪黎民各々起不可奪之志仇於我之士卒此時瀧關宗運與士卒謀一々鑒之自是以來國中無一犯上者況於作亂乎是月二十八乙亥散軍

太守亦歸於 鹿府華第萬歲萬歲萬々歲

丁未八月下浣應於 龍伯老君之貴命信筆而書

呈大明天使書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勝原家久謹上書

大明國天使兩老大人鈞座下 伏以

天使奉

詔命。不憚萬里鯨波。遠至於琉球小嶋。我雖未接光
霽。望盛德於千里之外矣。先是華人茅國科在朝鮮
與日本者三四年矣。我恭敬

皇朝之餘。遣船并差喜右衛門尉送還於中華之地。
未審國科勇健否。迄今令人起此思矣。今幸官船擇

喜右衛門尉。忻甚々々。想是兩地不通商舶者三十餘年。頗以爲慊矣。恭惟

天使兩老大人。感我恭順之誠。自今以往。年々使中華商舶來於我薩摩州。阜通財賄。何幸如之。然則皇恩德澤。當永矢而弗諼矣。謹此拜獻金屏二雙。小篋三重。二箇伏乞各々笑納。臨楮不勝瞻戀仰祈尊照。不宣。

日本慶長十一年九月 日

藤原家久

與大明商客

大明泉州府商客許麗等訴海關稅務司
年艤舟於我又志浦回於大明今年再渡之時不幸
而舟雖至他州里使我一小吏至於其地予亦待吏
之至以定器皿貨財之價其自利々予者全無毫釐
之差是令予之志而我之所望亦在茲而已其盟之
堅者金石膠漆物莫能間予其念之

日本慶長十三年 月 日

藤氏龍伯法印

與大明奕吾子書

大明國福建道泉州府安海人有奕吾者去歲隨商

舶而來于此地。不幸而罹小疾。醫藥雖無懈怠。而不得其驗。吁。時耶命耶。終蓋棺矣。有一人稱其弟者。欲取突吾貨物。傍有一人云。此是他姓人。詐稱其弟。或曰。其弟未知其真贋。可柰之何乎哉。不若令突吾貨物藏於吾府庫裏。待突吾真子來矣。先是辛亥歲。安海人黃龍與適來此地。是我相識也。突吾真子與黃龍與俱共同來。令此貨物逐一與之。不差毫釐。真子亦勿疑吾言。伏乞昭察。

癸丑正月二十八日

琉球國王尚寧上書

大明國福建軍門老大人閣下

恭審小邦去日本薩摩州者僅三百餘里以故三百
年來以時獻不腆方物修其鄰好頃有不肖裔大緩
其貢期是故薩摩州進兵於小邦々々荒墟者誠天
之所命而我亦以無苞桑之戒也不幸而爲其俘囚
在薩摩州者三年矣州君家久公外好武勇內懷慈
憫待我以待貴客之禮々遇之厚者三年一心加之
送還我於小邦於是吾民之歌於市抃於野者茲非

幸歟。州君寄言於我。其之言曰。夫邦國在四方也。有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繡。有粟米者。或不足乎器皿。若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不足。而其貨亦腐。惟坐而待斃。不如通其有無。各得其所矣。日本非無金玉器皿。其土宜質素。而不及於中華之文質彬彬。是故使我參謀於兩國。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明邊地。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使一遣使。年々通其貨之有無者。匪翅富兩國人民。大明亦無爲倭寇嚴備兵衛矣。三者若無許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於大明。今々數十州

之郡。於日本者。必有丘壘矣。是皆日本大將將軍之

意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 伏冀

軍門老大人於斯三者許一於此我小邦大沐大明
之德化且遂日本之夙志是亦

天朝恤遠字小之仁心也若然則永守藩職無生貳
心遐方嚮化之念沒世不忘也伏楮伸鄙忱仰祈

尊炤不宜 癸丑春 月 日

慶長十八年口

與蠻君書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藤原義弘謹後書于

呂宋國王郎敝洛黎勝君迎足下

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聖人之言百世豈可廢我哉聞呂宋之
爲地國富民豐而南商北賈往還如織不亦繁華之
地哉我日本與貴國遙雖隔大洋仰光華於千里之
外是亦山厨羅明教院巴禮之所能知也前年憑伏
巴禮求貴國商舩載貨來而富我國家非翅欲富國
家若其迂貨之有無國家人民各得其所聯遠之交
亦豈有離貳哉夫王之爲表也韞匱而藏之則不爲
天下之用海貨蠻珍無不皆然不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則其用不均而其貨亦終是腐而已伏乞足下圖

之去歲所發之一隻舩大洋波穩而着我一嶋繫纜
者有日矣非不思患而豫防之逆風俄起折樹木揚
砂石吁時乎命乎舩忽破矣我不忍見之新造一舩
順風揚帆令商客歸焉惟願足下憐我愚誠來歲薰
風自南之節使一舩載貨來貿易所須各得如意若
然則我國山川草木亦蒙其光彩况國家人民乎伏
冀炤亮不一

丙午正月 日

藤氏義弘

荅蛭君書

日本國薩摩州刺史藤原義弘謹復書于

呂宋國巴禮王揭須微釋廢郎輝來綿倪黎明勝蜜

挨氏政此仰慕忽辱雲翰優玩再回宛然如拜貴

面於千里之外甚幸々々茲者山厨羅明教院巴禮

止息於陋邦者有年於此矣我觀其爲人也智慧過

人風標拔俗是故我敬信焉一諾之信終始豈有渝

乎恐是陋邦僻地難久馳約念茲在茲耳吾子朝

國王之日其亦以是語之去歲一船大洋不揚風波

着我陋邦不幸而狂風怒濤搖動坤軸船亦爲之飄

揚我不知視之計矣夫

願自今以往歲々使一船載貨來而貿易。是亦兩地
聯遠之交。豈復有絕期乎。又蒙送來緞子一端。烏陀
羅蘊一卷。拜而受之。愧無酬厚意。今也臨紙惘然。伏
乞照亮。是所

慶長十一年丙午正月 日

藤原義弘

荅南蠻船主書

去歲拜別之後。不問安否。非敢忘之。海雲萬里。便不
的也。不意賜一書信。匪翅拜視吾子之書信。

國司四老亦辱賜數行書旨。蠻字件々重譯以頗解其理。未敢不爲慊矣。去春我國商船將赴安南大洋。遇風檣傾楫摧。幸而到於廣東之地。辱蒙蠻君之深恩。修檣與楫。前月回於我日本肥州五嶋。雖未回我州府人無恙。是亦出於蠻君之仁心。且復有絲綬之賜。何以謝之。即憑伏吾子。以呈報書於四老。吾子其詳說之。自今以往。若有求於我者。使通事者報之。我亦有來於貴邦者。他日使一价以告之。貴邦安泰。陋邦亦無事。珍重不宣。

壬子八月 日

鳴津少將家父

答南蠻四國老書

胡越天涯未通音書不意芳信數行璽字不知其旨
趣如何使人重譯以漸解其理者十而一二其八九
未能解之是故無由詳謝之去春我國商舫將赴安
南路遇黑風飄墮於廣東之邊地幸蒙 國司四

老之深恩舟人無恙前月回日本肥州五嶋是亦
國司仁心之所及也仄聞 貴邦上下各得其所

我陋邦亦士農工商之四民不闕其一 貴邦商

客之所得而能知之也今也雖欲諄々然說之其語
難酬伏乞亮察

壬子八月

日

嶋津少將家久

拜復

南蠻國司四老

閣下

寄呂宋國船主書

一別之後已閱三霜思慕之心未嘗頃刻有忘之也
先年吾子在我一嶋之日俄有狂風而破其船災厄
之所及非人之所可得而測也豈可趣乎所送之一
船大洋無事達於貴國甚慰所望不勝忻抃去秋使

封之書我雖未解貴國文字開緘頗覺其情之厚忻
幸々々我聞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
以聚之伏希吾子使貴國商舩年々商陋邦之所無
通貴國之所有者何幸如之我之所求在茲而已已
禮道体康健人之仰其德者風行草偃吾子其察之
今吾子并婦人所投贈者皆難得之貨也一々拜受
焉我今呈吾子以金屏風一雙寄婦人以酒肴之一
器雖不腆之物々以遠至爲珍伏乞併以笑納恐懼
不宜 年 月 日 藤氏我弘

荅安南國書

日本國薩隅日三州太守藤氏家久復書于
安南布政州右奇副將北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華郡
公 我聞 貴國土宜土風而仰慕者年尚矣今
雲翰展玩再回宛然如拜貴面於千里之外矣幸甚
幸甚伏蒙琬貺却之不恭件々領焉我國未嘗一有
之誠不意之芳慧也且復有 都元帥總國政尚文
平安王之命而欲通好交鄰兩地雖隔萬里滄溟交
信之約豈有渝乎伏願自今以往歲々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則兩國所須各得其所是亦兩地聯遠之交

豈復有純其乎今也倭船三三
人艤一隻舩裝載方物且贈以戎衣拾領長劍拾枝
弓鞍各拾具疏黃壹萬斤所愧少些之儀聊伸通問
之忱伏惟笑留

年

月

日

藤氏家久

須知

我薛摩州與大明雖隔萬里之脩程年々泊商者
自古皆然大明商客之所得而能知也今日本有
一將軍發號於東西施令於南北日本風行草偃是

故置一官於長崎使之招異邦之商船以爲其所
止之處矣因茲南商北賈指此地以爲要津矣是今
商客之所得而能聞也自今以往雖曰大明商船之
隨風而來於我薩州之地頃刻不許繫船於我地矣
一將軍之素心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由是觀之今雖
令長崎爲商客之所止後必泊商船於我薩州以爲
貿易所須之處亦未可知也商客姑待之今也
一官之號令誰敢可濫之于商客其念之

元和二年六月 日

遣國使之次書音及予々今隱遁又不干國家之事
貴國之所得而知也豈受書音并玆貺乎欲固辭之
則傳書者數臨門以請納之濫受之則不當於理終
辭之則似違於禮無奈之何強而拜受書信者也羽
林次將忠恒知國者殆乎十餘年矣自今以往書音
無絕永不爽舊約者予之幸也他後書音縱及予之
隱扉終辭焉况玆貺乎伏乞思之餘無可言者不宣

慶長九年甲辰九月二十七日

藤原惟勃

拜復

中山王

閣下

呈琉球國王書

貴國之去我薩州者二百餘里其西鳴東岫之相近者謹不過三十餘里以故時々有聘問聘禮以修其鄰好者其例舊矣就中我宗子之嗣而立則畫青雀黃龍於其舟以使紫其衣者黃其中者二人爲其遣使篚厥玄黃來而結髻於右髻之上者奏衆樂於庭際蓋致嗣子之賀儀也今也遣崇元寺長宜謨里主載其方物來以賀我家久之嗣而立又攀舊例也我今寄言於國君勿以我之言厭之日本六十餘州有源氏一將軍以不猛之威發其號令尺土無不獻其

有朝覲之礼我今雖去魔府之任每歲使親族之在
左右者行以致其聘禮况家久爲國之宗主豈不迷
年々之職乎貴國亦致聘禮於我將軍者豈復在人
之後哉先是我以此事告於三司官者數矣未聞有
其聘禮是亦非三司官懈於內者乎今歲不聘明年
亦懈者欲不危而可得乎哉且復貴國之地鄰于中
華々々與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餘年于今矣我將
軍憂之之餘欲使家久與貴國相談而年々來商舶
於貴國而大明與日本商賈通貨財之有無若然則

匪翅富於吾邦貴國亦人々共富潤屋而民亦歌於
市於野豈復非太平之象哉我將軍之志在茲矣
是故家久使小官二人告之於三司官々々不可
將軍若有問之則家久可如之何哉是我夙夜念茲
而不措者也古者善計國計家者雖大事小者有隨
時之宜而爲之者况復小之事大者豈爲之背於其
理哉其存焉與其亡焉共在國君之舉而已伏乞圖
之

年月日

龍伯法印

拜呈 中山王 閣下

別來忽々換一寒暑徒竭遠望而已多歉々々恭聞
錦旋之後匪啻安一國公族至於嶠峙小民各得其
所矣寔雖爲天幸惟我家久公德化之所及也邇今
圓覺東堂爲正遣使遙渡大洋一封書音數箇珎貺
逐一所拜受也自今以往國泰民安長久之計貽厥
孫謀者在

尚寧王之存誠矣誓勿忘在莒之時可也恐懼不宜

壬子三月二十日

藤氏惟新

拜復 中山尚寧王 閣下

荅琉球國三司官書

辱慧華翰盥手漱口焚香薰誦死然如侍於諸大夫
鈞座之右榮幸々々今也圓覺因翁和尚爲專對使
遙渡海潮詳說龍馭回國之後上下欣抃若予之輩
亦雀躍於千里之外矣薩府無事因翁之所得而能
知也聚仙香二百枝謹以拜領不圖國香滿我破衲
是荷深恩伏惟尊炤不宜頓首

三月 日

大龍玄昌拜

荅西來翁書

一另之後日月如梭不覺已過一歲矣
回鳳車之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於士農工賈如大
旱之望雲霓而得雨之賜矣千里之外如有見之今
也禪翁慧來茶經全篇落手遂多年之夙志者不勝
欣躍老眼雖翳讀之者再也三也其中可者學之悉
雖不鮮其義我意已足何求之於外哉所恨者與翁
不共講之而翁之詳聞說茶事頗以爲慊矣陸羽昇
平想是因翁和尚諄々說之不待予筆舌而審焉東
以聞之苦茗一壺伏乞笑留毋鄙頓首再拜

三月 日

玄昌拜

答龍福禪翁書

去歲兩領手書雖未拜顏開緘宛如接光霽矣榮幸
榮幸手書之中有駢儷之文有妙絕之句不覺令人
坐風雅之域予素不解詩不會禪況於駢儷乎欲報
之以木瓜而公先得驪龍領下之珠予假令雖欲報
之而鱗甲而已是故卷而懷之而已去釋西來梅翁
錦旋之時欲呈一報書而不果矣怠慢之罪無處逃
之伏惟翁年富德邵昇於輦寺絕頂者可計日而俟
也闕王見回鸞輿於貴國想是匪翅人民之幸而鼓
社中之幸也此地五岳派古鼓逐日凋零是亦翁之

三月 日

玄昌拜

荅中山王書

今春賀詞千祥萬吉如示諭京畿干戈出于不意無
幾而東西太平上下歡抃珍重々々我少將家父公
遣使於貴國擇定嗣王々々分定者國家長久之計
也自古嗣王不定則國有覬覦者若然則其憂在社
席之間矣早使親族之有才者嗣其祿位則佞巧之
徒豈有亂國者乎伏願擇師傅之知古今者置之嗣

王左右教以成敗示以節儉古云愛子教以義方忠
孝恭儉義方之謂若嗣王能解義方之理能致忠孝
於太上能行恭儉於國家又能知成敗於未然之時
與我薩府々君永不失親睦之心豈非貴國太平之
基乎太上儲王同能知之所贈之赤鯉二片蕉布十
端酒壺一箇拜而受之不勝感荷不宜

二月十九日

惟勅

拜復 中山尚寧王 閣下

答琉球國王書

各獲爲書使上國審聞 國王之操履輕安甚以爲

快矣且復去歲小春初六華翰至於今歲暮春之初
燕予手矣即開緘拜閱者再三宛如拜
尊顏特闕春溫之笑語耳 貴國政事無小無大因
革之損益之而隨時之宜是皆長久無事之基也至
幸々々國上卿爲參謀遙赴中華之地未審福建布
政司有一顧否念茲在茲想是 國王溫和之氣誰
敢色厲乎兩國之和睦可計日而待也倭國東西無
事人民之所盤礴也今復件々珍貺一々拜受餘借
名護三寸者也尊昭不宣

嘉春二十一

惟新

拜復 中山國王 閣下

寄伊平左金吾書

傳承

與州殿下去春將有朝覲之禮閣下雖不當供奉之
職進務其職想是閣下之進者思盡其忠者異乎他
人之進而思得之者矣人之所欽服在茲者乎若予
之輩徒瞻望咨嗟而已閣下久任國老之事道民以
德齊民以禮雖曰一人之走卒未嘗濫其刑之鞭蒲

名聲昭于時者也其遇知於殿下者雖超于諸士
諸士亦信之無異辭者國家所得而能同也非同志
者所得而私也今也遠途無恙歸于貴館予即日雖
可候於其門立秋以來日々一兩回頭痛目眩以故
因循于今非敢怠也憐察々々餘事尚在面拜之時
恐懼不宜頓首

八月十九日

與仙岳房書

去歲所慧之一翰再三閱之我雖未能解文字頗知
子之文辭至於其極矣珍重々々子今生大法下衰
之時學真言最上之教我聞之也知而學焉聖人也
學而知焉衆士也聖人猶由於學而況衆士乎我雖
未知子之才人僉謂之以爲自然智然則大出於衆
士之上者乎出於衆士之上以勉其學者必至於毗
盧頂上之闍也不亦難矣今我年踰於子者五十餘
是故寄言於子々其又屈不屈何以伸其身乎子不
聞古人之言乎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他
日以子爲迷途之指南爲教門之木鐸者必免白銀

三月初二

惟新

仙岳房 床下

荅霧嶋本坊書

一翰落手垂三圭復頗似拜顏者也如來諭今春互
未投短牘雖不能忘之於懷而公私忽々因循而至
於今日非敢後也枉賜怒省元亨釋書如示曉即付
此一价予今日染塵事且復老眼朦朧不能檢書足
下若見檢之者三十日之外復加三十日非予言之

偽也次倭扇五柄拜受淺暑在近扇仁風於三五里
之外者幸之幸也餘期後音恐々惶々頓頭不宜

三月二十六日

拜復 霧嶋山座主 閣下

答貞昌公書

十月十一日辱賜一封三薰三誦恰如坐閣下之席
而親聞塵談何其使人意快者若此甚哉前日呈愚
書々々之一件悵閣下之意否玆々重々閣下平生
德高志厚者山野之輩何敢及之仰之彌廣遠而彌

未由也已今方文命乃金其之而主命之
人之所得而可企及也予頃見中初寒而有咳嗽之
病以故深閉戶以徒坐卧耳只有一二之鄉友則林
間煮茶燒紅葉之外無他工夫憐察々々今拜視于
書珍戴之餘呼禿毫以呈報章者也皇恐不宣

十月 日

荅兵部員外郎書

忽拜真帖開緘董誦字々有驚蛇之勢句々有大雅
之風何其公之辭翰併以至於斯極哉日之先見

枉高駕於陋居打半日之閑話者實希有之一會也
所恨者春寒太嚴而花未紅柳未綠無一詩與今也
寺前白櫻纔着其花其亦不幸而不開於來訪之時
無公之題一詩今亦不幸而開於來訪之後無客之
傳小車匪翅世情之有其不幸花亦有不幸 公之
深芳官事雖爲國家其亦文花之不幸也所寄河孫
之一簡予亦圭復之辭高邁不愧於古不覺消遣世
慮矣河孫頗雖嗜學未有朋友講習有其才而未成
者也自今以往日々若覆一簣者其爲山也亦不難
矣獨值其身而未登 官門者以無其媒也今幸得

再拜

二月十七日

呈大慈龍雲和尚書

奉違道貌歲曆幾新岩瞻斗仰靡日能忘想是兩地
之相去雖一日之程如萬里之隔深崖不蔽禪扉常
聆累談頗以爲遺憾耳前年以魔府之貴命遠奉使
於琉球國千里之滄海洪波之險路法旆無恙歸於
我朝匪翅道貌之大幸國家之大幸也即欲詣猊座

以抑賀儀奚奴力倦蹇馱脚疲以故企而止之憐察
隣察縷々非楮筆之所能罄也意緒萬般付於一僧
之三寸維特新暑炎熱爲道自畜珍重不宜

閏四月二十三日

玄昌拜

拜復 大慈大和尚 侍衣閣下

送公綱之關吏書

藤崎氏公綱學於吾門者三五年矣頃有

君命將有東關之行發軔之前問予以處旅之道予
答之曰旅之六二有之曰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蓋六二有童僕中正之德故聖人以此二者象言之

若失柔順中正則三者闕矣旅之時若闕其一則其
用不足 公今於此三者皆備則途中受用無不足
矣 公愕然曰我無其資無其童僕真無此二者其
次亦何有就乎其色悚然予曰勿憂坐吾語子旅非
常居若可苟者然而旅困之時止而不麗於明何以
濟旅之困乎止也者至善而不迂之謂止於至善能
麗其明其亨者豈復小乎 中書公今承 君之命
聘問於駿武二州公爲其副使矣想是至於駿武
官府之日行其亨禮用其庭實達君之情而有容色

之和非柔中之德而何此去東關千餘里置郵之路
山川之險有其步涉之艱者幾多少乎於斯之時所
謂柔順中正之德拳乎服膺而操存省察者何憂無
其資乎何憂無童僕貞乎書以爲贈予其勉旃

慶長十九甲寅年夏五廿六 前建長文之玄昌書

饒別府舍人公行色書

文宣王曰事君能致其身至哉言也蓋臣之事君委
致其身而弗顧事人在極其誠而已然而委致其身
者自古爲難况然於極誠者乎別府有一舍人景親

羽林尊君巾瓶未嘗一日離其膝下漸及將壯從
尊君於朝鮮者閱六七之寒暄何止於此謹蒙嚴命
遠航於琉球施政令於嶠嶼諸臣之勤芳於内外者
莫公若者是故一日不安其身於私第先其事而
後其食可謂知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矣去歲之冬
東關一將軍有事於攝州大坂城於此時也
尊君率一萬餘負之軍將赴攝州公司供奉之職軍
艦漸將至於中州之地攝州有和睦而解十重之圍
於是東北數十萬之軍一時悉散而歸於我國我

尊君亦回旌於我國於是之時公使於東閔不辱

君命漸至是歲初夏歸家其座未穩其席未暖又東
關之軍圍大坂城公慨然隨尊君之行所謂事君

能致其身者斯公之謂乎公有一小子隨予學焉小
子之爲人頗敏而穎利公無晝無夜著進學之鞭小
子亦恐慈父之命也孜孜不怠吁小子可畏焉知壯
歲之時不如我之今日祝々今我老矣脚力甚疲不
得綰柳於河邊漫呈短牘於軍幕之下去恐懼再拜

乙卯端午前日

大龍玄昌謹上書於四公子軍幕之下

素聞晤語左少睽離左多者世上之常而人情之所不免者也何其志之難遂者若斯太甚乎哉去歲之冬

東關將軍有事於北京不幾而有和親之策而國家大平東西諸州莫不欣然矣若予之輩不辦東西之有恩讎不拘南北之分貧富若得檀度之賜則朝粥午飯未嘗一日不養吾老矣自是之外絕無中望若有人之訪懶庵則倒衣迎接以打半日之閑話頗抒

胸宇之鬱々既而客去則檢古書之記與廢存亡者
或歌嘯之或嘆傷之於其志倦則獨扶瘦杖躊躇於
池邊以觀小魚之洋洋焉樂逍遙之游々目於外忘
懷於內不亦樂乎雖然門有剝啄則無出而誰何之
者雖有六七之童子無點一碗之茶者雖有一二之
奚奴無擔一束之薪者惟無晝夜隨於我之側者有
黑猫之鳴其喉搖其尾者耳其天運之如此我豈敢
可趣之乎予在薩之國都者三五年矣荷國君之深
恩之外得一識者藤氏父好公與菊氏重饒公數
氏言賴公賴姓氏父政公也此四君者薩府官家之

公族而義直豐身者也學孔孟之書本程朱之義大

異乎記誦訓詁之士習於漢魏腐儒之弊者矣今也
北京再亂以故哉

羽林尊君促裝軍艦以卜端午之前日以爲出師之
時矣嗟我老矣起居不自由欲行而送四君之軍馬
則藁杖帶瘦革鞋折我思而止之而已雖無一言之
贈然記此一行之贅言以贈焉且夫言之與行者四
君之所素能也若措予一言匪啻其言之玷而已人
以爲賸語矣不若惟說予之行李以告四君子之爲
愈也惟願早回大旆措我國家於泰山之安者農夫

商賈之所歡之抃之而今此老夫亦所仰而望之也
昌恐懼再拜
乙卯端午前一日

與自休翁書

日之耿有自休翁之嘉招陪於其席者野僧六七輩
也座有一高客姓洋而称氏一公者本是江州一英
豪也迁居陸州者殆乎五六年矣慕盧玉川自称山
人而頭戴紗帽効杜伯叔獨學孤僧而身着緇衣加
之對客則揮玉麈以打清談與人則緒藥籙以鳴妙
術其爲人可知也自休翁亦本備之前州一勇士也

事於州之納言公者年尚矣先是東瀛一亂之後梯

山航海遙來於海西薩州々君能知翁之直方也飢
之庖厨令之主盛膳之職是故切肉以方爲度切葱
以寸爲度其烹調生熟交中其節所謂不失飪者也
其魚肉之腥者聶而切之所謂不厭細者也夫道也
者一而已能得其一則百家衆技推之無不皆然士
而勤於鼎俎者亦其時之所令然也曩昔伊尹勤於
鼎俎能令五味和之後事殷湯以能和天下億兆後
世謂之和羹手翁他日令國家人民和之豈終身於
鼎俎乎且焉翁手盛膳珍肴以供坐客々々亦變色

而作矣且復內法之醇酎一宿之酤酒不辭飲者亦
莫不既其醉矣去歲以來東關官軍與津陽大坂城
不幸而有矛楯之隙是歲夏五初七有倒戈之徒令
一炬焚五層崇臺於是金殿玉樓一時焦土矣嗚呼
時耶命耶城亦陷矣上自國都下至率土之濱聞者
悉嘆惜焉翁語坐客曰我夫妻三族之在津陽者匪
宮一人去此津陽三百餘里二族之在大坂城者其
存其沒我今未知我夫妻悲傷之餘寢寐若有見之
而已坐客聞之無不濕衣襟者予告翁曰夫士之爲
道見危授命則致忠於我君若幸而免則致孝於我

親忠孝俱全者士之道也死生有命又何傷乎自古

生與義不可得兼死生常事惟安於義而已令妻亦
爲士者之子安義於此何傷悲之有於是夫妻攬涕
謝曰善哉子之言我夫妻聞子之說義之所在與命
之難追便止其啼者子之賜也旣而夕陽在山坐客
俱共歸矣翌早書此一件以寄之且謝優賓之厚意
者也惶恐再拜
乙卯夏五二十七

荅重饒公書

六月一日所賜之書簡卽日以拜閱珍戴々々吾子

近頃不幸而有叔母之喪哀痛慘怛之戚不以爲淺
其心非有誠者豈能如此乎衰麻哭踊之節不以爲
懈其志非不厚者豈能如此乎然則吾子之生事死
葬之間存其典刑者可謂當矣古人鄰喪里殯絕無
相杵舂巷歌之聲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因此
觀之古人之哀人之有喪者如已有之況於父子骨
肉之親乎原夫生事葬祭人事之所終始人々可不
謹之乎是故祭祀者以存誠爲其要矣齊明盛服出
于非常其祭也如神明之在其上在其左右於是不
謹何如謹之乎大凡人之於世有耳目鼻口之欲與

神明之盛德相接觸者匪齊明盛服沐浴不洗其心何以

與神明相接乎是故古人七日戒三日齋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聖人之爲制以可思慮其先後也先甲三
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蓋取自新而丁寧反覆也是
亦我心之自然而豈復有強而假於外者乎其哉之
至者何其太其哉爰有一宗廟兩華表其昭與穆明
明焉歷々焉上下人民之所歸仰而致齊於内外者
六十日矣人之致謹於此者不言而可知也太祝有
一制云一鄉之人有居喪者爲汚神殿使之去起其
鄉而不置之於私第者六十日矣其有喪者之宅深

鎖門戶甚絕人之往還交友之有親者亦不得行而
訪之時君之有用者亦不得命而使之有人之偶遇
于塗者亦反其目而無一揖之禮矣加之或有人一
朝之怒忘其身而少傷其身體者令其人多出貨財
爲修禊事以如虎之攻其外而無敢當者矣太祝之
假其神威者不可勝言也人無誣之者矣公今去私
第坐一礪頭者十有餘日蓋隨守廟者之言也嚮之
所謂七日戒三日齋者群聖之所制爲時中乎爲不
足乎今也以六十日爲制者太祝之事爲時中乎爲
有餘乎鄙野之徒何敢辭之想夫期六十日者猶可

也使其有喪者遠去其私第者出何典記乎孔夫子

見齊衰者雖少必立者哀其有喪也吁太祝亦人之
子也何不哀有喪者而使之出其私第乎吾子之深
懼太祝之言且復以爲不知其制之當理與否若人
以不爲怪矣維時澤暑困人不呈荅書者三日予憫
今之罪伏乞吾子宥之恐皇再拜

乙卯閏六月初四

大龍老夫拜

荅白濱覺左公書

今月初九書音隔一疇夕落予之手開緘宛爾如相

對而打開話欣慰無量足下從主君於東京奉承
左右者日久其勞不言而可知也漸而其任已解前
月歸家未拜貴面者頗以爲歉矣去歲以還津陽之
攻戰日々不已足下遠凌千里視一城之爲空原野
衲不移一步知九街之爲丘壘足下之行而視之傷
其目與野衲之坐而聞之傷其心有感慨之淺深者
爲何如哉想是一將之功成者一已之所以爲樂也
萬人之骨枯者四方之所以爲憂也其爲父子親戚
者悲哀之情又爲何如哉況復百姓之有兄弟妻子
者人々磨爛其身無一不離散者乎悲夫疲於徭役

皆頭年不已遙送之夫矣出之其推繼於海陸勞弊

尤甚可勝言乎因茲百姓不耕不耘後年豈有穀麥
之豐稔者乎嗚呼前朝積年土木之功工匠之力爲
五層之崇臺而爲人觀仰者可憐一時爲灰灰矣何
哉世之治亂如手之翻覆而國家之士民各不安其
分朝真慕偽甚至於斯極哉若野衲之輩滄海之一
粟而林間之尺鷃也若非蒙主君恩意之深者何
至於今日乎是皆足下之所直視而知之也今也首
座碩公將見老君的便難默雖賊後之弓強呼禿
筆呈啓書首也頓首再拜

乙卯七月十八

大龍老夫拜

寄安養寺殿書

十一月既望昌再拜白貧賤之士不得近於官府今
亦不容貧賤之士非特今之世爲然自古皆然是
故李太白之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
州一識之貴於人也如此東漢之末有校尉李膺者
擅人群之譽天下翕然宗之士亦榮其接遇也名爲
登龍門又有都護李平者鄉黨之人以其難近爲膺
中有憐甲何其振貴勢干聲譽之過其度哉由是觀

之貧賤之士得官府之門而入者或笑矣爰有一士

之稱氏一公者本江州官家安養寺奴也其爲人也
高標拔俗志操出群不幸而以事遷居於薩州者殆
乎五六年矣山僧野老之一窺公門戶者其心雖若
登龍門觸鱗甲然而公之心頗有一團之和氣每容
接人而不復顯貴勢終日清談不使人厭之若公之
量人無窺測其涯涘者與夫局量褊淺而擇而容人
擇而執交者相去遠矣今公不仕而趣者非亂大倫
有讎佞者周旋於主君之側弊主君之明而妄妨忠
良之士竟不知禍之及其身也於斯之時若公之忠

良亦不得置身於主君之朝獨索其身者無足怪矣
令也結三間茅舍半升鐺內自烹松風任心去留忘
懷得失不知理亂之在其國不干刑賞之由其人見
花之苗而秀今而實則知人之有窮達見月之穹而
圓今而缺則悟世之有盛衰不以久暫貳其心不以
進退異其志雖窮居野處未嘗一日忘吾君也所謂
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者也昔者韓文公之刺史於
潮州之日遠地無可與語者召一老僧號大顛者留
十數日與之語實能外其形骸不幾而徵起還拜京
兆尹垂爲吏部郎中何終身於遠地哉蘓玉堂之坐

於黃州之持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間之

開築室自號東坡居士後除翰林學士豈復終其身
於迂謫哉今公之毀於謫天者如日月之食焉何損
於明必歸其國復其位者可計日而待也予生於邊
塞之地長於陋巷之裏壯年之時猶不如人我今老
矣無能爲也所謂世之賸人也公之於予幸有恩顧
而蒙嘉招者匪翅一日今年秋冬之交予不幸而就
於病床者一兩月矣公辱訪予之病者不知其幾回
矣頃拜賜湯藥之有却老方者一裘即服之則口吻
已潤宿病頓痊覺老之漸却而膚之復初加之拜韋

蘇州書後賜之玉質而金色者三百顆自剖之則有
香霧之撲口鼻而止我之渴者欣榮々々予雖不能
文辭書公之仕止之在天者以寄呈之所愧者眇小
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爲哉昌恐懼再拜

元和初元乙卯十一月 日

大龍老夫書

呈佐鋪王子書

今晨辱賜嘉招於茶室恐幸之甚山何敢高恩意之
深海猶爲淺加焉親扛茶鼎炉中挾歎炭使吾脫塵
汚院裡點龍團々人破孤悶何幸加之也後企跬步

方唐門之下據謝言方唐今之府者必多不立手
夷則十有二

佐鋪王子 閣下

玄昌在判

南浦文集卷之中終

五十三

卷之下

和友賢老詩序

呈雲叔禪師詩

贈小野某氏詩

送雲叔禪師詩

悼熊岳茂公詩

和人山老詩序

悼斷際禪師詩

和人山老詩序

謝人惠木山詩

送達公禪師詩

呈日秀法筵詩

漫興二首序

漫興五首序

贈道味詩序

勉學詩序

討琉球詩序

記野僧行李詩

和天叟禪翁詩

乙卯霖雨詩序

寄樂師愔公詩

齒痛詩序

和榮信二翁詩

傀儡子之詩序

感懷二首序

與恭畏閣梨書 破愚論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和友賢老詩序

孟軻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誠哉斯言也

環溪老先生生於中華文物之國遊於東魯德義之
門滌目於五經六籍濡耳於諸史百家惜乎功成而
名未遂之時不幸爲賊徒所劫奪遙來于日域之邊
地流落民間者有年矣天之未喪斯文也

吾府君義弘公擢先生於民間置諸左右講武之暇
使先生講道義是知惟天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

欲使斯道播於異域乎公暇之日先生留心於著述
觸事興懷言詩爲文者無一句一語不驚人者是皆
出於自然者也非世之學詩文者飄掠潛竊爲工者
之比也近來入洛居止者三年于此矣公卿大夫之
學易學詩者從先生師焉是故洛之以文藝鳴世者
無一人當其鋒者於是聲價豈止十倍哉所謂遊於
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其斯之謂乎昔日先生與予老
師一翁講支許之交者年久矣於是時也予侍老師
之中瓶得一識於先生者非一日之雅矣嗚呼老師
今也則亡雖然以父之執忘莫王之誚締金蘭之契

之域濂洛之流何其誘我之過其度哉予素雖有志
於斯道未曾窺其門况堂奧乎愧赧愧赧一日賦五
言律一章且爲之序以慧予々自得斯詩手之無措
口之不轉舒而又卷々而又舒非營三復之何賜加
之哉予雖不知所以哉之豈敢可默仍攀高韻以求
是正之筆云

采納惟幸

驚駘慚性鈍無日出權奇我久廢詩學公今有羽儀
經書猶滿腹德義每觀頤漸覺老將至逢人嘆暮遲

末裔小比丘玄昌頓頌

呈雲叔禪師詩并序

夫大般若波羅蜜經者大乘之正教而融通淘汰之
所說也李唐之盛有法師玄奘者幼懷貞敏立志夷
簡憂中華之遍不行佛教欲尋印度之真文是故遙
上崑山遠涉恒河十有七年之間經多少之難而得
半滿之教者亡慮六百五十七部備通釋典以利物
爲心矣貞觀十九年奉太宗文皇帝勅於弘福寺翻
梵語爲唐言所謂如翻錦繡背面俱華者乎吁玄奘
何人哉超六塵之境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使世之

如摩訶亞者化之各得其所以者皆法師之力也况

以時配般若則日照平地人無不被其光者般若之
放光興法師之利物其揆一也豈有二致乎太宗曰
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斯言以盡矣我日本神
州而崇佛教者不減中華以故雖諸州之極地以不
被般若之光而爲陋矣隅州有寺名正興其位屬登
下之列剎山名靈鷲者以似印度之鷲峰也星河一
天易地皆然者乎先是不幸而再罹火災般若亦灰
燼矣是可忍也是歲慶長巳亥之秋九月住山雲衲
禪師喜捨資財以求六百卷之聖教寄附于靈山自

今以往晨鐘夕梵勤而不已擬宗猷之舊修教社之
規者誰可不謂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乎哉然則人
皆指禪師而議之曰亦有玄奘利物之志者也祝々
予幸陪此法席飲羨有餘賦野偈一章以奉致其賀
云
釋典金文世不常見多字古幾千霜時哉天亦呈嘉
瑞無現曇華般若黃

贈小野某氏詩并序

孔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海翁解之曰

學者求其在我者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是聖賢之

所以論君子而中行之士亦多有不及之者況於予
乎予之爲性不敏而無一藝之取其名無一才之養
其生是故雖扣富兒之門隨肥馬之塵無一人而知
名者吁四十而無聞林慚澗愧豈可邀乎雖然徇名
徇利者我不爲之焉予熟視世人得一官誇利名者
得其主恩則乘肥馬衣輕裘悻々之色溢于面矣一
旦失主恩則衣敝緼袍無一蹇驢代步趨之難何其
榮衰之早哉吾非惡利名避其榮愛其衰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不知與不遇亦在天豈可得而邀乎

若夫富貴福澤人之所好也貧賤患難人之所惡也
所惡非可去所好非可處是亦在天者乎予僑居于
斯鄉者三四月無一識之顧盼予者一衣一鉢到處
任天然耳獨有小野某氏待予者太厚矣是憐予牛
僮之破也只恨無卑猥之報厚恩可柰之何哉於是
竊借夫子不知不愠之一語賦小詩以呈小野氏聞
下非曰能之供一莞云
坐窺今古誦陳編富貴如雲日幾迂人不知吾何愠
有一衣一鉢任天然

周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伊川先生解其義
云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蓋取
互有滋益之象夫朋友也者講習以道益明故止事
物之當然討論以德日進故至義理之精微若非朋
友何以能之乎以此觀之則不可一日無朋友矣夫
子亦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不以朋友講習
爲緊要乎予之於雲叔翁齡後者一十年若直稱
朋友恐有躡等之名矣熟按趙宋之時有稱耆英會
耆諸老嘉齡或八十或九十獨有涑水先生年六十

餘其締交者不以年之先後避焉然則予與翁取朋
友之交義亦有何妨乎况復素爲法門之昆弟而二
十年之交義親於骨肉之親中誠所同物不得而間
之其堅雖曰通金石冒水火無所不能入豈止膠漆
之堅耳且又視世之疆比之情有以私意苟合一旦
忿怨忽起因之有間隙者予之與翁所不取也只恨
卒逢難期而東漂西泊同席者稍少是僉世事之所
爲也豈復趣之乎予頃以事寓此地翁亦住此山憐
予之無枝可依翁分半間使予居之涼雨之窓新月
之扉須臾之間十生來講習討論不爲少矣不亦說

乎不幾而翁又欲爲工胡之遊其發軔在中秋之前

日所憾者不同席而共賞佳月矣感懷不已賦拙詩
一章代折柳之曲云

世上乖離少合歡無人不道會盟難來宵縱有十分
月君去窓中唯獨看

悼熊岳茂公禪定門詩并序

熊岳茂公者本國和州人也以勇名聞於諸侯
大相國征伐朝鮮以來仕我 鳴津氏者年尚矣
鳴津氏素以好武勇公之勇名赫々然也人偃其威
風望其餘光者不可勝數矣我聞勇有二也所謂就

死也敢爲也祛惰心復銳心卒然而臨三軍不驚勇
往直前無少畏縮者所謂敢爲也患難變故之際理
不當生則無苟求生理當死則慷慨以赴之有殺身
以安吾心者所謂就死也二者人所不能而公所獨
能也孔夫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孟夫子亦
曰生與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
也已亥初夏以來我 嶋津氏有事于國之莊內莊
內不降至臍之初八莊內使伏兵與吾軍挑戰公見
吾軍將有敗績武勇有餘只與坐而見敗績不若入
伏兵之中一揮以全吾軍馳馬趣伏兵戰者數刻吁

勇力也於是公之有敢爲就死之勇者人益信之欽
服以嘆傷焉公平素與小野某氏爲知己予亦識公
者非一日一日小野氏扣予之茅齋語公之勇氣未
敢不流涕予不覺濕袈袈矣因賦小詩一章以代挽
詞云
寒垣草木武威加豈計今令蜀婦鑿身後功名何所
似寒梅吐玉點無瑕

和人山老禪詩序

詩見別集

夫人之生斯世也得性於天々豈可欺乎不可一日
而不保性性者何哉仁義禮知信之五也得情於性
性豈有偏乎不可一日而不正情情者何哉喜怒哀
樂愛惡欲之七也人誰無性與情乎是故情動于中
言彰于外矣不唯人有之鳥虫亦不能無之鳥之鳴
春者鳥之情也虫之鳴秋者虫之情也不唯鳥虫有
之草木之無情風撓之鳴者亦情也不唯草木有之
天地亦然以雷鳴夏以風鳴冬者天地之情也觀夫
漁樵之事業有一曲之歎乃者漁者之情也有伐木
丁丁之聲者樵者之事而詩人聞之沉吟以爲山更

幽者非情而何故謂情有二有心之情無心之情也

無心於情則感人者雖難入而易通今則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可以通金石可以冒水火無所不能通天
下誰敢間之乎若有心於情則婦姑勃礪一情之中
私欲起伏怒而悶之競而爭之聖人憂之後生戒之
故設爲學校以教子弟者修至公大同之德以除私
昵之偏情矣若欲知情之正與偏者宜無若詩人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所謂不可須臾離
者也可離非詩也人山禪老結隱於村庵造次於詩
顛沛於詩今茲慶長甲辰春初以來賦者共千篇皆

是世談之語而不拘風之雅皆出于無心之情者也
近頃詠四序之風景賦十三篇者取義於閑餘十三
紅也吟玩之餘予亦効顰云

惲廣濟斷際禪師詩

泰山斷際禪師以詩鳴于時者尚矣大凡風花雪月
之有雅興也水竹雲山之有佳趣也併以置之吟玩
之中是故起居賦詩談笑賦詩未嘗造顛不必於詩
也常有片言半語則人皆爭而誦之其得譽於當世
者可勝言哉予素雖不解詩禪師之熟於詩者誠能

章瑞世之志也漸當秋之將晚功成名遂而將輟晝
遊之錦艫舟於津陽得半帆之清風者三日於播州
一浦忽爾作李太白汗漫之遊嗚呼今年歲在辰哲
人云萎所謂泰山亦頽者乎於是識與不識無不掩
泣就中泣下最多者伊勢氏貞昌公也公平素與禪
師講交者猶如退之之於文暢樂天之於如滿其位
之最多者不亦宜乎今也禪師之短命不特宗門之
不幸又國家之不幸也予亦同系之徒豈無淚乎因
裁小詩一章以呈貞昌公謹致追悼之義云

歲在龍蛇失此賢豈圖淚雨灑燈前幾回嘆惜屈其
指四十過來纔二年

和人山老禪詩

詩見別集

予五六歲之時老父使予投一庵主之室捨而歸于
畿內河州故里既去而不復顧除庵主之外無一
之可依也竟爲僧苗甬來朝學金剛法華之妙經慕
持消災大悲之神咒然而根之未深蒂之未固者非
不受庵主之恩露爲老父之不耘苗也老父雖非以
爲無益而舍之者只以見公程不見私愛也是故予

歲十有三侍

前建仁一翁老師之巾瓶行有餘

力則誦三體之詩學四書之義々雖近耳不鮮其理

況於其詩之與義乎維時永祿丁卯 老師致日州

安國住持之任退居龍源小室漸而予歲迄而立

老師歲將八十辛巳二月有命予代 老師看龍源

者殆乎十年不幸而罹日州之騷屑曰師曰弟子者

亦離群索居十有九年于今矣辱以

英懼義父公之尊命住隅之正興與安國之兩古刹

於斯之時焚林凋零野草姓劉之節僅有一二殘僧

不改節義殆似淵明在宋之時也我 先師所自出
之處路隔數百里慧日之光輝不及其遠我誰適從
於戲 老師今也則亡有人說道則答之以稻說

禪則答之以錢雖積五千卷之藏書未掌學一字雖
住二三所之名藍不得董衆徒予今歲踰知命匪翅
耗於文書老眼亦翳而不分秦與秦不辯禹與禹營
菟裘賦歸去之外無他工夫其矣吾衰也不復夢見
風雅矣一日門有剥啄出而訝不則 人山老禪之
詩信也開緘閱之有北八顆之明珠珍戴之餘欲報
之以木瓜而不果之老禪重用前韻者五篇篇々以

予言之不及其詩責之想是言者行之根而君子之

樞機也豈可輕發哉竊聞孔夫子慮後人之於言易失深以戒之其之言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皆以其言之過與不及也謂之躁者不能待時者也謂之瞽者不能相時者也謂之隱者藏匿而不發者也皆非中也若然則雖言及之隨過與不及之罪則不能無三者之愆但其不後時而當其可則親炙於夫子之門者亦不能之若能之何敢有夫子之戒乎况我生於東夷之極地長於蓬茨之下地之

相去也數千萬里世之相後也數千百歲固陋而寡
聞使予言詩何敢當其可哉再三辭之老憚責之以
予之怠慢不得已而言之者十篇書以呈之恐不免
傍人之嘲一覽之後見掩璽竈惟幸

謝人慧木山菖蒲詩并序

菖蒲之爲靈昭々也見於本草詠於周詩雜出於諸
子百家之書一名昌歆又名昌陽相傳一寸而九節
者最靈服之使人長生安期生登仙之後空留兩舄
而謾誑秦皇者是也漢武登嵩岳遇一仙人曰吾聞

中岳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長生言訖不見帝顧侍

臣曰彼必岳神耳時有王真者聞之採服不息遂得
長生豈非菖蒲之有靈乎厥後梁太祖后張氏嘗於
室內獨見菖蒲有花侍者不見之右曰吾聞見者當
富貴因取而吞之是月產梁武帝武帝雖非克終之
主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是亦此本之靈者
乎屈原被譴憂心煩亂不知所趨作離騷經以衆草
比讒人獨不言菖蒲者以有君子之德也非寶遺之
尊人不諱之義也有宋之時壘山謝氏作歌託物引
喻者不一其瘦者比台壩五百之羅漢休糧絕粒其

清者比孔門三千之弟子學禮講詩其勁者如義士
之磨青冥其傲者如童女之携玉杖其愛重者如此
况復合千花萬草爲一何敢與此本爭高名乎熟讀
疊山之歌見古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矣

隅州擁護八幡正宮之境内有守廟者數十人其中
有綾氏助秀者世守原口爲時宿老宿老於少之時
有游觀廣覽之志抹其鞋兒携其杖子者有年矣我
日本五畿七道名山佳境無處而不印足跡矣是故
有援俗之標出塵之想非世之張三李四之徒坐井
而觀天曰天小者之比也素爲愛山水取千年古木

葉青々無冬夏之變於是古木回巖其勢似蹙蓬瀛
觀者無不蟬蛻於濁穢之中老坡所藏之仇池石乎
李正臣所蓄之壺中九華乎豈可以優劣而論之哉
比來使一价慧此木山於予々自得之喜而不寐且
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夜則移於涓々澗水之下晝
則置於明々几案之間趙璧未以爲重隋珠未以爲
貴何賜如之因記所聞之一二事實且復副以村吟
一章聊謝厚意云

勁如義士歔如妍九節靈根年幾千此本更無塵俗

魚蓬萊山上遇群仙

送達公禪師歸熊嶽舊梓詩并序

山之鳴於薩陽者其名曰熊嶽 字堂和尚草創一
宇精廬以來的々相承而晨鐘暮鼓晝誦夜禪勤而
不怠可謂塵外佳境矣我雖未印足跡殆知其山之
爲靈也曩昔 西天圓覺大師觀東土有大乘根器
不遠千里而來草創少林之寺於熊峯九年面壁是
亦非符二株纓桂又昌々之識者乎自是以還或稱
五家或稱七宗王宮國都以及閭巷無不有其道矣
我日本亦然千光祖師立濟宗於東京道元禪師起

宗於北越然後關之東西千派萬派今而不止越
夫震旦之熊峯薩陽之熊嶽易地皆然其名之同者
誠自然之理也我聞 字堂和尚北越五派之一而
太源禪師之的々也今續其燈者 達公禪師其人
也禪師之爲人也質直好學恬澹寡言能嶽門下稱
之曰棟梁材觀其志而其行可知也是歲丁未之夏
予爲二三童蒙就于時習之齋漫講論語於是禪師
敲予之室求陪其席予即開戶迎接夏秋之交留滯
者殆百餘日膏油繼晷孳々勤矣顧予蚤歲從師學
道未至夫可中道而廢不得升堂況其室乎中年以

降曲肱於陋巷寄跡於蓬茨擇不處仁久疏顓臾老
匪翅若炭氷之不同其處矣今也歲踰知命皓首禿
髻老眼亦不明其所說者章句訓詁之末耳豈復慚
禪師之素懷乎哉然而感其志之不淺也不得杜口
胡說亂道徒喧人耳而已今也功成將旋熊嶽因賦
野詩奉饒其行云

山寺元無塵世勞始知物外有英豪若令學者仰公
德泰嶽却低熊嶽高

呈日秀上人三十三回忌法筵詩

上人日秀昔水雲之曾而密宗之徒也好修善因不

莫榮利自少有跡觀廣覽之知至老無因仍苟且之
息是故扶乘六十餘州古佛之巍々者靈神之昭々
者或山之佳也或境之勝也蓋莫不行而觀焉天下
佳勝悉在上人杖履之中矣加焉遠至中山之國新
創淨刹偶入一乘之院嚴建佛塔且復有離婁之明
公輸子之巧能彫刻諸天諸佛之尊容々顔其奇妙
也其衆色交映莊嚴光飾者不知其幾多矣漸迨耆
年在 隅州八旛正宮傍擬一二之梵廬於是乎弟
子彌衆矣先是天正乙亥佛成道之日世緣未盡深

入禪定其意在戒世人之欲其生而不解其惑者而
已其苟難之行非人之所得而可及者也是歲丁
未九月初八 正護寺宰賴喜法印預修善根大設
齋會予亦蒙嘉招陪其法筵因賦一詩呈法印座下
云

東西到處創名藍多少昏迷要指南自出九塵入禪
定年光三十又加三

漫興二首序

詩見別集

李氏尤春朝鮮人也既放歸於日域行吟我薩隅二

州之地者十餘年於茲矣不備中間之茅舍不養一

人之奚奴行無招之者去無扼之者衣破履穿頭髮蓬亂其貧窶之甚者可勝言哉平氏中俟下大隅之一士也釋氏吉祥本邦勢州人而天台之徒也此二老行履殆與光春相似我聞人之說吉祥曰吉祥於少之時悟入天台之旨旁傳藏通別圓之教及其壯也窺見伏羲之心頗解吉凶消長之理近年寄跡於閑之西東一錫飄然者几幾多年矣是故其言之富旁若無人然而其席不煖其突不黔瞻之在此忽焉在彼其行履之輕者如萍梗之浮水似柳絮之隨風

人以為可惜矣予聞其語一則以敬一則以嘆已而
語其人曰夫出家為道不住城邑聚落以為本色是
故有桑下三宿之戒者亦有以耳矣雖然我有一語
我其語子曩昔竺土大仙為太子時十九而出家即
隨阿私仙人汲水捨薩難行六年苦行六年漸而積
功累德夙夜不怠三十而在正覺山觀明星而悟道
出山之後著遮那珍御服最初三七日說華嚴微妙
最第一之教百萬衆生鈍根小智而如聾如啞無一
解之者於是著丈六弊垢衣應衆生機說小乘阿含
阿含即若今之因緣說經是也自是以來或住舍衛

國氏樹給孤園中或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說法者

四十九年就中談般若者二十二年謂之融通淘汰
然後說法華醍醐味之教開權顯實以濟度百萬人
天大凡至今三千歲矣然則始雖出家終住處々名
刹者世尊之極功也今當燒香也雖不解佛道之萬
一或称佛宇有修香火者或名精廬有講經論者千
派萬流紀濫於天下子葉孫枝蕃衍於海内王宮國
都閭里街巷莫不有矣今也吉祥歲四十餘而不住
一草庵不化一苾芻者獨何哉中俟亦居於人倫而
不事一主者無君也士之處此邦也生於其三三也

者何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今也中侯不事一君故
其祿不及其祿不及則何以盡生事喪祭之禮哉若
然則學士之道雖多亦奚以爲疇夕之夜有一客訪
予者謂予曰子不聞閭里幼童之言乎幼童相聚而
合三人爲一人而一口相唱謂曰誰歟生涯破者吉
祥光春中俟識與不識莫不擊其節矣予聞之拍掌
而笑因命管城子書二首漫興三子若傳而見之勿
罪於予一人今此漫興非一人之私言爲閭里之公
論矣呵々

是歲四月之望正當覺皇結制之辰雖澆李殘僧然
隨其例自懸其禁網其尅期者九十日矣朝際楞嚴
勝會午陪法華經筵其僧苗之似稗者有少息則戒
之有少睡則攪之不恕已之懈乎業而責人者太嚴
不亦誤乎於是結制前後十餘日雷雨轟地潢潦滔
天雖咫尺鄰舍如隔千里我半間茅屋半間井漏無
甌移一蒲團徒誦老坡破屋常持傘之句耳於斯時
也無人之與一椀茶者無樵之擔一束薪者茶竈之
中其生者蛙與蝦也是故炊爨者亦不舉之寂寥之

餘焚香默坐即有戲言之出於思者五篇立成雖然
卷而懷之畏人之知之傍有毛穎子掉其長舌而使
其戲言發之於外矣想夫有知我者聞之以爲其理
固當若不知我者以爲我有貪心貪心亦世人之所
不能無也欲寡貪心而未能者野僧之鄙心也愧赧
愧赧時我門下有名參者當首座之任有名津者司
典藏之職彼二子者聞予戲言口之不絕予即告二
子曰聞諸先哲曰曩者蒹葭雉免者之言有當於理
者特君亦所得而取之也其不當者雖居位者之言
何敢取之況予無似之一老漢而世之賸人也其學

也何足爲世之用乎二子其思之勿使我家醜洩之
於外者幸也

贈樂師道味詩序

詩見別集

大凡人不能無其志志之形於言是謂之詩騷雅文
辭亦皆無不由焉若有其辭則咏歌之咏歌之不足
則手舞之足蹈之而動其容矣蓋舞蹈者所以導其
血氣固其肌膚也非特舞蹈者爲然視之者以養其
目聽之者以養其耳然則舞樂之爲藝不可斯須去

身者也我日本亦雖非詩騷之辭但以假名字詳記
古今興廢之事被之舞樂以養人之耳目亦中華咏
歌詩騷之比也樂師道味者洛陽人也素妙於舞蹈
而其聲容之感人者多至於忘食忘憂矣是故閑之
東西無不知其名者矣比來蒙我 龍伯翁之嘉招
留滯於是邦者三五年矣是歲夏四月 翁命有司
新營舞殿使人々視聽焉所謂與衆樂樂者乎於是
大夫諸士群聚而視之聽之商賈農夫芻蕘雉免者
亦輿有喜色而杜告曰吾君庶幾無疾病而其壽能
保九千餘歲矣嗚呼 翁之仁心至大至公而同人

因用舞樂故事而綴俚語五首以寄樂師道味云

勉學詩

孔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至哉言也蓋學之爲術溫故知新則所學者在我於爲人師乎何有師也者所以解其疑辯其惑者也若夫不溫故知新則何敢當其名乎爰有姓中江而以鶴爲名以松爲字者歲垂志學其爲人也性閑而寡言才茂而未學是故老親某公使之予投予之小室學小學之書予

即許諾爾來使之坐於几案之下而誨之曰夫學以
詩習而熟業以日遠而荒想夫十室之色才之義者
不爲寡矣勤而成其才者或寡矣不患其無早得唯
患勤之不至矣之子聞之外雖似勤之內有未至者
雖讀數卷書未至南容之三復雖揮一禿筆何窺右
軍之十襲其懶惰之無匹者可勝言哉然則老親之
使之子投予之室與予之許諾於老親者俱化烏有
去而予之才不成者其罪爲在予乎爲在老親乎且
復時々見白雲孤飛起歸欤之嘆若是憶仁傑之孝
養則猶可也少爲內荒外荒則不可也有其歸欤之

觀也已今之子雖在予之小室而心在我之故里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乎唐韓吏部戒其子以學與不學者之一爲公一爲卒之事予其勉之勿半途而止勿中道而廢嚮之所謂可以爲師者今非謂之子之子才異日若成之則必可以爲人師予之所期所祝在茲而已野詩以摠情素云
勤則知新怠則迷爲公爲卒隔霄泥寸陰尺璧莫輕擲須學南容復白圭

討琉球詩序

詩見別集

薩隅之南二百餘里有一嶋名曰琉球使小嶋之在
四方者并吞爲一而爲之會長矣予聞之黃耆曰昔
者日本人王五十六代清和天王之孫其名曰六孫
王本朝源家之叢祖也八世孫義朝公令弟爲朝公
爲鎮西將軍之日掛千鈞強弩於扶乘而其威武偃
塞垣草木是故遠航於海征伐嶋峙於斯時也舟隨
潮流求一嶋於海中以故始名流求矣爲朝見巢居
穴處於嶋上者頗雖似人之形而戴一角於右鬢上
所謂鬼怪者乎爲朝征伐之後有其孫子世爲嶋之

右髻上至今風俗不異中改流求二字今從玉而爲
琉球矣黃者之言未知是否會長之祖不知阿誰昔
朝於大明皇帝皇帝賜之衣冠且錫爵位爾來世
稱中山王今稱亦至今不絕矣數十世之先爲我
薩隅日三州大守嶋津氏附庸之國歲輸貢獻於我
州比來不隨我號令者有年於茲矣是歲戊申有
大守家久公之命遣二使於彼國今素有三司官國
之公卿世守其職時有一聚飲臣名邪那者補一官
闕以汚公卿之衣冠邪那見我二使之來也以色可

否以顧指揮二使亦不知所云空手而歸矣於是不
得已而使數千兵行以討之嗚呼琉球日薄西山運
其極矣何其不念苞桑之戒乎哉予桑門之徒也雖
不與國家存亡之事見此兵戈之將出而恐彼敗禍
之在社席之間也不顧才之拙與語之俚漫賦俳諧
體十章首章先述天與人歸之義兼祝大洋波平而
兵船之安如泰山之安矣次章仰諸將威武動搖乾
坤其次三章述欲富我國舉一邪那好行小惠降我
義兵之不早也且欲我諸將亦整其部伍有其戒心
也其次二章訪知己之在彼國者且復我前師之徒

彼國終焉此時恐興藉之若失却兵火而賦之其次
誅巫覡謂神祇之托言於我感世誣民爲身謀者矣
末二章彼國風俗愚而多詐不乞降於我後必患有
不得致忠孝於我君父且復兄弟妻子離散赴遐遠
之邦而言之書以呈之於伊勢氏兵部貞外郎以
供一笑云

記野僧行李詩序

愚本生於貧士之家長於九俗之里常衣縕袍之破

而不復夢見締綌之涼及其壯也不知慮事有豫之
義故著暑衣於隆冬衣寒衣於盛夏加焉不脫細軟
之服漫入塵市更著垢膩之衣忒上佛殿且復東西
馳走踰嶺辛苦動卒其歲矣昔者周公賦七月之詩
預備子田乘之事矣愚竊雖聞此義其下愚之不移
者豈復爲何如哉今也愚年過半百者僅四五廢學
倦文逸居終日未嘗一修其家業況於其學爲人之
道乎哉懶眠高卧之外喫二時粥飯而已默顧愚之
生匪雖非邊韶五經之笥日鼓便々之腹每移李程
八瓿之昏時添懶々之眠愚不能思此不此其類矣

嗚呼後學之輩使若愚懷酒者可如惡惡臭以遠之
不爾則從其惡者如下懶舟然勿懈于心可也
十二時中夢覺稀學之不講事皆非可憐吾輩異其
曲夏著寒衣冬暑衣

和天叟禪翁詩

是歲壬子七月既望偶解后於天叟和尚於魔府聞
昔和尚視篆於球陽大僧錄司圓覺精廬者十餘年
矣已酉之春球陽有騷屑之事國王亦有出亡之憂
於是公卿士庶亦無一而不失其所矣庚戌之夏

和尚亦遠航於日域在攝州大坂城城主

秀賴尊君聞和尚之爲人而有接遇之禮者匪翅一日當其告歸也尊君餽之兼金餽之新衣蓋行者必以贐之義也和尚何爲不受乎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道畫錦之榮何以加焉今也和尚在薩州魔府待一帆之風者一兩月矣維時三秋々風自西風之自北者在三冬之時想是和尚之錦旋在十月霜葉之時乎一日少年之奏樂者賦二篇詩以贈焉且復自寫此詩以示予其意在督拙和予素不學詩雖然於少之時也與衆人唱和者有矣今也老懶衰情歲水

方風雅者予知幾多歲矣利尚之命豈可
枯腸借其芳韻以預奉賀錦旋之榮云
故國無心赴海涯海涯千里自閑邪爲翁
錦十月霜楓二月花

乙卯五月霖雨之中在正興粉寺賦詩并序

予本日州合肥南陽人也幼而入於州之安國一翁
老師之室隨侍巾瓶者年尚矣老師之導二三子者
靡一而不隨其材器者或有導之誦經者或有導之
學書者或導之假字之字以其理之易通其事之易

達也其教人者猶孔夫子之於諸弟子也各隨其材
之高下成就後學以欲爲世之用者也老師之道予
者以記誦訓詁之學予受其命朝學大學論語之文
暮檢廣韻玉篇之字是故頗知一大之爲天土也之
爲地所謂記誦訓詁之學也斯學也所知有限有得
於此而不得於彼徒費記誦之力未能辨其義理屢
勤訓詁之學未能勘其舛差譬如精衛之聚木石而
欲填海布穀之勤種播而頻呼雨何哉其愚之太其
而其實之未至也若夫鳴於詞章之徒諳風花雪月
於吟裏容山川草木於胸中加之硯澠大海筆倒三

江造次顛沛於詞章嬉笑怒罵於詞章者東西諸州
肥馬輕裘安坐而食令人瞻望咨嗟者九幾多人乎
予今行年六十未知一非欲學天詞章則耳已聾目
已眊徒嘆其遲暮而已是歲慶長乙卯夏五以事候
於
惟新尊君霖雨連日雲霧推而不去偶來正
興粉寺與一二殘僧話旧者三五日矣推枕軒裡聽
雨賦三首漫興以述志之所之云

鄉關千里喜生還至老羞吾剃髮斑富貴薰天皆外
事獨緒黃卷對青山

五月風涼氣似秋遶檐點滴暗生愁一奴年老一奴

幼欲出肩輿不自由
少小遊無如境佳遙思往々秣芒鞋近來漸覺吾衰
甚到廬逢人說老涯

寄樂師幡公詩并序

虎溪有一士其名曰幡京城樂官也其爲人也技藝
鳴時高標出俗聲容之盡義蹈舞之中節雖累百樂
師而無能及此一士者其徒十餘人或奏之鼓或吹
之笛或有正其衣冠者或有捲其簾幕者加之狂言
綺語之徒緩歌慢舞之輩其藝不一皆隨幡公之指

麾者也斯人之爲樂也雖曰京城繁華之地而人々
爭先而覩之況於東西之邊地乎是歲慶長乙卯秋
七月奏雅樂於玉龍山下公卿大夫衆士庶民之群
聚者不知幾千人矣予亦欲行而觀之命其杖子秣
其鞋兒臨其將發也或告予曰今日之盛筵無繙無
素皆當時執權之人也是故武夫夾道從者寒塗人
皆畏威而趑趄附勢而僥倖得其門者或寡矣今從
翁者僅一僧一僕必爲小吏罵若是不可乎予聞其
言而是之曰予本山林之士不能駢肩於執權之人
與其行而悅於目孰與止而無憂於心即留其行矣

鳴呼不行而觀斯盛事者予之不幸也因賦詩以述老懷云

老來已覺去歡悰風月雖佳情更慵會得舞衫歌扇態我今閉戶識聲容

齒痛詩并序

古之能記歲時者之言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予今學其語曰一齒落而身體知衰豈非天運自然之理乎大凡人之有老幼猶物之有榮枯豐草之綠縟者其色已變佳木之蒼蘢者其葉已戰然後山川黃落

異乎春夏之時矣其於人也亦然紅顏之爲蒼顏黑
髮之爲白髮貴人不曾饒賤士不曾鮮然後鶴髮鮐
背又異乎總角垂髻之時矣予也行年六十老色之
日上乎面懶惰之日如乎身且復牙齒之動搖者匪
翅一二歲秋之仲一牙將落一齒太痛及其痛時
也湯藥不得飲之況於咬菜根乎所謂頤中之物噬
之不嗑者乎予之所愧者塵勞未消諸妄未息每攤
古書欲解其理常居陋巷欲送其窮何其謬哉維時
積雨吹晴天朗氣清耿々不寐因賦枕上吟一章以
述老懷云

牙齒今年漸欲虧動搖妨食痛難治終宵不睡聽更
點二十五聲無一遺

和榮信二翁詩之序

榮信二翁者本閩西人而江湖之一耆耨也丙辰二
月不遠千里始一步於東閩之地梯山航海遙來於
西塞之極地其志大哉於是欲掛一錫而無一枝之
可依欲學一經而無一師之可隨卸包笠於予弊廬
者一兩月矣二翁各賦一詩述逆旅之懷且問予爲
學之一端予雖不當學者之名以其年之生於二翁

之前以昔日所聞於老師者告之其之言曰有宋之
時晦菴先生有謂云讀書之法有常而不懈心靜理
明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格
哉言也予說之曰讀書之要貫穿經傳馳驅古今或
有下帷而講習者或有不窺園而精力不倦者其業
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焚膏油以繼晷者所謂有常
而不懈者也焚香默坐而手把經卷者所謂心靜理
明者也雖讀聖賢之書徃々從俗浮沉徇情縱欲不
能自振者所謂徒誦五車者也晦菴讀書之法豈爲
無意乎大凡天下事理是與非而已不能分辯之則

人各墮於一偏矣是亦非無常而情者乎嗚呼書生
而家積牙籤之三萬軸雖一々觸手以檢之不能時
復思繹浹洽於中則徒玩物喪志者也於學有何益
乎大抵人之以學鳴世者以馳乎書林翔乎藝苑而
爲至矣是故筆誇瘦肥詞巧雕繪往々爲人推重人
孰惡此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何敢徇之於外乎
哉魯仲連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是世之貴道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之所爲
也古今之事布在方策從與不從在其人而已今也
二翁欲知濂洛閩之學溫其所已聞見之故知其

所未聞見之新々之理寓乎故之中者也然而貧緣
故習則不可也貧緣則事不筮決而瀆者再三終不
知其適從矣閔中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旧見以
求新意可也自今以往手把一卷有常而不懈時々
剝讀着之不覺有勑得而意自足何爲貪多乎且復
人之能爲人者上戴天下履地中垂心不欺之爲用
不欺之爲用則非惟事於内外神而事我心神者豈
復有二致乎况於事人乎不欺之用豈翅小補乎哉
予觀夫二翁之爲人頴悟神速而堅利之器也雖遇
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必能治之不必半塗而廢

矣若然則雖曰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豈可不治之乎
吾聞之書生之業專於考索者多傷於煩而失之不
及驚於虛遠者頗居於簡而失之太過是皆不能無
其弊者也學要其中若其可取雖庸人孺子之言有
所不廢若其不可取雖公卿大夫之言亦奚以爲况
俗儒記誦詞章之習乎二翁修德講學夙夜不怠不
待我言能察此理矣若夫予之贅言無益於二翁二
翁棄而如土者幸也曩昔東坡與穎濱在懷遠之驛
對床誦韋蘇州之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詩兄
弟相約早退今也二翁之對床者即二蘇之連壁也

番用前詩之韻書以供一笑云

吾伊聲靜戶深閑客舍十年冰檠艱燈火對床何所
似二蘇連壁出几間

元和丙辰四月廿九

大龍老夫玄昌書

傀儡子之詩序

夫木偶人之發機能踴躍者所由來者漸矣曩昔漢
高帝爲制服匈奴耀其軍容自恃兵強單馬而進其
志欲必吞匈奴先發兵於鴈門平城兵未盡到匈奴
使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之山者殆乎七日

高帝欲出無門使陳平爲奇計陳平亦知帝之窮兵
黷武而危其社稷也使畫工圖姦女間道遣人遺匈奴
妻閼氏々々素有妬忌之情因茲深疑單于之貳
於我矣且復陳平造木偶人自運機關者使之舞於
埤間於是閼氏畏奪已寵因謂單子曰漢天子亦有
神靈得其土地不得有之丁此之時單于開其一角
高帝幸得生還然則木偶人之戲非無其計向若無
此戲高帝作匈奴一抔之土何開四百年之天下乎
一偶人之有其功者歷狝狝之百萬者不亦大乎顏
氏家訓亦有謂云古有郭氏之業滑稽而駭人視聽

者其頭病禿矣後人造木偶之頭禿者呼爲郭禿是
亦古今之義談也是歲元和丙辰之夏有傀儡子之
作戲言戲動者乘馬從從來而徘徊於我薩州矣匪
嘗有木偶之面目機發而太似人而已主客相搏兵
刃伏尸流血漂鹵立有興發而使人嗟傷者不可勝
言加之有一老婆之彰我君之隱者有一幼女之救
我主之命者何哉老婆幼女之冰炭其心者若是其
太甚乎是亦命之所致也一傀儡之藝誰敢称述之
乎觀者駢肩累跡無不發感之聳動之矣予也老懶
衰憊脚疲而不得到於戲舞之場因賦野詩三章以

寄欲往觀者之如予之跛脚而不得往者供一莞云
託名傀儡有諸郎弄假弄真成幾行空作昂藏無別
事兵家勝敗使人傷

刻木牽絲西復東運籌帷幄何功悲歡惟在刹那
裏戲舞瞞人郭秀翁

興亡細說淚潛々白髮紅顏舞袖斑老去深處一無
藝全輸木偶運機關

元和丙辰五月 日 雲興散人書於魔囂々陰

感懷二首并序

大凡人生於天地之間者不能無其業人々勤其業而正之有道者是謂之學農學爲圃商學殖貨皆不能無其學爲士者之學各學其道道也者男女上下各異其道所謂人倫日用之所爲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是故爲臣知其事君爲子知其事親弟子而知其順師友兄弟而知其分先後皆莫不勤其事業矣斯學也不求聞達聞達自至孔夫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然而祿之及之與不及者天也豈可加之何哉學之以俟其時時若不至君子不憂之是故生則以

順事人而行其所無事死則遺俗流風猶在存者十
目不能視而誅之十手不能指而議之其所遺於世
者見思於人而已是之謂爲己之學斯學也不求於
外而其聲名及於遠者大者者也所謂爲人之學々
業太狹而以見知於人爲事矣常徇利名每誇富貴
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其行或過高而少誠實或污下
而多卑陋欲求聲譽々聲却少醜聲益多其所遺於
世者見惡於人而已斯學也求名於外而其醜聲獨
露於近者小者者也豈復有流芳於永年乎哉前廣
濟雪岑和尚生於府君親族之家請學於相國仁如

之會裡嬉笑聯句怒罵聯句誦經於是說禪於是八十餘年口不絕吟手無廢卷定山稠廣之中在四十餘貧之僧徒鳴其文學者二十餘貧人々懷集句之略韻抄古來聯句剽掠僭竊爲工誇人不知我之所以自裁之是故不誦三體之詩不學四書之義况復四庫之典藉乎偶題一句則不本於唐宋諸賢之詩偏本於我雪岑師翁之語以之誇一時榮一鄉有使此浮名及之遠乎今問其僧輩之行李則有續他派脉鳴於一時而全復化烏有去者又有以膏醫之術惑世誣民鋪口四方者或有離群而還俗者或有辟

世而爲鬼者今住人間者殘僧僅一二人而已雪岑和尚之遺風殆乎泯盡矣嗚呼時乎命乎此地之梵社逐日凋零可如之何哉是歲元和丁巳暮春予偶隨大守家久尊君之太師路過伊川見定山之不
如古昔也賦戲吟二章聊述旅困之老懷云

昔時廣濟雪岑徒飾外虛中年已徂三十餘僧懷略
前誨人文學一人無

除却松杉無法音定山遺跡更難尋遙思四十餘年
昔歲列諸徒侍雪岑

暮春十又八

大龍老夫書於魔嶋小陰

與恭畏閣梨書

京城々西有古招提其名曰法輪虛空藏菩薩所出
現之靈地而道昌僧都所行道之淨刹也頃修其香
火者有一閣梨其名曰恭畏小野仁海之末流也先
是以事流蕩於日隅二州之間者三霜于茲矣於是
密宗之同流隨以傳其密印者不爲少矣去歲己酉
秋之仲訪予於正興古寺即擁帚迎接半日閑話々
及文學之事予聞其言之富偏疑其文學亦有成我
心好之到廼逢人說恭畏閣梨之爲人匪翅傳仁海
之密印且解文字者亦無懈於令世之士矣是歲庚

戊秋冬之交恭畏留滯於斯地而投宿於同流之草
庵者一兩月矣於是講蘭盆之經無貴無賤無長無
少無不陪其講席矣經乃宗密之所疏元照之所記
記与疏半述儒教之義以釋焉今恭畏所講說者宗
密之疏而已然後講日本官職之鈔數引論語其中
非毀集註之異和訓其意在難予之教童蒙之義有
人告之於予予爲不聞者一不詰問矣一日恭畏闌
梨携總持院甚亮清水寺順泉敲予弊廬予即出而
接之於此時也恭畏懷論語集註出之謂予曰集註
和訓背字義者惟夥矣予問之則曰五十作卒一字

者何哉和訓直作終卒後世作文者以五十字爲卒
字可乎予卽應之曰朱子按史記云孔子晚而喜易
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彬彬矣是時孔子年已幾七
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朱子之所註何背其義乎恭
畏如襲而不少解焉又曰雖蔬食菜羹瓜祭瓜作必
者非也又曰沽酒市脯不食集註以爲沽市皆買也
者朱子之誤也買作賣可也又曰不間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間爲間隔之義者是也間爲別異之義者非
也又曰以其子妻之子訓女子者非也子男子之通
稱也可訓子而不可訓女子也使此和訓導後學者

南齊書

卷三十六

恐是陷於迷冥之中其色勃然予緘口語於心曰彼
淺識之人深著故習聞不能解者捨置而不答焉古
之道也即下氣柔声而謂恭畏云集註者五百年來
天下書生所從而學也名儒碩德無間然矣予今教
童蒙者受之於師非我一人之私言也恭畏亮察焉
既而日漸將晡恭畏告歸予送之於華門外一揖而
相別矣爾來恭畏每逢人誇己之長說予和訓之短
非獨告我同流者告之於諸士以長傲且遂非矣予
聞之不得已而把筆辯焉夫論語之爲書也昔者有
齊論魯論古論之三漢張禹合魯與齊之論爲一至

鄭康成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合以爲
一至於後漢曹魏氣象萎蕭之時南陽有何晏者爲
之集解原夫聖道之行於世有晦有明蓋自周衰孟
子沒斯道晦盲若夫濂溪周先生生乎千五百歲之
後繼不傳之正統垂興斯文已墜誠天之所畀也斯
道之晦盲至於斯時煥然復明於世矣周子傳之河
南二程二程傳々至於朱子而斯文益明朱子爲四
書集註集註出後何晏集解靡一不泯矣按翰林胡
廣進書表云自王道衰異說蠱起熒烈於秦火穿鑿
於漢儒一切趨於苟且貪緣故習鮮克正之夫否必

有秦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
滿之道著悉掃秦蕪之蔽六開正學之宗云々此進
書表者天下名文也恭畏未掃秦蕪之蔽不赴正學
之宗何下觜於此間乎大凡四書六經之古書經歲
月久不幸有誤其字者有脫其簡者後之賢者患斯
文之湮晦也不改經字而唯曰某字當作某字而取
義於某字者不遑枚舉焉大學曰在親民程子曰親
當作勑而取義於新民後生作文不聞親作勑又曰
見賢不能舉人而不能先命也程子曰命當作忌後
學之作文豈以命作忌乎五十作卒者亦取義於終

卒而已後之學者製詩与文何以五十字作卒字哉
且夫瓜作必沾訓買間訓異子訓女子者詳在集註
與大全書欲一々說其義則予似好辯恭畏雖聒其
學請咨詢於識者矣夫文字載道之器而牽於義趨
於類則雖一字含衆理矣其爲用也要明其理不能
明其理雖多亦奚以爲是故有釋門之徒具正法眼
者能明其理則以文字爲古人糟粕也我達磨大師
不立文字不立文字者恐人之不理會斯目已一大
事而執滯於文字也所謂得免忘蹄得魚忘筌者也
雖然學者若不深於斯文字者何以有傳道受業解

惑而達其理之蘊奧乎哉今恭畏之所學僅爲訓詁
之學而已學者而泥於訓詁者知道者之所以深耻
也韓吏部曰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其斯之謂
與嗚呼恭畏拘於舊聞一無新得則何足以爲人師
矣若夫口學語則三歲童子也是道得若不自得則
八十老翁亦何解其惑而知其至道之妙乎哉予平
日見人之不分秦秦不辨刀刀者非特告之章蒙之
在吾門者已亦恐有此誤使其人聞之欲其誤之不
顯於外矣想夫有庸流者使之告恭畏恭畏不攻之
於庸流之不迂善悛惡者而攻之於予之欲盡忠補

過者何其戚之甚乎哉我今說集註和訓之權輿昔
者應永年間南渡歸舫載四書集註与詩經集傳來
而達之洛陽於是慧山不二岐陽和尚始講此書爲
之和訓以正本國傳習之誤當是之時東山有惟正
東福有景召二老時之名衲而同出於不二之門非
翅精此二書人以博學多聞稱焉我桂菴老師從二
老而聞義殆熟矣大明成化年中我桂菴老師南遊
大明在蘇杭之間者七年矣於斯時也覽倪士毅四
書輯釋曹端之詳說其餘註釋粹者數部猶有至理
之未得者咨決於學校諸先生其理彌熟矣歸朝之

後結葦廬於薩州唐嶋縹素之從而學者不知幾多
人矣其中有一月渚達其具義我一翁老師在月渚
之門聞義熟矣至於章句訓詁之末者予亦久隨侍
一翁師頗解其義矣今也恭畏爾忘己量之所稱欲
指集註和訓瑕疵者蠡而測海虵而撼樹者也其矣
恭畏之不安分也且復未理會文字而欲汲々於名
者非貪而何繫人以口給勃然而變乎色者非瞋而
何不覺已學之卑陋而有欲上人之意者非癡而何
闇梨而不離貪瞋癡者釋門之一罪人也爾不聞黔
之鹽乎黔州元無鹽有好事者舩載以入放之山下

虎見其形之厖然也。以爲將噬已。而蔽林間窺之。既而聽其一鳴甚恐之。近出前後則僅蹄之而已。虎喜計之以爲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而斷其喉。噫。形之厖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恭畏爾其形。厖其聲宏而出此躁妄之言。人皆知爾之技止於此。若不出其言。人皆恐而畏之。自今已往。猶未之思。而出躁妄之言者。被虎嚙也不難矣。熟觀彼之行履。爲轉法輪乎。爲摧法輪乎。振錫於東西。求一識於公卿之門。幸有得識者。自負其才。以爲我學已至。矜已之能。蔽人之賢。匪翅講顯。

密二教雖曰聖經賢傳強其所不知以爲知矣其亦
謂國無人乎往々與人商論好已之言勝欲及怒於
人者水中之蟹而不啓蒙於已者井底蜩耳恭畏恭
畏吾嗟爾之不知爾以不知爲知則爾之所說密教
亦以不知爲知然則酌仁海之清流而漏其泥以陷
後生於濁流之中矣爾今以恭畏爲名而其行不恭
畏我今說二字之義爾傾耳聽之和從不逆謂之恭
懼而心服謂之畏夫名者實之賓也其言悖而其心
不服豈復可謂當其實乎無其實者虛名也恭畏年
逾五十惹虛名於華夷可羞之甚也我之我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爾以密爲宗若約其宗深秘而不
出斯不知之言誰敢侮爾古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今我卑詞使爾罵且辱者爾之所召也書以贈焉

慶長十五年庚戌十一月 日

雲興散人書于正興室內

南漢文集卷三

雜記

五

25

破愚論

再與恭畏書

傳曰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
誠哉斯言也爰有恭畏者其學固陋而其材樗散也
獨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其意向扞格而貌雖從人而
心不服人謂我智而正已之事略而正人之事詳是
故雖曰流輩毀譽相半矣去歲之冬問予以論語集
註和訓之事即雖說朱子之義不去舊染之汚深流
於故習之蔽莫能知其指歸予亦悟其議論之乖角
也舍之而不啓不發且不復也及其退也以予和訓

爲非其正每伺候於公卿之門誅之以予之導童蒙
於岐路矣數月之後綴一首之卑文寄之於我同門
之朋卑文傳而達於恭畏俶靡於是恭畏答不以文
而引予卑文之出其語者且復哀禪話佛語作一卷
鈔名曰破收義矣亡慮一萬三千六百餘言字々論
集註和訓之非詳其所說之理々之異者豈止氷炭
而已哉所謂求諸人非諸人者其言之當与否待國
人之公言者也強把秃筆再說其不會正理者以破
其愚云

述而篇第十六章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集註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与
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朱子說之者詳矣

福建龔用卿四書集說云此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
故發此以教人也蓋曰年或不足則學易之功有不
終易不終學則吾身之過未必無使天假我以數年
得以終吾學易之功云々予素雖昧於易書竊附已
意以解恭畏之感聖人生知安行未必有終學易之
功之患其語默動靜之間胸中灑落無非易道然而
爲後學設教曰天若假我數年以終學易之功若然

則假令雖有小過無有大過矣蓋易道無窮非一蹴而可至爲使後學々易設此不得已之辭又恐後學之道聽而塗說也不則年已幾七十而何有假我數年之嘆乎今恭畏不鮮此理謂人五十而知天命故爲學易之年矣聞之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者聖人未必然爲後學設教以爲人自其志學之年爲之不厭欲學者之至於不踰矩之年吁孔子之聖而至於五十豈復始知天命乎謂五十而始知天命者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又何以稱生知安行乎聖人若五十而始爲知天命則後學者雖至於皓首窮經不取

天命而斃矣然則後學之輩修得幾生以有學易乎
恭畏其學膚淺而不去故習以五十而知天命與五
十以學易併以爲一矣且此章以引史記與他論而
非朱子且復非其和點者如跛者之欲行豈有不仆
乎爾未知程朱之學容易說學易之理以穿鑿之者
不啻已之不知深背天理者也北溪陳氏曰讀書之
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云々此四之戒無
一而不在爾躬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今爾之所學
者非王輔嗣所註之易乎我今引文獻通考所著以
銘爾之肝矣其經籍考云王弼易註略例繫辭註十

卷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况其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恭畏以童心淺智欲闚儒閑且復欲闚易道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我聞清家環翠先生者京城聞人也講古書之暇鈔諸書者卷帙鉅多是亦紀濫於京城誰得聞然乎學清家之徒者以五十而知天命與五十以學易混而爲一亦可也不學清家而其學宗朱子者何敢

混合之乎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其爲書也廣大悉備云々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
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
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
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云々程夫子之言不可罔也
鄉黨篇第八章

沽酒市脯不食

集註沽市皆買也詳說孔子凡買得酒買得脯都不
食云々四書閨色云此記其飲食之謹蓋酒雖爲
人合歡然家不得以常有沽於人者恐不精潔而足

以傷人故聖人寧親罄之耻而沽酒未嘗食焉脯雖
爲食之輔然庖亦不得以常有市於人者恐不精潔
而足以傷人故聖人寧菜羹之薄而市脯未嘗食焉
云々韻會小補新本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通作沽
論語沽酒市脯不食又別出沽字說文沽水出漁陽
云々監韻舊註買也誤又虞韻略也予今辨之曰監
韻一字書而非謂論語沽酒若謂論語沽酒此監韻
舊註買也誤之七字在不食之下爾蒙昧故不辨其
異混以爲一何其包蘊之甚乎哉我攤韻會雖告論
語與監韻之異爾勃然變乎色爾之徒亦不知其理

與予錫口者爲之故也音會者天下所無有也非
予之所得而私也爾雖昏蒙攤之以咨於識者矣爾
之流輩在此地者至今不辨其真贋往々逢人引韻
會沽買也誤以非予之不改沽酒之誤是亦爾之吹
虛故也爾之徒吠其聲者不亦宜哉爾不知故以姜
玉章沽諸与此章沽酒欲併作一以倭書式目爲證
者可發一笑矣我今說文字之異其訓方一字而方
舟之方併也用之曲尺則方圓也用之方策則簡冊
也萬邦之方之方嚮也不可方思之方筏也雖一字
而含衆理者不可勝計矣沽之爲字亦然賣買相通

用之沽諸則賣也用之沽酒則買也爾何守一隅而
壅其面乎嗚呼以爾之不明爲朱子集註之誤併沽
諸沽酒之二章以已之私心欲矯朱子集註之義猶
螢燐欲增輝於大陽多見其不知量也

同章

雖䟽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何止陸氏之言新安陳氏亦曰
瓜字本齊論然瓜則菜意重作必爲是且復四書五
經難字直音第一卷論語鄉黨篇之下云瓜音必瓜
祭者必用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此直音明白

也不解此義引皇侃疏以欲改集註者爾之蒙未啓也

公冶長篇第一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以其子妻之

論語詳說其子夫子之女也孔子乃以已之女爲之妻云々四書詳說者監察御史四明曹公習古之所著也詳說朱子集註之義故名詳說俾初學之士易於曉暢者也爾知清家之有倭點不知集註之異倭點男女共稱子用之男子則訓子用之女子則訓子以其理之易通也詳說之所著用何鑒之若爾之愚

偏知其常而不知其變者也所謂小丈夫之執一而
不通者也

先進篇第四章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去聲

韻會諫韻問皆也非也論語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據韻會則問非也然而新安陳氏曰問字不必
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昆弟
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云々問字去
聲何止訓隔也

述而篇第三十四章

予疾病

止

詠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詠力執切本于切音集註讀爲理之音理與類其音相通者誰不解之古昔之時始爲翻切者未聞學梵音之悉曇梁沉約撰平上去入四聲字譜何敢學悉曇乎今此地之爲訓詁之學者雖曰黃吻少年一見翻切解其字音者響應矣何必傳悉曇者獨解其音乎詠讀爲類音亦可也讀爲理音亦可也有何妨乎爾何慣清家之倭點付之面墻乎薩隅日三州之學四書者皆就朱子集註誦之一百五十年于茲矣今雖曰斧顏白髮之人皆讀爲理音爾今始聽之而已

何其隘乎

憲問篇第十章

或問子產云々問管仲^止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集註齒年也云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終身非

終其齡乎記文王世子齒亦齡也取終身之義據記

以訓齡於義爲長矣爾今爲之非者乃分之過也

爲政篇第二十一章

或謂孔子曰^止奚其爲爲政

四書開心切解奚必居位治民而後謂之爲政哉我

之不仕之意蓋如此耳子其知之否乎字註云奚之

何其指仕而居位言爲作謂字者爲政即上爲政意
予謂凡檢古書謂與爲相通用之者往々有之左傳
晉侯侵曹伐衛云々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註救宋而
反棄之將爲諸侯所怪又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
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東陽許氏曰不可以爲道
猶言謂之道是其證也假令其音雖不相通知道者
以易通理爲要讀爲謂爲政則其理易解以故予詳
考開心切解加此倭點匪翅於此有其字訓之易解
其理者雖曰百千萬言我亦加倭點人無古今能解
其理者能之何必若爾之言抱於清家之倭點乎讀

其書以爲已任則何敢讓於師乎况復以不知者之
誅我亦恐之乎若有與我同志之人者講習討論以
是處是之非處非之是亦非恭畏之所可企及也
四書開心切辭者翰林學士九我李廷機之所著也
翰林劉曰寧序其卷端云四書解說若干言一解一
說咸自古聖賢本旨中來云々繩萬古之絕學闢萬
古之群蒙者也今而後寓中來學庶可無累於俗見
無蠱於浪談坦然無疑什然有悟若披雲霧而仰青
天若剪荆棘而循大路也命之曰開心切辭疇敢云
信當哉信幼學最初用力無踰於此慎勿自茅塞云

此序之言似戒爾之俗見浪談今讀此序視爾之愚
則如合符節矣吁恭畏不洗相沿之陋習而有茅塞
其胸也何日離其俗見浪談乎哉 六七年前予問
九我先生於大明商客商客曰今之翰林學士而在
北京其語雖不明通我頗聞之以爲今之翰林學士
先是三年大明商船載史記來有史記評林姓氏其
中有李廷機然則非今之人歟未可知之 爾今謂
予之不知倭訓今法以引四書大全爾不會其理而
漫加倭點予今寫爾之和訓使爾開其蒙昧是亦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恭畏扣點云

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
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
此猶云者猶是如是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
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
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
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
也

甚矣恭畏之不理會文字也不知慮此反非人爲予
今加倭點以雪恭畏之耻云

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

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

我今說常訓之理爾來前夫參之爲字義如徧參朝參之類常訓也論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之參讀以常訓則其理解辭故朱子引曲禮云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云々違之爲字義離也背也是常訓也不違

如愚是也去也非常訓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云々集
註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云々引經
傳文以證者是此之謂也違道不遠之違使常訓讀
之則其理不通故引春秋傳以證焉爾今不理會之
以常一字屬上離却訓字以爲訓通矣以已之不明
寫之以爲朱子訓法破文之中記之者不知幾多少
矣大凡作文者由已而由人乎哉爾全集諸徒引諸
書而作一卷鈔名曰破文矣予文雖卑而若爾之雕
蟲小伎何敢破之乎且復使爾之俗見加倭點於朱
子字註字註之義灑掃應對之者亦是解之用亦解

常訓之義而下背於程朱之門者爾學之不正故也
爾今不汗於顙乎匪翅人之拍掌以笑爾之不知南
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諠前書我謂爾
以不知爲知誰以我之言爲之虛乎嗚呼爾他日假
令錦其衣瓊其筵雖位於青雲之上何以雪其耻哉
爾以一人之手寫此之誤欲掩天下之目何其膽之
大哉且復以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名爲名字之名用
之甚堯順泉之名矣名分名實之名與名字之名字
同而其義異也所謂毫釐有差繆以千里其恭畏之
謂乎往歲我龍伯翁招予命之曰我有孔子聖蹟圖

圖即我祖父曰新翁文庫中之什物也雖贊孔子聖
蹟未有倭點今汝謄之以爲之倭點予詳檢之則孔
子一生之蹟而贊即四明張楷之所著也倭點雖非
予之所能命豈可逃乎加之倭點後又命予以假名
字爲之和鈔即信筆鈔焉其一贊曰

德比重華好問好察取人爲善異世同轍

予和鈔二人ノ善ヲ取テ我善トサセラル、事ハ舜ニチカハ
又ホトニ異世トハ世ヲ異ニスレトモ同轍トハ車ノワタチノ
チカハ又ヤヲニ同事也天下ノ車一ツ尺ナルホトニ輪ノ
ヒロサチカハ又也云々

予抄同轍之義者如此今恭畏記之破文之中誅予
者是也然而予之所鈔者本于天下之車莫不由轍
之語車亦豈無其制乎長短廣狹亦無一定之規模
乎雖曰田車兵車廣狹豈無規模乎我非謂車無大
小言一定之理耳舜禹周孔之出處雖不同豈無一
定之理乎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者亦雖不同其出處
各有一定之理若不有一定之理豈謂易地皆然乎
我豈不知轍之爲車迹乎若車而不由一定之轍車
仆馬斃也必矣我和鈔由之言之耳先年恭畏謂三
曰蓋訓轍我以爲和訓古來訓轍豈有其異乎甬以

我之語而不精兮謂予之以轍直爲輪者爾之偏聽也門有長者車轍與車轍鮒魚者小童者亦以爲實我何以轍爲輪乎今我辨之者非惡爾之規我而言之雖爾之言有當其理者我何不從之乎爾何譏人之過其度哉在我不見毀之實雖累百恭畏而譽之何足以爲榮在我若無可見毀之實雖累百恭畏而毀之何足以爲辱毀譽不在一恭畏而在國人之公言今我不幸而遇無妄之災耳何以惡之哉書不盡言者古人患之況我令一禿筆有說盡其聖蹟乎今爾不知而加倭點於予註者與予之書不盡言

較之則其相去者豈止三十里乎哉

里仁篇第七章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切解於當從字看云々於訓從則君子小人之黨其厚薄之過不易觀乎

述而篇第二十九章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切解斯當即字看四書文林貫旨斯字作即字看

先進篇第二十四章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集註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切解便是薦舉非從
使也文林貫旨貫文明解皆使作薦舉

同篇第二十五章

子路曾皙云々吾與點也

詳說與猶許也夫子喟然嘆息而言我許曾點也集
註亦同切解與是深有以許之貫旨與點是深許他
所言之志明解與許也

顏淵篇第一章

顏淵問仁云々天下歸仁焉

集註歸猶與也潤色歸猶與也與許也詳說即許而

物之也

憲問篇第四十七章

閼黨童子將命云々

集註將命謂傳賓主之言切解實旨明解同右此七章予詳考諸家註加此倭點爾不知而拘於故習若爾之輩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不知何年啓其蒙哉爾今記予之不知文字點畫引玉篇以爲證矣誰謂之不是乎予今書爾之所正以求聞天下之議論

西作西歲作歲解作解講作講直作直冥作冥師作師歸作歸再作再四作四得作得樹作樹

技作技皆非也

我聞人之論書法書法不一王篇與廣韻韻會與
部韻皆是楷法而天下則之雖然得其書法而筆墨
之妙出於自然者或不拘於一矣天下皆是也且復
雖俗字行於天下者誰指其瑕疵乎近來書法學松
雪翁者猶不拘於字書其法自然而有得變化而成
者天下敢以無間然矣且所刊行之書一々不做字
書予今所書亦雖俗字人通知之程子曰君子處世
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云
云我今書此等字者從俗者也豈有害於義乎經作

經符作符者害於義者也今爾寫字之誤以正之於
予者正之於天下者也且爾之言曰我入無碍法門
度一切衆生若然則著方袍荷蓑笠徧扣日本六十
餘州解一切衆生誤字之惑矣爾一人而正天下之
誤字人皆指爾而議之曰身輕法重死身弘法之人
也我復拭目俟之以改予字之俗矣去歲之春恭畏
有試筆詩自書以爲贈矣其詩至今在予之室我雖
未得學恭畏筆法而寫之以供衆人之一覽云

庚戌之春越于年於市來大日寺乃入本尊
摩地而密誦觀察者如法護身矣出定之暇許

一偈而遣卑懷雖未迎立春之節訖毫於三元之晨而已

新年先節暮天霞意足不求春色加要識真言無盡藏梅香大日寺筋華

金剛生法子恭畏和南手白

年コトニアラタムルテ言ノ葉ノ心ヤ花ノ多子トナルラン

ア、ミテルヒカリヤイキクケフノ春

晨與筋二字無解之之人出何字書乎予聞恭畏之誦焉曰三元之晨又曰大日寺筋華我自少之時雖在卿校未解此二字不知恭畏之所本何字書乎月

復華與花字本同爾雅葭華記莖有黃華非不用之
韻會記之今花木字皆作花而華但爲榮華字矣唐
宋之人一詩韻華與花各別押其字者常例也我今
未聞梅花作梅華矣恭畏今信而好古者乎且復其
序曰越于年於市來大日寺今重于興於之二字者
何文法乎爾謂予之不知文法我予者非止一端矣
予卑文孟蘭盆經作蘭盆之經爾以略孟一字揮筆
舌而說予之誤者是也大凡梵語略上略下者不一
矣爾今謂蘭盆經與孟蘭盆經今已別也爾立看
經之別也然則一大藏裏收置之那亟內哉且爾

言曰吉祥辰日之語出相應經其所誦何義乎我願
聞之竊聞雖曰佛語祖語其辭之不詳者翰墨場中
不得使之予觀十字街頭有塔婆銘大書吉祥辰日
刻之於石十字街頭天下人之所經歷也記年月日
者粗記姓名者亦所得而知也若是吉日良辰誰不
解之吉祥辰日常人之所不記也相應經之文誰疑
之乎願聞所說之意義矣且復予卑文有予緘口之
語當寫之之時落予一字即書楮闕餘地矣大凡落
其字者把筆者之所不能無也非特予一人爾今謂
冠之於數行之頂者吹毛求疵者也書此芋事以次

致誅於人者爾之不知之甚也

公冶長篇第二十五章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詳說子路願以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用之雖敝壞其車馬衣服則我亦無憾之意蓋朋友五倫之一所以輔吾之仁規吾之過豈可無通財之義乎是亦子路之志願也若夫恭畏句讀未知況古聖賢之本旨乎爾未知字有體用乎志願之願與願樂之願其理不同今我辨之以度如鑿者志願之其字體而在我方寸之內願樂之願其字用而志之

向外者也我復說其一二德行之行去聲而人之行
也用之則行之行平聲而充之於國家者也治國
治平聲而用也國治之治去聲而體也學若不宗
子何敢知此滋味乎爾以有涯之智求無涯之理居
之不疑者殆而已矣予卑文說恭畏之名曰名著實
之賓也爾不知此出處引高僧傳以取義者天地懸
隔爾以不知爲不知者爾之知也名著實之賓也本
出於莊子言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外者也
以名對實則實爲主而名爲賓云々爾不知而以予
爲背語之意旨辨論之者露爾之家醜也爾之破文

引孟軻好辯孔道以明之語我分下一語以示於爾
爾能聽焉曩昔孟軻之好辯明道於百千歲之後如
今恭畏之大辯遺臭於億萬斯之遠今也爾之破文
已既其虛未既其實漁獵諸書副之以已之意無一
當其理者若有當其理者雖引百書不以爲病於其
不當者雖引諸書亦何益矣諸書之理雖明白而爾
之所用者不明白矣豫章黃先生曰大率學者汎濫
百書不若精於一也程子曰不講學遇事便有喫虱
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々地行將去爾之於學遠去
坦々地赴危殆枕櫬之地何其不安其心乎朱子曰

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致求其後未通
乎此則不敢忘乎彼如此循序而漸進焉則意足理
明而無踈易凌躡之患矣今爾未得乎前而求乎後
未通乎此而忘乎彼者也以故有凌躡之患者不爲
不多矣卑文我引不立文字者以已之泥於文字拘
於訓詁而不忘筌蹄也我非說禪何其爾肝膽之如
楚越乎爾之誅我者以文字之異其訓也爾雖吐百
千萬之言說其和訓之非者可也假令雖引佛語祖
語其意及和訓之異其理者可也取其佛祖之意旨
者外事也若予之卑文者雖引古今聖賢之言答爾

之說和訓之非而已亦何及外事哉吁恭畏之饒舌
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
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斯道必矣且
復卑文云口學語者三歲童子也是道得云々恭畏
未會口學之理而爲口授之義誅予以孔子口授弟
子與諸佛口授弟子爲三歲童子矣口學語與口授
語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爾之流輩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擊節和其聲者下愚之至也想夫欲非毀一人
之和訓日隅薩三州爲無學者豈非其言之玷乎我
三州有世臣之故國而紀綱未紊文武猶存矣雖無

一恭畏而學文講武之士濟々肯會豈爲乏人材乎
談禪說教之徒亦穆々布列豈復爲乏僧寶乎今也
恭畏一錫飄然如烏鵲之遶樹而失可依之枝如一
蛇之無穴而號於中野矣欲出則無薦之者欲止則
無托之者不顏爾旅困之鄙猥瑣細而出斯不可爲
之言非特誅一孤僧三州爲無學者矣僭踰之罪豈
可逃乎恭畏其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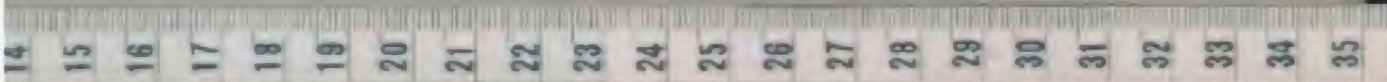
南浦文集卷之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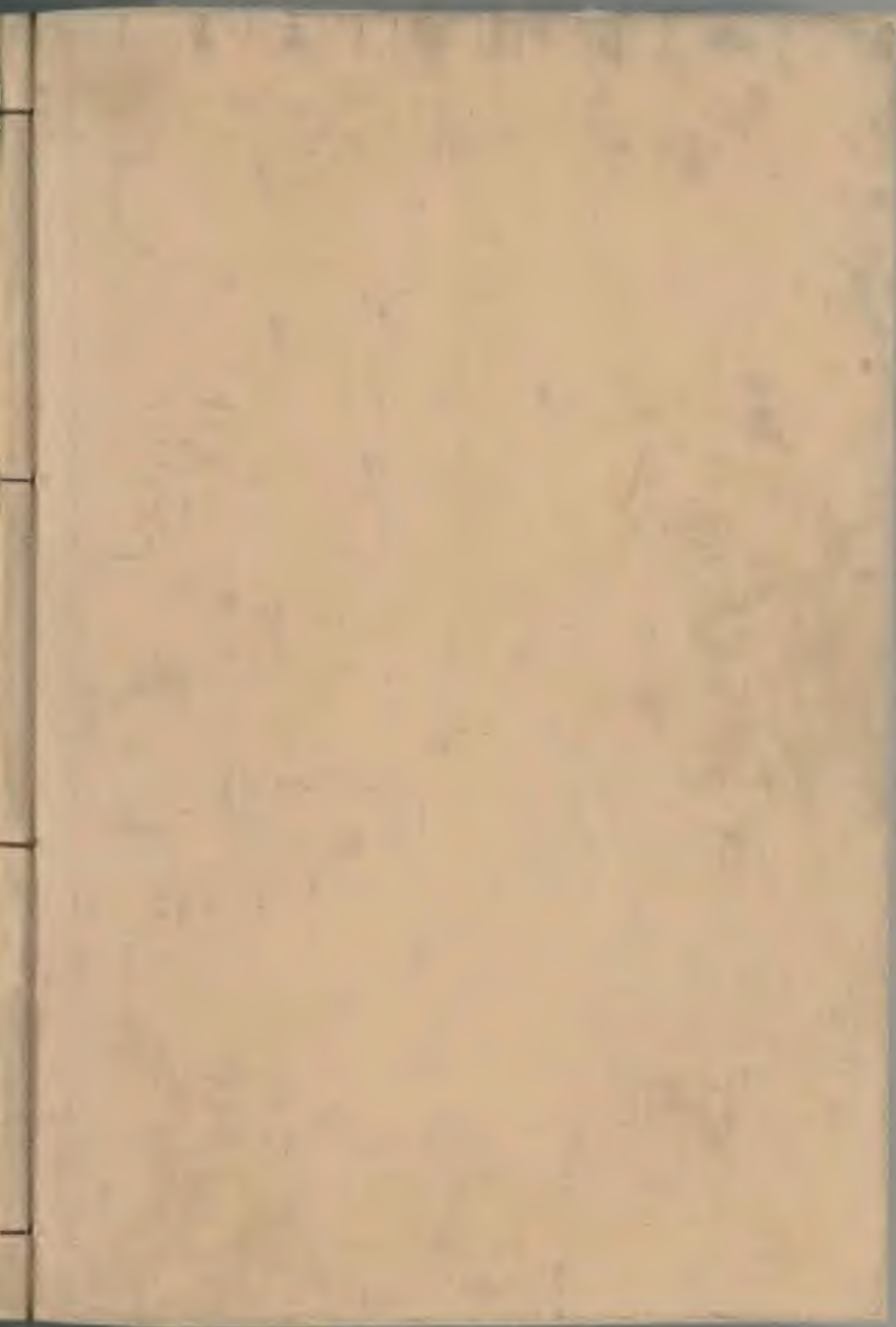
寬永乙丑仲秋四條寺町校正刊行





-6





ガラス使用

